

治疗的教育

鲁道夫·施泰纳

目录

第1次讲座-----	3
第2次讲座 -----	10
第3次讲座 -----	20
第4次讲座 -----	31
第5次讲座 -----	39
第6次讲座 -----	47
第7次讲座 -----	55
第8次讲座 -----	65
第9次讲座 -----	73
第10次讲座 -----	84
第11次讲座 -----	99
第12次讲座 -----	112

第1次讲座

有很多孩子，他们的成长受到阻碍，而我们需要教育他们，或者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治愈他们。

在接下来的几讲里面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谈及这个话题，即我们的研究要指向实际的应用。所以，韦格曼博士同意将一些孩子给我们做演示，这在我们内部是被允许的，我们在探讨一些案例的时候将能够有孩子直接站在我们的面前。但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更一般化地谈谈这类孩子的特征。

很明显，想要教育没有完全发展好的孩子，首先你必须拥有如何教育健康孩子的完备知识。这些没有发展好的孩子，这些经受着疾病和异常的孩子，我们在他们身上注意到的事情，在所谓的正常灵魂生命里也能察觉到。只不过，在正常的灵魂身上显现得更不明显，你需要更为紧密和细致的观察才能识别出来。在每一个人灵魂生命的某个角落，都潜伏着通常会被称作不正常的品质或特性。

这种也会出现在意志生命和情感生命里的不正常，在大多数人身上都以轻微的程度存在。因为无论从教育的角度还是从医学的角度，任何人想要应对严重的不正常，那些轻微的程度作为症状都具有重大意义。你自己必须能够仔细地研究症状，就像医生谈论症状以识别疾病一样。医生事实上也谈论综合症状，使得他能够对疾病过程做一些勘察。但是，他绝不会将综合症状与疾病本身真正的意涵及本质特性相混淆。同样，我们在面对没有完全发育的孩子时，我们在他灵魂生命里能观察到的事实也仅仅只能被看成症状。

心理描述法，称为描述性心理学，其实只不过是症状学，是对症状的了解和研究。如果精神病学只是局限在对思考、情感、意志不正常现象的描述，这只不过意味着它在精确描述复杂的症状方面取得了进步，如果不能超越这一点，就不能穿透抵达疾病的本质特性。而这恰恰是我们最应该有能够做到的，去了解“生病”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此，我想你们注意以下事情。它会对你们有帮助。尝试去掌握它，让它清晰呈现在你的头脑里。

假设我们这里有一个人的物质身体，这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直接看见的。然后我们有这个灵魂生命，它好像从物质身体那里涌出来。无论是正常的或者不正常，这个灵魂生命以千变万化的形式表现或者表达着自己。但是，现在我们谈论孩子灵魂生命正常或者不正常唯一的根据是，一般意义上我们头脑里的正常。除了人们根据通常的传统习以为常的标准之外没有其他标准可言。什么被认为是合理的，什么被认为是聪明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根据他们的理解，所有不是“正常的”灵魂生命就是不正常。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是非常困惑的。他们就这样确定有“不正常”存在，就开始做事情，并相信他们在帮助去除不正常，在这个过程中也将天才的部分给一并去除了。我们如果

采取这样的标准，就一无所获，作为医生和老师首先要做的就是丢弃这种标准，不再宣称什么样是聪明，什么样是合理。我们要克制，不要仓促结论，而只是看事情本身的样子。在面前的这个人身上我们到底看到什么？

刚才我们谈到的灵魂生命是逐渐呈现的，而且，老师在其中往往起了一些作用，而关于他们说的越少越好！让我们的视线远离这种灵魂生命，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种身体的特性之后，有另一个精神的生命。它在怀孕到出生之间从灵性世界降临。上面提到的第一种灵魂生命不是从灵性世界降临到人内在的。这种从灵性世界降临的精神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是不能以普通方式被尘世的意识觉察得到的。

从灵性世界降临的精神的生命要占有物质身体，这个物质身体是藉由几代先人的遗传建构起来的。如果这个灵魂生命是这样的一种样子，它在占有肝这种物质的时候，意图形成一个生病的肝脏，或者它发现物质体和以太体有种得病的遗传倾向，这样就升起了疾病的感觉，疾病就会在外在呈现。同样，任何其他器官或者器官之间的联结都可能会错误地置入从灵魂世界降临的存在里。如果这个连接已经发生，这个从灵性降临的物质和经由遗传形成身体的联结已经发生，当这个灵魂-肉体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就会产生我们的灵魂生命，即我们能观察到的思考、情感和意志，不过它更是一种镜像的存在。

这种显现在思考、情感、意志中的灵魂生命，我们说只不过是一种镜像，确实只不过是一种镜子里的映射。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它就消失了。真正永恒的灵魂生命在其后。它经历的累世的生命然后从灵性世界降临。如果我们问，这个灵魂生命在人的什么地方呢？答案就是：它位于身体的组织里。它怎么存在于其中的呢？

让我们首先想一想人的三个系统：神经系统，韵律系统，四肢消化系统。如果我说神经感官系统主要位于头部，你会理解我。所以当我想指代神经感官系统的时候，我能，大略地，说头部系统。对于幼小的孩子更加如此，神经感官系统的构建功能从头开始、慢慢延伸到整个有机体。那么神经感官系统，坐落在头部。是一个合成系统。

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它将有机体的所有活动带到一起。某种意义上头包含了整个人。当我们说肝脏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说仅仅是肝脏的活动，因为我们看到的肝脏只不过是一个固化的肝脏进程，这个肝脏活动，自然完全是在人的下部分。但是对于每种这样的功能在头脑里面总是发生相应的活动。如果我要画一个图例，那么它是这样的：这里，我们说，是肝脏活动。伴随着这个肝脏活动，在人的头脑里有一些相应的活动发生。在人的下部分，肝脏相对与其他器官分离，与肾、胃等等分离。但是在头脑里，所有的都流淌到一起。肝脏的活动与其他活动流淌到一起。所以头是发生在有机体里的所有活动的合成器。经由这种合成活动，也产生了一种破坏过程，一个解体过程。物质

要消退。

我们在头脑里有一个合成过程，而在有机体的其余部分，尤其在四肢消化系统，我们有分解过程，这里与头部相反，每一样东西都彼此分开。在头部，肾脏活动与肠胃活动同时发生；在有机体其他部分，几个活动是分开进行的。在头部，所有东西都合流了，被合成了。

现在，这种合流，伴随着物质不断地消减，像雨一样，这个合成活动是我们所有思考活动的基础。人要思考，必须发生什么呢？灵性的心魂进入人，让他得以存在并活跃于世。他的这种灵魂特质，必须在头部赋予合成的功能，才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合成遗传的物质；然后，这种遗传物质被和谐合成后才能成为一个镜子。

当灵性和心魂降临，合成活动开始在头脑里发生，头就变成了镜子；外在世界在里面得到映射，这就产生了我们通常观察到的思考。我们必须区分思考的两个功能；第一种思考发生在可感知领域之外，它构建了大脑，这是人类思考的永恒的元素；然后第二种思考，它自身并不真实的，只不过是镜像。后者在每次我们进入睡眠的时候都会消失；只要我们停止思考，它就会消退。

从灵性和心魂世界降临的另一个部分构建了消化四肢系统，在那里建构了彼此分离的器官并各自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如果你要开始研究整个有机体，里面包含着具有清晰明确边界的几个组成，你发现有肝脏、肺，心脏，等等。消化四肢系统与所有的这些器官有关系。韵律系统我们看不见。所有充满着可见物质的，都属于四肢和消化系统；甚至我们所能看见的头的部分都属于消化系统。这些单独地，分解地构建的器官是人的整个意志生命的基础，就像合成活动是思考的基础一样；我们身体器官是意志生命的基础。

那现在想一想一个人到了成人的状态。他过着这个尘世的一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到了七岁，有了第二套牙齿，他到了十四岁，到了青春期，最后到了二十一岁，灵魂生命得到巩固。如果我们真的想对于儿童的发展有真正的理解，我们必须区分一个人在换牙后的身体和还未换牙的身体。事实上，通过比较这两个卓著的例子就能观察到，一个事情在持续发生着。身体经过每一年都在变化。我们在不断地将什么东西从身体里甩出去；一个向外的流，一种离心脉冲时刻在工作着，将身体推出去。结果就是人的身体每七年或八年就完全更新。在第七年，在换牙的时候，这个更新尤其显著。为什么呢？

我们从出生到换牙时期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讲，只不过是从父母那里得来的一个模子。它包含了遗传的力量，我们的祖先帮助构建而得。在头七年的过程中我们会甩掉这个身体。那时我们有什么呢？一个全新的身体会形成；换牙后的身体不是由遗传的力量构建的，而完全是降临的灵性和心魂的力量构建的。人在换牙前拥有遗传力量构建的身体，之后就再也不是了。在甩掉这个身体的时候，构建了新的身体，工作于其中的是自己的个体性。所以在换牙后，

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了自己的身体。但是遗传的身体是个作为一个模子被使用；根据灵性-心魂生命的强弱，当与遗传的形体相遇的时候，要么以一种更个性化的方向前进，要么屈从于遗传的身体，在后者的情形下，心魂被迫以第一个模子的形式形塑第二个身体。通常的遗传学所引证的东西实际上是无稽之谈。它假设换牙前的生长规律在后来的生命里持续发生作用；而真相是，遗传的影响只应在换牙前被考虑，之后再也不能；然后个体性要进来，建立第二个身体。

所以我们在谈到一个孩子的时候，必须要区分遗传的身体和后继的个性化的身体。个性化的身体，这个身体可以真实地称作这人的个人的身体，逐渐形成。在七到十四岁最强烈的个性化活动得以进行。要么，个体性在这个阶段征服了遗传的力量，那么就可以观察到，孩子在换牙后，慢慢脱离了遗传的影响，这个事实会清晰可见，我们作为老师必须注意到。要么，个体性完全屈从于遗传力，结果就是，与父母的遗传相似性在七岁后继续存在。

但是，这一切都依赖于个体性，而不是遗传力。假定我是一个艺术家，你给我什么东西来模仿，我将其大幅度地改动了。我不能说，你对我的画负责，同样，也几乎不能说一个人从七岁以后的身体得自于遗传。这个真相必须牢牢掌握。然后我们自己在任何特定的案例都能够了解到个体性的工作有多强。

每个人在七到十四岁所经历的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都在表达他从灵性世界带来的个性，只是每个个案的强度不同。在这段生命期间，孩子是对外在世界相当地封闭的。我们作为老师有机会观察到孩子个性的力量美妙精彩地展开。但是，如果这个发展过程在十四岁之后延续，如果这个人进入后来的生命阶段时还仅仅是在展开个性，他就会不断拒绝、排斥任何近接他的事情，他就会成为一个对周围世界完全没有兴趣的人。

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是因为在七到十四岁，他在构建自己的第三体（the third body），在青春期展现的第三体，这第三体是适应尘世环境的力量构建的。并非只与性有关；过渡强调性这件事只不过是头脑物质主义转变的结果。事实上，所有在青春期出现的与外在世界相关联的事情都基本上属于同样的性质。所以我们应该说尘世的成熟，而不应该说性成熟。尘世的成熟，包含了感觉的成熟，呼吸的成熟，另一个这样的分支是性成熟。这才是真实的情形。这样，人达到了尘世的成熟。他又重新开始将外在世界的东西、不同的东西吸收进来。他获得了对环境敏感的能力，不会对环境漠然。但是在这之前，他不易受其他性别的影响，也不易受整个环境的影响。这样，人形塑和发展了自己的第三体，它直到在二十岁出头才在身体里活跃起来。

从灵性世界降临的东西在换牙时抵达了它的目的地；但是它继续工作，直到二十岁。它这时已经在器官里有了自己的形，并给予了人个性的成熟，和尘世的成熟。假定现在灵魂生命表现出不正常，它反映了器官的结构，并与之一致，受人的整个发展的影响。这样表面上我们看到灵魂的不正常，是以这样的

方式发生的。如果人已经过了21岁，肝脏或者其他器官出现不正常，这个器官是完全可以超然地“独善其身”，作为它内在灵魂的意志，也可以保持独立。越是往回进入儿童时代，就越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在成人身上，灵魂生命变得相对独立；器官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器官后来发生的疾病不会强烈地工作于灵魂之上，可以仅仅作为那个器官的疾病处理。在非常年幼的孩子那里，每样事情都是共同作用；生病的器官会非常活跃地影响灵魂生命。

由现代病理学诊断的疾病是粗略的、表面的疾病；人体组织学根本无法获得对细微的疾病的了解。这些细微的疾病存在于渗透一个器官的液体里，比如，肝脏，在于渗透整个器官的液体，甚至气体的流动中。渗透器官的温暖也对灵魂生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面对的一个孩子有明显地证据显示他的意志有缺陷，我们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意志的缺陷与哪个器官相关？有没有器官显示有退化或者疾病？我们能将意志缺陷与之相关联吗？这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思考的缺陷没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大多数缺陷实际上是意志的缺陷；或者即使你发现思考有缺陷，你要仔细地看，在多大程度上这个思考的缺陷事实上是意志的缺陷：如果一个人想的太快或者太慢，思想本身也许是非常正确的，问题在于工作于思想与思想之间契合的意志出了问题。在这样的例子当中，我们要能够发现多大程度上是意志的因素。只有在完全与意志无关的情形下，出现了思考变形，感觉幻象，才能确定是思考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常常在将自己与世界关联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呈现。心像自身变得异常，或者我们所谓的“刻板想法”，它们是刻板想法的事实本身让自己脱离了意志的领域。所以最重要的是，在特定的案子里面，我们要不遗余力去辨别我们面对的是意志缺陷还是思考缺陷。思考缺陷大多属于严格的医学领域。在教育发育不全面的孩子时，我们主要处理的是意志缺陷。

现在看看人的整个存在是如何发展的！从我刚才的描述中你应该能理解到这个图景了。拿头七年来说。也许有遗传方面的缺陷。在这个时期，这样的缺陷尤其应该纳入考量。但是这里，遗传缺陷不应该以现代科学所认为的那样被可怕地误解。它并不是偶然落入我们的命运，而是有业力的必然。由于我们缺乏认知，当然是对灵性世界的认知，我们选择了一个有缺陷的身体，一个因为世代相传而有缺陷的身体。有缺陷的遗传力量的存在意味着在怀孕前缺乏对人体组织的了解。在一个人来到地球上之前，他必须对人体组织有确切的认知；不然他无法在头七年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有机组织，也不能恰当地转化它。相比我们通过外部观察以及今天生理学和人体学学科领域所发现的知识碎片，我们在死后和重生之间获得关于人的内在组织的知识是无限的。对于前者，事实上空无一物。我们在死后和重生之间所获得的知识会下沉到物质身体，因为它下沉了，所以被忘记了。这个知识不会在感官的帮助下，导向外部世界（不能被感知到），这个知识无比宏大；然而，如果在前一世，我们没有发展对周围环境的兴趣，或者我们对外在的兴趣被阻止了，这一知识就会受损。

如果一天文明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把人限制在房间里，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他们就被禁止对外在世界产生任何兴趣。结果会怎样？这些人当然被阻止了获得对外在世界的了解；这意味着，当他们后来经过生死门到达灵性世界的时候，他们在灵性世界里（在那里无所不包）就没有充分的装备获得对人体组织的认知。结果，当他们再次降临到人世的时候，他们就带着太少的认知，远远不如那些在前一世生命里带着敞开、自由的感官去看待周围世界的人。

与此相关有另一个秘密。你经过这个世界，你也许想，你走过这个世界，一个单独的一天算不了什么事情。对普通的意识是如此，但对于在这个普通意识里建构的无意识来说，不是如此。如果某一个单独的一天，你经过这个世界，你仔细密切地观察这个世界，这就已经给了你了解人的身体包含的所有知识的前提条件。因为在尘世生命里外在世界的东西，就是尘世之外的内在灵性世界。我们必须进一步谈论，为什么孩子生下来有缺陷，这个结果不可能不是我们当下文明的产物。

那些今天过着与世界隔离的生活的人，会在某个时间点带着对人体组织认知的匮乏降临到这个世界，他们会选择这样的祖先，如果他们不诞下这样的孩子，就不会有孩子。恰恰是那些倾向于诞下孱弱和病态身体的父母会被选择。而那些能够生育健康身体的父母会无生育。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一代人要出生的时候，如何被形塑和建构，它取决于一个特定时代的整体发展，

当我们看一个幼儿时，我们必须看孩子身上从前一世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理解他为什么选择因遗传的力量而生病的器官；同时，为什么他要以不全然发展的个性工作于这个身体之中。想想对于一个孩子在第一个阶段到换牙前，存在的很多的可能性，从灵性世界所降临的不总是能足以面对他面前真实存在的情况。我们假设，有一种可能性，孩子有个很好的模子，肝脏发展的很好；但是由于孩子的个体性无法理解肝脏包含了什么，他就会在生命的第二个阶段让其发展不完全，结果就有了非常明显的意志缺陷。

恰恰在这个案例中，遗传的模子是健康的，但是肝脏因为这样的原因，没有完全发展，产生了意志缺陷。它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孩子有意愿，但是不能将其执行出来；意志停留在思考里。只要孩子开始做什么事情，他就立刻要做一件其他的事情，意志不定。它卡住了，动弹不得。因为，你必须了解，肝脏并不仅仅如现代生理学所描述的那样。它是卓越超群的器官，给予人勇气去将一个想到的事情转化成完成的行为。

想象一个人，他是这样子的，看见电车要开动了，知道他必须要去巴塞尔，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没有进到电车里。就是有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阻止了他，他无法完成上车的动作。这种意志的阻塞有时会以最奇妙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只要它出现，都不可避免地是因为肝脏微妙的缺陷。肝脏是调节器，使得一个下定的决心能够转化为由四肢执行的行动。事实上，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都

是为了作为调节器的目的工作的，是为了调节什么事情而存在。

曾有人告诉我一个年轻人的事，他就有这样的疾病。他在等电车，但是电车来了，他突然停住，不上车。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站在那儿，像脚底下长出了根一样。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年轻人的父亲是哲学家。他将灵魂的功能以非常简单单一的方式分为：想法，判断（不是结论），以及同感和反感的力量。他没有把意志作为灵魂的力量考虑。意志在他的列举中漏掉了。当他提及灵魂的力量时，他从来不考虑意志。但是他想要诚实，仅提供在意识中呈现的部分。他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完全没有关于意志的心像概念，这对他来说是完全自然的。然后在相当年长的时候，得了个儿子。因为他一贯不思考肝脏的意志，所以他在肝脏里植入一种倾向，即不将主观意向转化为行动。所以他的儿子就有了这样的病。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儿子的灵性个体会选择这个男人作为父亲。儿子的灵性个体不知道如何应对肝脏内部组织，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他不需要麻烦自己去处理关于肝脏任务的形体，在这个形体的肝脏里，缺乏他自己也未能从灵性世界带来的功能。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例子，想要理解一个孩子，必须要看他的业力。

这就是我开场想要讲的东西，明天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第2次讲座

亲爱的朋友，你们知道，我们的意图是要将事情从根基开始弄清楚，从而可以迎接后面的实际案例。昨天我让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一般的、表面的灵魂生命必须被看作是一系列复杂的症状，仅此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所谓的儿童精神疾病或精神发育不良背后的真实情况，现代方法是极不足具的，因为它们只能描述在表面灵魂生命是怎样的，无法继续引向更深的层面，也就是说，无法抵达昨天我们所说的那个区域，那个真正灵魂生命工作的区域。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不会讨论如何处理成人的精神疾病的问题（总是有多方面的问题与此相关联），而是想要深入研究，对于儿童，我们做什么是不可能的。

在深入这个主题之前，我想给你们读一篇报纸里的文章，它给出了一个例子，显示对于表面灵魂生命的观察可以多么误导人（我说，表面，意思是位置上的表面，而不是贬低的意思）。鉴于你们将要承担的任务，这个例子有特别的意义。

一个叫武尔芬的人（武尔芬，生于1862年，作家和犯罪学家），曾经是检察官，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对各种各样的精神异常做了研究，并写了关于这个主题的巨著。他是怎么得出结论的呢？很显然，他不是从职业医学的角度开始的。作为检察官，他自然地有能力熟悉广泛的灵魂生命异常，后来在一个更成熟的年纪，他开始获得一些医学杂见。然后他将自己职业经验与后来的阅读结合，衍生出一个理论，它不可避免地只不过是今天所谓的“科学的”假设的结果。要么我们严肃地接受他的现代科学观点，那么我们最终会得到武尔芬的结论；要么我们不严肃对待，那么就不剩下什么，只能从人智学的角度开始。一条中间的路，只会是一种妥协，那是有问题的。

最近武尔芬在苏黎世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犯罪心理学的，在其中他讲到灵魂生命的异常。我们应该注意在这样的一场演讲里他说了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些天我们不断地碰上同样的事情。如果你开始思考，那些你通过查阅现代科学书籍能获得的知识，或者任何基于科学思考的书籍，里面充满了各种思考的形式和模式，而这个武尔芬先生以尤其激进的方式说了出来。你确实应该知道，如果现代科学想要探索异常的灵魂生命，它会不可避免地导向哪里。

在我读下面的新闻之前，我要告诉你，比起报道他演讲的记者，武尔芬本人，是一个更有能力的人，陈述也是更为正确的人。记者只是会取笑，他有自由这么做，在他的背后有大众和他对精神病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偏见。并不需要关心这篇报道的语气，因为这个记者并不是什么才学之士，只不过能做一些嘲笑奚落的把式。不过他不知道他的戏谑是对现代科学的抨击，而不是对武尔芬的！因为如果要忠诚地拥护武尔芬的科学立场的话，那么在其他知识领域的代表也将以和他相同的方式讲话。那现在让我们来读这则新闻，它的确让我们担

忧。 它的标题是：《检察官的精神分析，席勒》，标题还不如说是《当今心理学或者精神分析学的精神分析，弗里德里希·席勒》。

“上周五，1924年的2月29日，检察官武尔芬博士，一个在他的专职职业之外声名远扬且备受尊重的人，作了一场构思卓越的演讲“犯罪心理学与席勒”，矛头直指身无分文贫穷之至的斯瓦比亚人，弗里兹·席勒（曾是Jena的历史学教授，也是几部革命性意义作品的作者）。武尔芬在大量隶属于苏黎世律师联合会的观众中获得了经久的成功，由于死无对证，被指控的人无法出席会议，他能做的最多不过是将一只无形的手指向他在生前所写的作品。”

武尔芬的论证是非常有效的。他引用的证据也无可辩驳。演讲者甚至查抄了，我的意思是，看过了，席勒的私人信件。你瞧，多亏武尔芬博士，观众终于恍然大悟。我们人民对席勒的爱，年轻人对他的热爱，都显露其丑陋的根源。席勒受到喜爱，似乎是因为他内在的残暴，他自然地沉迷于恐怖的阴郁，使得他写出了《Die Kindesmorderin》，这足以证明席勒的残酷，这种残酷由于不断地与自身的病体斗争而强化。然后他的悲剧，激发了观众心中的恐惧和同情，为什么在舞台上如此反响巨大？因为它们吸引了观众身上潜伏的犯罪品质，让观众的危险倾向有了一个安全的出口。

即使有大量的证据，武尔芬也承认了席勒的某些赎罪特质。因为他早期劳作中（这让他有种自卑情结）受到的压抑，滋生了对自由的向往，在作品《强盗》中大放异彩，然后逐渐得到净化和升华，最后在《威廉退尔》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场光荣的革命有序地开展起来。在其余的作品中席勒对善恶的态度被看作是审美观的产物。

就这样，给予席勒诗歌养分的主要脉络迅速地被武尔芬博士探测到，并被定义，残酷以及对自由的渴望。 内心的这些挣扎，活在了席勒的诗歌里，我们所以确信，这就是在追求完善的道路上指引他的东西。[苏黎世日报， 1924年3月]

所以席勒在幼年有自卑情结。如果现代科学要进入到这个学术领域，会是什么结果。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然后老师就以这种科学的方式去讲课，很可能，在这所学校的学生中也有一些年轻的席勒。你必须能确切地想象，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联系我昨天所讲的内容，你会知道，在其他的疾病中，我们必须找到症状，以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然后再从这些症状回溯疾病的真正真相，所以我们目前的研究要从灵魂生命的表象着手，从思考、情感、意志开始着手，一直向根源摸索前进，直到我们可以掌握病人的真实情况。举个例子，我们看到，一个灵魂的异常，表现为病人不能够将意图变成行动，其根源必须追溯至肝脏的微妙异常，对这种关联的了解必须成为教育和疗育的起点。

在细致地讲解实际应用的方面之前，我们还要回看一下儿童的灵魂生命。我们已经了解到在头七年里，身体是一个模子。个性根据这个模子制造出第二个身体，这发生在换牙到青春期之间。如果个性比遗传的品质更强，孩子就会在换牙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克服遗传；个性就会在整个灵魂生命里非常明显，也会外显于身体特点之中。如果孩子的个性很弱，个性就会被遗传特点战胜，那么身体就会没有创造性地显现为模子的复制品。然后你可以肯定地说遗传的特征。因为从换牙到青春期每件事情都是个性工作的结果；如果在这个期间遗传的特征还能呈现，是因为，个性太弱，无法战胜遗传特征并根据业力法则跟随自己的方向。个性作为真正的业力驱动工作，而这样的例子中，它完全被遗传特征征服了。

在这个点上，我们必须观察到儿童思考的发展与意志的发展是如何关联的。在某种意义上，思考、情感、意志只是被看作症状。思考，表现在表象的灵魂生命中，其背后有合成系统，运作在大脑的组织 and 构建之中。而在意志的背后是分解活动，是器官，是整个消化四肢系统的基础，让器官彼此区别独立。

我们先说思考，以及其背后的大脑合成活动。我们要清楚，思考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思考一点儿一点儿地进入孩子的有机组织。相比于一个人能够思考的全部，即使一个成人也只是有一些零散的碎片。一个人的思考极其富有，而另一个人则少一些。那到底，什么是思考？

现代观点倾向于像武尔芬那样得出退化的结论，想象随着人的成长进步时，思考在人身上逐渐形成；当他成功地得到一些思考，可以回应这个世界，并和这个世界吻合，那么他演绎的这些思考，一定是源自于他自身。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智学的视角去研究人的存在，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发现，他自身有什么东西可以创造出思考来。

从灵性科学的角度，如果我们要探索从人身上哪个地方可以生发出思考来，就好像一个人每天早上有一罐子牛奶，有一天开始思考，这个罐子的瓷器是如何生产出牛奶的，这是一样的不可理喻。很有可能，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牛奶是如何倒进罐子里的；但是如果他开始焕发奇想，牛奶是如何从瓷器中挤出来的，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傻子。假定这样的一个关于牛奶罐的可能性，显然是在采用一个荒诞的假设。然而关于思考，科学就做着这样的假设。科学就是同样的愚蠢，与我们设想的这个人一样愚蠢。如果我们用灵性科学提供的各种途径去探究，我们会发现人体组织的任何部分也不可能制造出思考。没有任何组织有这样的能力。就好像牛奶要在罐子里的话，必须倒进去，思考也是一样，思考从外在进入。那么，在出生到死亡的这段生命里，它们从哪里来呢？思考在哪里呢？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思考呢？

我们周围是物质世界。但是我们周围也有一个以太世界，我们自己的以太

体也是在降临尘世肉身的那一刻前取自这个以太世界。人的以太体来自于宇宙以太，宇宙以太在我们的各个方位包裹着我们。这个宇宙以太，就是思考的承载者。这个宇宙以太，所有人共有的宇宙以太，承载着思考；这些鲜活的思考，就存在于宇宙以太里面；我在人智学的演讲里面反复讲到，人在降临到地球之前的生命里是如何参与其中的。在宇宙以太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鲜活思考，而且绝不是在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个尘世生命里从宇宙获得的。不是。人内在所拥有的整个鲜活思考存量，是在他从灵性世界降临的时候就接受了，当他离开了自己的鲜活元素，他自己的鲜活思考的元素，降临尘世，并形成了自己的以太体。鲜活思考就在这个以太体里面，这个作为人的构建和组织力量的以太体里面。它们就在那里，它们仍然在那里。

如果这儿我们有表面的灵魂生命，思考、情感、意志，在其后，有真正的灵魂生命，思考是这个真正灵魂生命的一部分。而这些思考，我们从普世的宇宙以太中获得，它首先构建了我们的大脑，然后从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构建了我们的整个神经感官系统。是这个鲜活思考形塑了我们的大脑，将大脑形塑为一种毁坏的器官，一种以如下的方式处理物质的器官。

我们看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尘世的物质世界，以各种方式和进程工作。这些进程，在自然界中持续发生的鲜活进程，因为鲜活的思考活动而逐渐解体；所以在大脑里，持续的毁坏过程在发生；而自然的进程被其捕获。这样，在大脑里的活动实际上是朝着阻止自然进程的方向展开；物质在不断地分泌，然后消散。那些消散的物质，分泌出来变得无用的物质，就是神经。神经是这样产生的，是鲜活思考的产物，但是神经的生命在不断地被杀死，然后才能被赋予镜子的功能。

神经获得了这样的能力，使得周围以太的思考可以在其中被映射出来，这就是主观思考的起源。这种表面的思考存在于镜像中，这就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承载的思考。因为这个原因，鲜活的思考是在我们身体内活跃的，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神经感官系统像一面镜子一样映射这个世界，然后存在于周围以太中的印象才能形成图景，投掷到我们的意识中去。这就意味着，属于表面灵魂的思考，形成心像，它只不过是宇宙以太思考的镜像。

如果你将自己与镜子中的映像相比较，你就立刻意识到你与镜像完全不同。同样，你也将思考与其镜像相比较，你就会发现后者是死的思考，就好像镜子中的那个你是死的一样，而镜子前面的那个你，是活的。在宇宙以太中绝不可能有一个扭曲的、不合逻辑的、错乱的思想；那错乱的思想或者说无知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怎么产生的？答案就是，镜子出了问题。源于大脑构造的整个进程没有成功地制造一个完美的镜子。要解释扭曲思考的存在，我们必须回到在大脑和神经感官系统里所发生的事情。人从真正鲜活的思考生命构建了大脑和神经感官系统。我们要从头到尾都清楚，我们是不可能指责思考本身。因为思考的内容，思考本身，是全然真实和有效地存在于宇宙以太中的。

对于交给我们来带领的学生，我们必须努力使他能够找到与宇宙以太的正确关系。只有全然地感受包含在宇宙以太中的思考是全然正确的和鲜活的，它们一直都在宇宙以太中存在，我们作为老师，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对宇宙没有这样宗教般的感受，我们就不可能培养出面对孩子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与他形成的整个关系，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让我这样来解释。

如果一个孩子的思考扭曲，是什么在影响这个孩子，孩子身上存在什么呢？什么事情是老师能对孩子做的工作呢？首先你必须看到，这个孩子的以太体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被形塑。当人从出生前的状态降临，那个时间点，宇宙以太中当然只存在正确的和恰当的思考。但是这个接受正确思考的存在必须给自己提供一个以太体，给自己穿上一个以太体的外衣。

还是回到牛奶罐这里。我们不能指责牛奶错了，牛奶形状不对。它必须接受罐子给它的形。我们有一个合理的容器，牛奶就可以恰当地合理地居住其中。如果一个精神异常的人要做一个像时间滴漏一样的牛奶罐子，腰部被阻塞了。他倒入了牛奶，但是牛奶无法到达底部。他要估算这个罐子的容积的时候，估算了整个下半部分。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各种错误都是可能的。一个人可能做了特别容易倒的罐子，牛奶总是洒出去。问题就在于，牛奶如何存在于罐子里，取决于罐子的形状。以太体，以及以太体的所有活力存在于人身上的方式，取决于他带着业力从出生前的存在降临的时候，如何接受以太体到自身。我们必须认可这一点，并将其放在意识里。

一个人因为业力的关系从出生前的存在降临，带着类似于这个不完美的牛奶罐子的特征，是可能发生的。比如，他的业力不允许他恰当地渗透四肢消化系统。就没有给这个系统提供充分的以太体。孩子在头部有一个恰当发展的以太体，而腹部和四肢的以太体，发展的很差。那在这些部分，就缺乏形塑的思考。在很多发展滞后的孩子身上，我们与没有发展好的以太体相关。你知道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我们作为老师必须问自己：是什么影响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以太体？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工作的法则，我们在所有的教育里面都收到了丰富的证明。它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任何个体都是被高于这个体之上的那个体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影响下，这个体才能发展的令人满意。所以，能让物质体好好发展的东西存在于以太体；能让以太体好好发展的东西存在星芒体；能让星芒体好好发展的东西存在于自我；自我只能被存在于灵自我的东西影响。如果我继续，超越灵自我之外，就会进入秘传领域。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发现孩子的以太体有某种不足，你必须形塑、修正你自己的星芒体，让其可以工作于孩子的以太体，修正和修补它。我们可以画图来展示这个法则是如何在教育中作用的。

儿童		老师
物质体	:	以太体
以太体	:	星芒体
星芒体	:	自我
自我	:	灵自我

老师的以太体（老师训练之后自然可以做到）应该能够影响孩子的物质体，老师的星芒体要能够影响孩子的以太体。孩子的自我应该可以影响孩子的星芒体。那我们说到老师的灵自我，你一定会吃惊，你会想，灵自我肯定还没有发展出来。不管怎样，这就是法则。老师的灵自我应该能够工作于孩子的自我。我会告诉你，不仅仅理想的老师，常常最为差劲的老师，老师的灵自我，他自己完全无意识，也影响孩子的自我。教育实际上笼盖着很多神秘的面纱。

此时我们关心的是孩子羸弱的以太体必须接受老师星芒体的影响得到健康。但是为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者的星芒体如何才能被教育呢？如今必须是自我教育。现在人智学能做的是给予建议和启迪。我们不可能立刻建立学院，并安排各种必须的各个分支的培训课程。老师的星芒体必须有这样的特点和品质，他对于孩子以太体可能存在的任何衰弱不足都有一种直觉的理解。假设孩子的以太体在肝脏的部分羸弱不足。我们就会注意到孩子会停在意图那里，不能再往前进；他总是拥有意愿的驱动，但是驱动在实际行动发生之前就停滞了。如果老师能直接感受到孩子的情形，他能感受孩子经验的那个阻塞，并能够在自己的心魂里唤起对孩子深深的同情。他就在自己的星芒体里发展出了对孩子所处情形的理解，并在面对孩子的这个现象时，逐渐去除自身的主观感受反应。老师通过去除每一丝一毫的主观反应，从而教育自己的星芒体。

假如孩子想走路，有走路的意愿，但是不能走。这可能成为一种病理的情形，变得非常明显。甚至可能孩子被描述为“不能学会走路”。但我们只是假设一种非常轻微的情形。老师在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只要带着任何偏见，只要能在他心里激起不安或者激动，他就无法对孩子有任何真实的进展。直到到达这样的程度，这样的现象成为了客观的图景，能够带着某种平静和沉着接受，除了同情之外，什么别的情绪也没有，直到那时，老师的星芒体才具备了必要的灵魂氛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才以一种真正的关系站在了孩子身边，那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或多或少是正确的。你无法明白，一个老师表面上说什么或做什么是多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老师自身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人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理解呢？对人体组织之谜发展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对这个迷的感知，或者说，对人体组织真正的兴趣，在现今的文明中是完全缺失的。结果呢，它变成现今文明不了解的事情。

假如一个人遭受着严重的精神疾病。我们的时代是如何看待的呢？显然，在这样的案例中，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是在现今文明的背景下采取的，没有选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地理解这样的疾病，而不能期待马上就能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能采用与我们理解的图景相适应的方法和治疗手段。因为这个原因，你们之中不应该有狂热分子。在实际生活中要应用神秘知识的时候，不了解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真相以及什么样的程度，就以狂热的精神着手治疗教育工作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原因，多严格地限制交流这样的实相的圈子，都不为过。因为如今的人们没有洞见能了解为什么在很多案例里面，几乎不可能马上应用给出的特定指导原则。我们应该知道实相，然后在教育发展滞后的孩子时，在特定的限制下，智慧、合理地行动，在能应用的地方应用。在处理成人的精神疾病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应用指导原则；因为一些无关的事情也扯进来了，即，规律。只要你要考虑不是疾病本身呈现的因素，只要你必须应对不容更改的规律，事情就变得行不通。因为规律是对一般情况的总结，在应用的时候不可能变得个体化，它必须是一般化的。只要涉及到治疗异常的人，规律就是真正的毒药。然而它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你必须要考虑它。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事情不能够被狂热地应用，你只能让它们以可能和实际的方式渗透到生活之中。

假如有一人，遭受着严重的精神疾病。你可以用心理描述法来描述，描述症状，如当今的一般做法一样。如今的人肯定会有视角是，这个人做了最为疯狂的事情。但是人们不会停下来去思考这个疯狂的人身上到底有什么！这个人正在经历着全然的精神失常，很可能在早前入世的时候有非常了不起的人生，他很可能某一世是天才。假如这个天才是在两世之前呈现的，然后在中间的一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囚禁了，从那时起就与世界失去了连接。然后在经过生死门的时候，继续存在于灵性世界。然后他又降临到尘世，精神失常。因为在那一世他所接受的东西，完全停留在物质和以太体的体验之外，他没有机会去演绎它们，【才能没有机会进入身体的行动和物质环境中，（译者对比卢安克翻译的版本注释）】，所以再次回到尘世的时候对人体的内部组织一无所知。他不能进入物质体和以太体，他永远都处在物质体和以太体之外；所以你看，因为没有能力使用物质体，他就疯了。他生活的方式是这样子，我们不能看到他的真实自我，除非我们的视线离开物质体和以太体，将注意力放在他的星芒体和自我。

现在让我们想象，我们有这样一个人在我们的面前，他还是孩子。孩子有不断地努力要进入物质体和以太体，但是，他经历一个阻力，他被推了回来。很可能是因为一些注定的情形，一些器官发生了不正常。想象，这里有物质体和以太体（画了一幅图），星芒体和自我想要进来。它们确实进来了，在各处都进来了，但是进来的方式不对，不是有序的。它们必须做出额外的努力。举个例子，每次在努力渗透肝脏和胃的时候，必须要付出额外的努力。然后因为这种额外的努力，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调节自己，一种异常的节奏建立起来。

一刻自我得到加强，一刻又变得萎靡虚弱。 所以我们在孩子身上发现在这种交替，开始是一个很强大的肝脏和胃的感觉，然后，当意识到这点的之前，又有一种羸弱的肝脏和胃的感受。孩子在两者之间摆动。结果就是，他没有时间以正常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只有当这个节奏消失了，星芒体和自我能够安静地掌控这几个器官，孩子才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体。

我们如何才能识别并理解这样的情形呢？如果我们以如下的方式来看待整个进程，就能得到帮助。

想象你面前有一个聪明的人，异常聪明的人，但是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钟表匠。假如有一天他面临一个窘况，他必须要修自己的手表，手表停摆了。他不仅没有修好它，反而毁了它。这件事情不能反驳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人这样的事实。他不是因为不聪明而失败，而是因为他对那个情景没有充分的掌握。同样，在某种情形下，一个天才在从前世来到尘世的时候会失败遭难。只不过，在这种情境下，失败并不会很快结束掉，而会持续整个尘世的生命。

我们要带着爱去看从灵性世界降临的灵性心魂特质，即使表现为所谓的精神失常，也要带着爱去看，带着爱去看精神失常的精确细节，这是一个真实的召唤。然后我们就会感觉被敦促着去超越症状学能提供的精神分析，而去看这个人进入的业力关系。我们将会去观察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很仔细地注意他进入的生活情境，因为这些是超乎想象的有趣。然后很客观地观察这一切，我们就会发现精神失常实在是一件会引发我们最深的兴趣的事情。

我们将会有一种扭曲的图景里看到最高的智慧；对我们来说就象是开启了一扇通往灵性世界的门，不过灵性世界会通过相当扭曲变形的通道进来！因为我们对于整个进程的兴趣在加深，当然不是变得伤感，我们在内心深处会对特定的异常极其感兴趣。假如一种异常掌控了物质体和以太体，建立了我所描述的节奏：先是一个强大的星芒体和自我活动，物质体和以太体被牢牢抓住；然后一切都反过来，自我和星芒体的活动变弱。

假如孩子发生了这样的节奏，我们能观察到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能进入孩子内在所经历的体验，带着强大的爱进入，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节奏就会被克服。结果，肝脏和胃会以不同寻常的强度被抓住，注意，孩子开始以一个天才的样子做事情！否则，这个情形就一直停留在原先的样子，直到在死后和重生之间的生命里才能得到调整。这是真实的。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事实：在教育滞后的孩子，我们是在干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干预或者说被错误地干预的话，根据正常的发展进程，这个过程只有在经过生死门并再次出生的时候才会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对业力进行深度干预。无论何时我们治疗发展滞后的孩子，我们就是在干预业力。我们必须这样干预业力。因为有正确的干预这回事。对于这样的事情，存在一些偏见，必须要克服。我来给你举另一个例子。

在一次可伯韦兹的农业课程上，我讲了一些农业的指导原则。一个年长的农民也参加的课程，他也是这个社团的老会员。在整个课程中，他都无法去除掉一种担心；这种担心不断地在讨论中呈现。他不断地说“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就是在将神秘方法用于实际用途，那不是太过于接近伦理的范畴？这些实相不会被错误地应用吗？”他永远也无法去除良心上的不安；他总是怀疑应用中的黑魔法。

当然，这些东西如果不以应有的方式应用，就会变成黑魔法。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非常明确地说过：“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非常高的道德水准是绝对必须的；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假定，参加这个课程的人都是在纯粹的道德基础上来参加的，希望服务于人类并帮助农业。农业试验团体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道德的团体，把正确且恰当地应用实相看做是自己的使命。”上帝运用魔法，魔法是黑还是白只在于：在白魔法中人以无私的道德的方式干预；在黑魔法中以一种自私的不道德的方式干预。没有其他的区别。所以在这个例子中，所有关于教育发展滞后的儿童的谈话仅仅是谈话，什么结果也不会有，显然只有当能够道德地运用一些措施的时候，教育才可能有效。这又将我们带回到对责任感的迫切需求。

如果一个人可以倚赖更为严肃的责任感，这个时候他就能做很多事情。我必须坦诚地承认，对于很多事情必须保持沉默，因为良心还没有充分地发展。当人们听说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做那件事情，他们就想去做！要做什么事情的渴望，他们是有的。但这是不够的。一旦是要做一件真正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沿袭某种旧的冲动，一旦涉及到从灵性世界带来新的知识的问题，这是需要的！从灵性世界的新的知识，就迫切需要非常高标准的良心和责任感。

这有一种方式能在我们身上唤醒良心和责任心，也就是说，我们真的了解涉及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我们必须要了解，教育滞后的孩子，事实上是在干预业力活动，否则业力只能在死后和重生之间完成。我们现在所作的的事情，干预了上帝的工作，他会在将来的时间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它只是作为理论存在，如果我们准备好了让其强有力地作用于我们的头脑和心灵，我们会发现我们不断地面临着这这样的抉择：做需要做的事情还是让其保持不被干预的样子。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受灵性世界的激发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将我们带入向左右看然后要做决定的情形，我们不断地面临需要做决定的情形，我们必须带着勇气，带着生命内在的勇气，做出决定。

在普通的生活中，人受到保护，不需要这种内在的勇气。因为在普通生活里，他只需要持续做他熟悉的事情。他可以根据根植于他身上的动机和标准漫步，这些是正确的，没必要采取新的行动，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在物质世界里生命进程如此展开毫无问题。但是我们要工作于灵性资源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每天每小时面临决定；对每个行为，我们都面临着做还是不做的可能性，或者维持全然中立的态度。这个决定需要勇气。如果我们要在治疗教育领

域完成任何事情，内在勇气是需要的第一件事。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承担的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就会唤起内在的勇气。我们必须不断地想“我所做的事情是上帝一般在死后和重生的生命里做的”。你做知道的事情有无法言明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冥想接受它。能够有能力去想它，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冥想中每天将它置于我们的灵魂，就像每天祈祷那样，它就会赋予我们的星芒体这样的特质和氛围，我们正确对待发展滞后的孩子所需要给予的品质。

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准备自己，以能承担给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们准备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继续我们的演讲，并谈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个必要的引言，提供了接下来演讲的基础。让我们至真至诚地冥想。因为接近我们所谈论的任务，事实上是持续地做心灵的准备。

第3次讲座

我们谈论了以太体、物质体、星芒体和自我体之间的连结，以及在所谓的不正常的孩子身上它们之间的连结会以怎样不同的方式展现。昨天我们解释了，如果没有与宇宙以太的思考系统有恰当的关系，以太体会怎样异常地形成，然后我们继续说明了这会导致很多不同方向的问题。如果你掌握了这一点，你在这些演讲的过程中你就得到一种确信，即使作为教育者你对每一个孩子工作的心魂氛围是一样的，你也必须为每一个个体的孩子分别找到治疗的方法。你必须首先具备一些知识，必须要意识到整个现代精神病学对于所谓的心魂的疾病没有任何真知灼见。一旦当我们识别出这些疾病的本来的样子，我们就能够进一步考虑治疗方法的细节。采纳一些特定措施的建议对你来讲或多或少有一些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看见在这个领域，详实的病理学知识，充分的诊断，本身就导向疗愈。

你跟进这系列的演讲你就会明白，许多所谓的心智疾病其实是这样的性质，这些疾病是无法被治愈的，或者说只有在极其难以实现的条件下方能被治愈。

即使你能借助灵性科学的帮助，也是如此。因为，为了治疗这样的疾病，我们首先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疗养地；即使如此，治愈成年患者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我现在想到的是特定的疾病，尤其是在我们与孩子工作时总会遇到的案例。

另一方面，在儿童时期，通过正确的教育治疗，这类特定疾病是绝对可以给到帮助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在成年人身上最难治疗的疾病，即，癫痫，如果患者在幼年就前来就诊，并且我们能获得对疾病情形的正确认识，然后就有很好的基础可以预期相当程度的改善；实际上，有的人可以完全根除这种疾病。一旦我们知道如何从“疾病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过渡到“我们应该做什么”，对于任何特定的病例，我们都能找到正确的措施。但是首先最需要了解的是，疾病后面隐藏着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现代精神病学帮不了什么忙，对于真正的自我体、真正的星芒体，我们现代人没有概念。虽然现今科学从物质世界进步到了承认有机和以太，并有了相关知识，但是对以太体还是普遍否认的。如果我们对于自我体和星芒体一无所知的话，要了解这些疾病，简直就是不可能。因此，我们必须以以下的方式继续我们的研究。

首先拿物质体和以太体的联系来说。这两者的联系贯穿生命始终，从怀孕，从胚胎状态，一直到死亡；在所有的睡眠时间，这个联系也是持续着的。而这两者与星芒体和自我体的联系在每一次睡着的时候都是切断的。现在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图景，在醒着的时候星芒体和自我体是怎样的。要

真正理解这些遭受着心智疾病的人，我们必须有能力确切地感知到自我体和星芒体进入物质体和以太体的特定方式。

即使在人智学者中间也普遍相信，并不是人智学本身让人作此理解，人智学本身的陈述非常精确，而是因为人们很容易抱住老的思维定式，人醒来时，星芒体和自我体直接进入以太体和物质体，与它们结合，就像氢和氧在水中结合一样。但事实不是那样的。开了灵性之眼的人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他画了一幅图）。如果这是物质体，这是以太体，在醒来的时候，星芒体的确进来了，自我体也进来了。是的，它们进来了，你能够看到星芒体和自我如何进来了，并掌控了物质体和以太体。但这不是全部。这里，我们遇见了最为重要的关于人类生命的事实。

首先说自我体。在醒来的那一刻，自我体回来，它不仅仅掌控物质体和以太体；它在人体内掌控了外在世界，掌控了外在世界的力。

这时什么意思？想象一下，这里我们有重力，工作于这个方向。我们醒来的时候，在重力的作用中，我们直立起来（他画了朝上的箭头）。想象一下重力是工作于这个方向的力，重力的方向。现在有两种看待此事的方式。

让我们搞清楚这两种方式。一个是这样的。我们说，自我掌控了物质体（我们暂时先不说以太体），物质体自身适应了重力。我们走路的时候，把自己放入重力之中，不是吗？我们必须找到平衡。这是看待事情的一种方式：醒来时，通过自我掌控物质体，物质体很沉重，受万有引力的影响，我们的物质身体受制于地球的引力，我们，间接地，通过物质体，与物理的地球引力相连系。从这个角度看，所发生的情形就象是当我拿起一本书时，书本的重力间接地将我与重力联系起来。这是此情形一个可能的图景。然而，这是不对的，是假的。

现在看另一个图景。我们必须这样来看待所发生的事情。自我滑进物质体，掌控了物质体，滑进去并且让物质体变得轻盈。自我滑入后，物质体失去了重力。于是，我，一个醒着的人，直立着，由于我的意识，重力被克服了。因为自我，自我体在物质层面表达是温暖体。

这里不是自我进入与重力的间接连接。自我，吾，进入直接的关联，将自己放入重力，将物质体完全关闭在这个过程之外。这就是事实真实的样子。当你走路的时候，你持续不断地将自我体直接放入地球的重力之中。你不是通过物质体，而是你自己进入与地球的直接联系里。

以太体也是一样。以太体也被嵌入外界的力中。拿其中的一种力来说。我常常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我们人类在地球上行走的时候，也受一种强大的浮力影响。我们有一个平均重达1500克的大脑。如果整个重量都压在其基座上的话，基座的血管就会立刻被压垮。

但是大脑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是在脑液里受一种浮力的影响游弋其中。有多重的脑液被取代，就减轻了多少脑重。被取代的脑液的重量比大脑轻20克。所以大脑只给基座施加了20克的重量。我们有个沉重的大脑，但是却没有因为其重量而倒下去，我们有浮力。我们活在这个浮力中。

我们的以太体存在于浮力中。但是当自我体滑入以太体时，自我就位于浮力之中，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我们藉由自我存在于浮力之中。事实上，我们人体组织与地球上所有的力、与整个物质世界连接。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

让我们更详细地说明。我们的自我体首先与重力连接，即，与“土”元素相连。因为并没有物理学家称为“物质”的东西。事实上只有力，各种力。磁力和电力也是一样。正常的人，在整个醒着的生命里，自我与它们每一种力直接连接。

所有我们可以归纳在“土”这个词汇下面的东西，其实是这些力。自我也与“水”这个词包含所有元素直接关联，并处在一平衡的状态。也与“气”态的所有元素直接关联。

在物理学中一个人必须要学习普通力学之外，还要学流体力学和气体力学，因为在（水）平衡过程和（气）的气象过程都有它们各自独特的特点。最终，自我体直接与无处不在的“温暖”的一部分相连，我们只要在物质世界里，就在不断地藉由“温暖”移动。

自我体	:	土
	:	水
	:	气
	:	温暖

我在温暖这个词中间划了一条线，因为自我只与其中的一部分连接。我们醒来，自我，将自己作为灵性，放入各种力的世界之中。我们与这些力的连接事实上不是通过物质媒介，而是一种魔法般的连接，一种只会在特定的空间，我们有机体的边界之内，生效的魔法连接。如果我们开始了解，这种连接不是物质的，而是魔法的，你就向前迈了一步。

现在我们来说星芒体。我们醒时星芒体也与工作于我们身上的力连接，这个连接也是直接的，不是间接的，不是通过以太体。在这些力之中，也有“温暖”的一部分。

（你一定要记得，温暖元素工作于两个方向。一部分作用于物质体，一部分作用于以太体。）然后，星芒体直接与“光”的力量相连。你必须要知道灵性科学所说的光与现代物理学对“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你看向你周围的世界，觉察到所有的一切都被照亮了。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有种什么东西给了你这个能力觉察到世界是被这样照亮的，是在以太里的某种东西。光，实际上是以太力。

现代科学说光是这样的东西，当我们看见物体被照亮了，光就存在。灵性科学不这样认为。它说光也是其他感官感受的基础。比如，它讲感知声音之光。现今物理学说到对声音的感知的时候，实际上仅仅是指外在的关联，也就是，空气的震动。

空气中的运动仅仅是真正的声音和音调的媒介，它是某种以太的东西。以太里持续的震动带来空气的震动。光也存在于对味道的感知里。简而言之，所有的感觉都以光作为基础，这种光比物理学的光更为无所不在。

我承认，我这样谈论光很多人都会很迷惑。虽然直到12，13世纪，古代灵性知识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那以后所有对于光的理解丢失了。人们开始用其他的名称来指代它，而那些名称更为无法理解。这就是为什么12世纪之后的炼金术书籍是如此难以捉摸的原因。

而此时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光”是什么意思。现在，通过这光，星芒体直接地，不是通过以太体间接地，与所有地球上感官感觉背后的东西连接。这是最为有意思的事实。在外在以太中有光，在我们内在以太也有光。光工作于我们的以太体。当我们醒来，不仅仅与我们内在的光连接；而且，绕过我们内在的光，我们与外在世界的光成为一体。在我们周围工作着的“化学力”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直接让自己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当一个人醒来，人就把自己整合成为某种宇宙化学的一部分。现代科学了解无生命的化学，但是对有机化学进程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宇宙世界的化学。我们从睡眠中醒来就成为这个宇宙化学的一部分。同样，我们成为无所不在的宇宙生命（生命以太）的一份子，同样，也是直接地。

自我体	:	土
	:	水
	:	气

星芒体	:	温暖
	:	光
	:	化学力
	:	生命以太

当人慢慢地构建自己的第二个体，然后第三个体的时候，我们以上所描述的内容，提纲挈领地描述的内容，必须要实现，必须要完成。他必须要潜入他自身，通过穿透他自身，从而将自己浸入到尘世-宇宙的力中，尘世-宇宙活跃的力之中。只有进入他自己，这样他才能够掌控世界。

在一个领域，仅仅在一个领域，现代科学还仍然对事情真实的样子有清晰的认知。在研究眼睛的机理时，物理学是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你会希望在很多领域都能以这种方式进行。在物理学里，眼睛被认为是一种发明，一种机能，一种根据物理法则工作的工具。

为了清晰地理解眼睛，物理学家作了图，在图中展示了一束光通过棱镜折射，形成客体图像，等等，像画一幅机械工具的图那样。物理学家无法往前一步使得灵魂的元素进入这个机械器具里。整件事都非常有趣。物理学家的面前有完整的眼睛图画，但是在此进入僵局。

他们想通过大脑的途径找到通往灵魂元素的路。看看这种可笑的想法，看起来很有趣但事实上是毫无道理的心理-物理学的平行或交互理论！事实是，自我和星芒体直接进入物质的眼，即我们所绘制和描述的眼。在眼睛里，自我和星芒体立刻掌控了物质体。

不过，在眼睛的事情上，科学家已经非常接近事情的真相了。但是，这却是因为眼睛特殊的隔离性，科学家无法不做到，因为眼睛几乎在身体的外面，在胚胎时期，眼睛是从外向里构建的。他们得到了一些对眼睛的见解。不过，目前科学获得的关于眼睛的真相，对人的整个有机体是有益的。要从内在物理学、灵性物理学的角度，理解人的整个有机体，才能将疾速的光力加入到地球之力当中。我们要学会识别出在人的有机体内哪些是来自环境的，哪些是被人直接掌控的。

那么，特殊的情形出现时怎么一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无法与某个器官（不可能是整个有机体）产生直接的联系，从而藉由这个器官与整个外界产生联系。这个器官挡住了道路，让这个人无法通过器官与外界接触。结果怎样？我们拿肺来举例。肺可能这个样置于人体中，当这人醒来的时候，他不能与外界接触。想象他睡着了。当他睡着时，他的肺发生了一些事情，产生这样的结果，如果他现在醒来，他会潜入到肺里却无法从肺

里出来，出到外界之中。他的自我和星芒体会不得不挤进肺里，却不能再出来了。一个人应该能做到的事情是，他的星芒体进入肺里又从各个方向出来到外界。

肺应该仅仅是一个通道。但是刚才的情形肺没有提供自由的通道。它紧紧抓住自我和星芒体，也就是说，在人醒来的时候它会这样做。不幸的事情是当存在这样的情形时，他的确总是会醒来的。在这个例子中，由于化学进程的作用，一些物质以细微的分布渗透进肺里。肺组织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错位了，充满了一种亲肺的细微物质。

这个肺就不正常了，结果呢，这个人醒来了。怎样的方式呢？他醒来，但没有获得意识。要获得意识必须要从肺那里出来。只有当他成功地穿透的时候才能获得意识。如果他只是进来了，然后就醒来；他只有成功地出来，才会获得意识。在我们探讨的这个病例里，他留在肺里，突然停止；睡眠时健康的无意识，变成了病理的无意识。这个人醒来了，但是仍然无意识。

现在你就看到了一种对癫痫症状内在状况的确切描述。癫痫就是我刚才描述的情形，尤其是童年时期是如此。癫痫着的自我和星芒体潜入物质体和以太体，他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无法出去到物质世界，他被牢牢抓在身体内。我们考虑下如果星芒体进入肺，被留在那里，不能再出来会怎么样。星芒体会挤压肺的表面；星芒体和自我会堰塞在那儿，拥塞在器官的表面之下。这个情形外在就表现为发作。这就是发作真实的情形。

每一次发作的时候，这个或那个器官的表面会发生内在拥塞。这些拥塞首先会在大脑里发现。我们知道大脑的各部分是如何与身体的各部分相关联的；大脑的拥塞可能完全是因为肝脏或者肺里的拥塞，这种情形下大脑的拥塞只是一种投射，对身体器官拥塞无力的复制。无论何时出现发作，都可以观察到自我和星芒体在某个器官里的拥塞。所以我们终于找到了癫痫发作的真正原因。所有关于癫痫的其他说法都只不过是对外在现象的描述。

你看，如果我们不能越过物质体和以太体，而考虑自我和星芒体，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关于癫痫的真正知识。如果我们不知道在某些器官的表面自我和星芒体被可怕地挤压，就无法说出任何关于发作有意义的事情。它们无法出来，它们努力地要出来，但是被推回去阻留在那里。

现在你自然会问，如果一个儿童出现了癫痫的症状，突然失去意识，伴随发作，或者其他还没有说到的现象，我要怎么做？对于每一个个别病例，我们能做什么？你必须用你的直觉的洞见好好研究你自己的病例，你必须去尝试。开始的时候，找出意识扰乱是否与普通的眩晕现象相关。

很多的癫痫就是这样子。眩晕的现象不言自明；你可能会发现孩子有眩晕的倾向或者气质。如果我们发现只是短暂失去意识，另一方面又有明显的

眩晕症状，我们应该能够确信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因为在这样的病例中，自我体和星芒体不能与平衡力直接关联。所以你必须首先研究你照顾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自我和星芒体无法与平衡力产生恰当的关联。

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孩子做运动，或者练习音语舞，但同时总是给他什么东西握在手里，比如哑铃。尤其在换牙和青春期之间，这样的平衡练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给这个孩子同样重量的两个哑铃，你必须测量它们的化学平衡，让他拿着哑铃做练习，做音语舞动作，或者其他体育运动。完成这件事，你再看看其他。

让孩子左手拿的哑铃比右手的轻，还是让他做练习。然后让右手的哑铃比左手轻，还是做练习。然后绑一些物体，不需要特别重，绑在一条腿上，让他带着绑腿走路，这样他会对于拽拉腿的力量有意识。他正常走路的时候，感受不到重力。而让他的自我放入重力之中非常重要。如果绑东西到腿上，就会立刻意识到重力。然后可以将重物绑在另一条腿上。

现在创造一种更接近心智或灵性的活动，让他感受手臂的动作；让他想象自己做伸展左手臂的运动，然后想象伸展右手臂；最后同时伸展双臂。另外一个帮助他意识到重力的方法是擡起一条腿，另一条腿不动。综上所述，如果你觉察到受到眩晕的袭击是因为孩子不能恰当地进入地球的力中，你就让他做可以使他学会控制外在平衡的动作。同样，你也可以找到治疗的方法帮助癫痫或类癫痫儿童去适应其他的力。

所以你看，你肯定能做点什么。如果你察觉到患有癫痫的孩子循环系统受到干扰，整个液体循环的方式是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也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如果癫痫发作（表现为发作，也许也有眩晕）伴随着恶心，然后你会知道这是因为无法恰当地与水元素结合。

这样的情况下，让孩子在将水元素接纳到体内之前，尽可能地让孩子关注它。这样去准备孩子的食物，让他以很特殊的方式去品尝；让孩子学会游泳会很好。学游泳对癫痫患者非常好；只是，我们必须理解这样的治疗方式真正涉及到了什么。

如果意识的模糊不伴随着恶心的感觉，细心规划的呼吸练习就不错，以恢复与气的链接。要建立与“温暖”的正确连接，我们就要让癫痫儿童，事实上所有的儿童，不仅仅是癫痫患者，去习惯感受温暖。

事实上，让孩子腿上什么也不穿、半裸着到处走动对正常孩子也是要禁止的，常常会导致在后半生阑尾的毛病甚至阑尾炎，只是人们还不知道；对于癫痫患者来说这是彻底的毒药。癫痫儿童应这样着装，要穿得让他有出汗倾向；出汗应该总是以一种要发汗的状态轻微存在，他们应该穿得温暖之至。

这是真正的疗愈。目前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在幼儿阶段自我体应该被引到它应该连结的元素。现在我们来到了医生必须介入与老师合作的层面。因为，如果癫痫症状存在的话，不采取治疗手段，就无法达到问题的核心。我们不应该害怕采取治疗措施。

只要癫痫症状显示与星芒体有关，也就是说，更高的元素，以太元素把持住了星芒体，使得其无法穿透到外部世界，那么很自然地，我们必须对人身上高层元素工作。问题就在于找到一种方式。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识别是否涉及到星芒体。

那我们怎样了解是否涉及了星芒体呢？

如果一个人观察过很多癫痫儿童，或者是有癫痫倾向的儿童，我们注意到两种相当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孩子不否认道德评判，他让自己适应所有你希望每一个小孩都遵守的道德伦理规范。如果癫痫儿童是这种随时准备适应道德秩序情形，我们已经给出的方法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道德影响无法抵达孩子，比如，他们在发作的时候很容易变得暴力，癫痫发作很可能伪装成暴力的爆发，而事后对事情毫无记忆，简言之，好像有道德缺陷，那么在幼儿时期使用真正措施去对抗癫痫是很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形里，我们应该采用通常针对这种情形的措施，或者我们在某种情形下制定的疗法，比如硫磺或者颠茄制剂，这样进入系统的治疗。

对这种更有医疗成分的治疗，我们晚一点再说。今天我想向你们说明，我们从孩子身上能觉察到的某些事情很可能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需要从更多教育治疗手段转向更多医疗手段。有些癫痫儿童完全适应外在世界，这样我们就要避免使用外在方法或练习，而主要运用内在疗法。

现在，有这样的情况，癫痫现象自然地过渡到其他现象。你还记得我昨天所说的，思考自身不可能有错，今天我也不断地在讲人整合思考的方式。星芒体阻塞在肺里的现象是因为对肺的思考没有恰当地融入有机体。所有这样的现象都是因为思考的缺陷！是因为在我们降临到有机体的时候，不能够掌控它，而如果要能够第二次构建这个有机体就必须获得这个掌控。

现在，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意志本质，从前世生命带来的意志分配到不同的器官里。思考本身不可能是错的，它们永远都是真实和正确的，思考出现变形完全是因为我们组织出现问题；这个可以严重到我们由思考所塑形的器官都出现了结构的变形。思考不可能是错的，但是相反，从前世来到尘世存在的意志几乎不可能是真实和正确的。它带着完全的不确信到来，必须在思考的体系里构建自己。对于思考系统，我们可以真实地说，在整个世界里都绝不会出错。在另一方面，意志系统几乎不可能是正确的，除非我们自已将它掌握在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给世界带来一个错误的意志系统，这样，

我们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能带着道德降临到尘世之中，成为肉身的人。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地获得道德。

在死后和重生之间的生命里，在我们从事充满智慧的构建活动时，用完了上一世所有的道德，在我们出生之前用光了。在每一次单独的尘世生命里，道德和伦理必须重新获得。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结果，既然我们从出生前的存在来到尘世时没有道德，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意志里发展出意义。我们带着意志进入到器官里面，并在意志里发展对于伦理和道德的“理解”。

道德和伦理的意义是在孩子学习说话的时候流淌到孩子的心魂里的！这真的是太奇妙的事情了！因为模仿抵达了生命里最为内在的事情，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如果孩子环境中的老师和父母是不道德的，如果他们的谈话是不道德的，那么，不是他们外在所做的事情，而是他们的道德品质，在孩子的内在组织里被模仿。你看，这里又是一个与外在世界连接的问题，但是此时是通过整个有机体，而不是单独的器官。

如果这里又出现了阻塞，在前面的例子里说的是我们的思想不能从各个方向出来，此时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出来。意志不能出到外在的表现就是道德缺陷。你现在看到了道德缺陷的内在原因。当从前世存在的东西降临，要找到和周围世界伦理和道德关系的时候，被阻止了，拥塞在了整个有机体，就出现了道德缺陷。因为我们应该将周围世界的伦理道德法则吸收进来，但是如果发生了拥塞就做不到，如果我们的灵-心组织无法挤出来，出现停滞，就做不到。

我们现在处在人世的道德伦理层面；我们必须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遇到癫痫的典型现象时，你必须从我所说的症状方面做出诊断，眩晕、意识消失等等，也就是说你会从这种暂时的现象里做出诊断。但是如果你要做出道德缺陷的诊断，你要考虑的不是短暂易逝的症状，而是永久的症状。

这种非常严重的异常，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出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受业力调节的。我们不得不说人的两个方面。我们遇见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表现出身体的和心智的气质；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一方面辨识出业力的工作。

假如胚胎在母亲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在某个点有压力，大脑在形成的时候，大脑相比身体的其他部分要狭窄。结果，我们会观察到什么呢？在七到十四岁的时候大脑的影响尤其重要，如果大脑太过狭窄，它的影响就会受到干扰和拥塞，这是脾的功能出现压力和拥塞在大脑里的投射。这样，结果就是孩子就对任何标准或原则都发展不出感受。就好像颜色对色盲的人几乎不存在一样，在我们的责难或警告言语里面包含的道德和伦理意涵对于这样的孩子也根本不存在。他得了道德盲。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祛除这种道德盲。

如果我们的研究谨慎地继续，我们就会发现外在的形体缺陷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特征。虽然对于通常实践的颅相学骗术我们都颇有微词，但是任何人想要对于道德缺陷形成自己的结论都必须要好好研究颅相学。这非常的有趣，与业力相关的道德缺陷是这样强大的力量，会在身体组织的变形中无误地展现出来。

无论何时我们发现孩子身上有这种描述为业力影响的不道德，都是对于我们治疗教育的特别召唤。如果我们带着昨天所说的这种品质工作，内在的勇气，面对抉择的准备，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训诫和警告中充满某种东西，必须带着内在力量去给予的东西。

要以合适的方式给予训诫，我们需要内在的力量。从下面我经常引用的例子来看，疗愈是可能的。从下面这个我常常引用的例子你就能了解。一个德国诗人，他已经非常有名，他曾经去到一个专业的颅相学大师那里。这个颅相学大师期待各种各样有趣的发现，但是，他的手触碰到诗人的头部的某个部位时，他突然面如死灰，无法相信自己，无法开口说话。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他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变得滔滔不绝。这个诗人开始笑起来，他说：“我知道是什么，你发现了偷窃的倾向；我的确曾经有，而且非常严重。”颅相学大师实际上是发现了这个人很可能成为一个偷窃成瘾者。他将偷窃癖转化成了诗歌创作艺术。

接触这样的事情必须带着我昨天所说的态度。我们不能像平常那样匆忙做出结论。因为，事情是这样的。人主要在两个方向发展他的人性品质，向思想的一极，构思能力，形成心像；以及向意志的一极。现在对于心像形成，思考的过程，如果它不是一个贼，它就病了，而且是一个顽固的贼！大脑-心像组织，整个想法的生命，必须是彻头彻尾的贼，关系到它应该和必须接收什么，没有任何道德的考虑。它必须有为它自己获取每一样东西的习惯和意图。甚至有一个这样的发现，如果心像组织不从各个方向抓取东西，就会有癫痫的倾向或者其他的疾病。但是老天！这个偷窃的态度，不应该滑入意志组织。

但是意志必须要谦卑并受到限制。它必须保持敏感，对“我的和你的”有感觉，一种与外在世界的生命接触的过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感觉。动物比人更活在心像图景的生命里，如果它们没有这种获取的习惯，没有这种为自己获取一切东西的冲动，就会饿死，这是需要去理解的。但是人的这种倾向不应该允许滑入到意志组织里去。它应该只停留在精细的心像形成的活动中。如果我们大脑的星芒体渗透，在为自己获取任何东西的时候都理所当然，如果这种星芒体渗透来到消化四肢系统，或者韵律系统，然后要为自己获取一切东西的冲动就开始在意志里表现出来。最开始的时候这种冲动会以相对无害的方式表现出来。

你就可能注意到一个孩子开始将能拿到的任何东西都据为己有；慢慢地给自己堆积成为一个小仓库。自然地，无论这种行为什么时候出现你都会尝试去对治这种习惯，这样它不会大量出现。我们必须让自己习惯能辨识出倾向性。一般情况下，孩子都不会走到这个程度，因为有人开始鞭打他。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个倾向，我们必须仔细地关注孩子收集东西的任何倾向，为他自己囤积东西的倾向。我们要保持敏感，关注这个倾向变成病理的节点。因为如果超过了某个限度，就会变成病理的。

跟随常规俗成标准的人们，对于在合法的程度内收集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没有判断，除非特别的境况让他们清醒。一个人可以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正常和恰如其分，收集邮票；这种收集癖好基本上无害。如果一个小孩基于模仿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你就可以把这当做一个信号，他已经将获取的品质向下推到意志的层面。你就要特别小心地看，这里是否涉及到了与业力影响相关的道德缺陷。

根据我昨天所讲述内容，你自己应该有能力去发现是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在你心魂里带着这种理解去接触孩子，带着至大的内在生命力，绝不要是一种沉重和呆滞的方式，尽可能有效地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去教育他们。带着内在的生命力工作，意味着你必须为他们编故事，在故事里，孩子所作的类似的事情会被带入荒诞。你会告诉孩子关于偷窃的事情，你会不断地讲述这样的故事。这样你就会真实地干预孩子的业力，你就会是直接作用到业力里面。

如果我们真正地清醒，并在当下，在每一个单独的案例中都带着浓浓的兴趣，去看孩子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就在做会保留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治疗性的教育工作。每一个偷窃癖都极其有意思。在想法的层面有其恰当位置的品质下沉到他的脚趾，到了他的手指尖。要教育他们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在故事中带入一些姿势，偷窃癖患者自己自然而然的姿势，会非常好。我们必须将自己全然地植入我们面对的独特案子里面，然后创造一些故事或者传奇，在故事中，孩子所作的事情最终都以荒诞结束。

仔细想想我所说的。在后面的演讲里面会给你们讲一些偷窃癖的案例。你仔细思考，就会看到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理解，诊断自身就直接将我们引向疗愈。

第4次讲座

我在这一讲要尽可能结束前言性的学习，从下一讲开始考虑特定案例。因为事实上，忠实地研究心魂意志疾病的本质就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让我们能发现恰当治疗方法。

用我们的方法治疗成人患者仍然有困难。如我昨天提到的，治疗需要为患者准备一定的条件，只要世上的事情仍然像今天这样不发生变化，这种条件在我们的社会就无法实现。但是，通过教育，可以对孩子有很大帮助。

亲爱的朋友，你们应该已经非常清晰了，在心魂疾病中我们处理的是与业力相关的问题，它以疾病的形式显现。

其他的疾病也是这样的。但是心魂的疾病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与业力相关，且更具体。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问这个问题，即使我们没有将问题形成语言，它也出现在潜意识里。我们对于潜藏于背后的东西得到一种感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能期望带来多大的改善？

我们能够带来的任何程度的改善对于患者来说都是巨大的受益。我们不能躲避 在这样的思想里，认为既然是患者的业力，事情就应该以这样那样本来的进程发展。对于外部事件，对于在命运的道路上一个人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关于一个人内在自由流动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永远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这里业力可以走不同的道路；业力甚至可以被放在一边，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获得圆满。不是说业力会不来，而是业力可以有很多完成的方式。当人们提起孕期教育，即胚胎期的教育，我总是说，只要孩子还不会呼吸，那么母亲的整个生活方式和教育才是至关重要的事。其余的，我们不应干预上帝的工作，在胚胎期，完全在于妈妈的状态怎么样。

昨天我们讨论了癫痫症状，今天可以在昨天关于物质体、以太体、星芒体以及自我体的研究基础上再往前进一步。在谈到儿童身上所有这些具有癫痫性质的疾病时，我们得出了怎样的结论？我们发现这样的疾病是因为星芒体和自我体在某个器官里发生了阻塞。器官的表面不允许星芒体和自我体出去，它们阻塞在器官里。那里出现了高压的星芒体和自我体氛围。这会导致发作。当发作的时候，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假设你的一个器官，里面有以太体。因为在每一个器官你都必须获得物质体和以太体的确定关系，以及星芒体和自我体的确定关系。现在我假设你们非常熟悉这样的事实，在非有机的外界自然中，物质以确定的关系彼此结合。你在化学课本里能找到的这类描述是不对的，不过确实存在着这种非常确定的关系。我有意不说重力的关系，也不说原子的关系，因为那样我们就进入了理论的领域；但是，氢和氧是以某种确定的关系结合的。如果我们有硫酸

(H₂SO₄)，这里面有氢，硫，和氧，它们彼此之间有特定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要发生改变，在某种情形下的组合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物质。例如，如果我们有种不同于硫酸的氢、硫、氧关系，我们就得到亚硫酸(H₂SO₃)，也就是说，得到一种不同的物质，虽然同样由三种原有物质组成。

同样，所谓正常人的物质体和以太体与星芒体和自我体处于某种确定的关系中。（加入“所谓”两个字是因为“正常人”是纯粹传统的说法，他们相信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有个固定的边界。）这个关系，在某个限度内，是变化多样的。但是如果超出了某个限度，这个限度对特定的人也都是个体化的，就出现了不正常，一种疾病的状态；在某个器官，星芒体和自我体存在，但是存在的方式是不能嵌入一种合适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从里面出来，它们出不来。

我们昨天了解了，星芒体和自我体需要从器官里面出来，从物质体里面出来。如果星芒体和自我体堵塞挤压在某个器官里面，在那个器官里面有太多的星芒体和自我体；量不合适，过量了，产生的结果是这个器官无法不感觉到星芒体。如果量是合适的、恰好的，器官里就不会感知到或感觉到星芒体，就不会感觉到星芒体存在在器官里面。如果一个器官里面有种不属于那里的星芒体和自我体活动，器官就一定会感觉到。如果在器官里的某种东西不传递到意识中，如果有阻塞，大量的星芒体和自我体存在，但没有传递到意识中，就出现了发作。我给你描述的包含了一个共生现象，也就是意识干扰。无论什么时候，与意识总是相关的器官里出现阻塞，都会出现意识干扰。

当非直接正向地与意识相关的器官里出现星芒体和自我体的阻塞，，因为有的器官不直接而是逆向与意识相关，器官阻止或者阻留意识，那么，就不会失去意识而是感受到疼痛。疼痛是提升的，而不是减少的，意识。发作本身是没有疼痛感的，你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当阻塞不是发生在一个提升意识的器官，而是发生在钝化或者阻留意识的器官，就会产生疼痛。在这里，阻塞导致提升的意识，疼痛。这就是痛的本质。

现在对于儿童时期出现的会导致癫痫或相关疾病的各种失调，现在我们获得了一些理解；我们在后面必须更具体地谈论这种疾病，但是如果面前有个案会更好。

你很容易理解，我们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状态的情况。一个器官不是将星芒体和自我体滞留在表面之内，而是让太多的星芒体和自我体流溢出去，器官没有留下足够的星芒体和自我体给自身。在这里，通常和自我体彼此关联的星芒体不是堰塞了，而是相反，过度向外流溢了。器官的表面好像有很多小孔，星芒体和自我体漏出去了。如果具有想象意识，我们能确切地看到光线从器官流淌出去。如果一个器官以这样的方式泄露，你也会发现物质体也会有相应的分泌物；即使分泌物不是特别夸张，你也会发现它是存在的，能探测到。关于此

我们后面会说更多。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时期有这种状况，就只能通过紧紧抓住星芒体和自我体得到治疗，即把星芒体和自我体带回器官。

这种内在的情形会导致什么形式的疾病？会导致什么样外在的可看见的综合症状？我们这一章所讲的现象，在儿童时期和成人时期会表现出不同。我们谈论的疾病在出生到青春期期间肯定呈现很特别的形式。我们说的是各种不同的歇斯底里。在歇斯底里失调的领域，现代科学糟糕地缺乏清晰性。一些词被创造出来，给各种形式命名，但是完全无关现实。这一点非常明显，人们对这个事情描绘的第一幅图景，就将歇斯底里的情形与性关联起来，相比起来对女人的情形尤其如此，并以此来给各种疾病命名。这些名词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需要确定的是，那些当今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案例是不是都应该以这个词被理解的样子被称为歇斯底里，还是我们应该有更为宽广的分类。

事实上，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不可能有通常所说的那种形式失调。他不可能有歇斯底里，如果假设歇斯底里与性有关的话。然而，在孩子的幼年，当然可能出现星芒体和自我体突出到器官外面的情形。想要更好地理解歇斯底里，就必须不去理会各种各样存在的那些关于歇斯底里的描述。所有的这种描述都是参考一个笼统的概念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样建立起来，然后所有的描述都参考这个概念，那么这些描述就只能是假的。因为这个原因，现今的精神病学中无数的描述都是假的。你不能这样做事情。

让我们来看看，说一个遭受歇斯底里的孩子到底有什么状况。他在与外在世界连接的问题上有困难。我昨天解释了这是什么意思。他无法把持与液态元素以及气态元素相关的平衡，无法恰当地把握温暖、光、化学运动以及宇宙生命中的分化（细分，差别）。但不是像癫痫状态把握的太弱，而是太强，他将星芒体和自我体放入整个环境中，放入重力、放入温暖之中；他强烈地抓住了所有这些元素，远远超过一个正常的人可能承受的范围。结果怎样呢？

你只需要想一想如果你的皮肤的某个部位蹭破了，而需要在用皮被蹭掉的疼痛部位来抓住什么东西。你知道会有多疼！你如此敏感是因为在那个破了地方你内在的星芒体太过强烈地与外在世界相遇了。只能在适度的情况下，我们的星芒体和自我体才能碰触外在世界。上面说的这样的孩子状况是他直接把星芒体带出来了，这样的孩子会非常轻地碰触和拿握物品，就好像他受伤了一样。那么发现他身上有这种高度敏感，对待周遭世界高度敏感的反应，就不会感到惊讶了。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肯定会更为强烈和尖锐地感受他的环境；他内在也会更强烈地映射外在环境。

然后孩子心里会出现一些想法，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它们是这样发生的。他开始要在任何方向发展意志的时候，他必须要深入到某件事情里面去，而他对此超级敏感。只要意志开始发展，在他的意识部分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情形。他对于意志的展开变得超级有意识；也就是说意志的展开给他带来

疼痛。只要意志开始呈现，疼痛就以一种初始的状态存在。他就做些不安、挣扎的动作，因为他想要止住疼痛。你看，我给你描述了一种内在的状态，在以清晰可辩的方式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孩子想要做事情，但是感觉到疼痛，而不能做；灵魂生命不能流淌到行动里去，他有种可怕的强烈的内在体验，他战栗了，他对自己战栗了！但也同样可能是在思想范围里隐藏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外在的行动，因为意志也存在思想的范畴里。如果是思想生命里的行为问题，如果是应当展开的思想，某些疾病的形式是，这些想法在应当展开的时候，产生了恐惧，产生了焦虑和恐惧，而无法出现在头脑里。每一个这样的想法应当出现在意识里的时候，产生了恐惧，每一个这样的想法同时导致了情感生命的发展；感受奔涌出来，抑郁也开始了。不能被理解的感受，不能被想法掌握的感受，会导致抑郁沮丧。只有那些不是抑郁性质的感受，在出现的时候即被想法和思考生命所理解。

以上描述的情形是可能在患者身上看见的，这是一个综合症状。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种异常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患者身上这种异常的实相和本质特征会非常直白地呈现给我们。如果我们把在灵性科学里获得的东西带到实际的生命感知范畴，事情就该是这样子。与那些必须实际干预帮助这类疾病的人谈话，就必须完全离开抽象范畴，直接进入鲜活的现实，这样倾听的人就能够看见我们所描述的事情发生在他面前的患者身上。在我们谈论的病例里，你确实看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在一些器官，或者在一些互相联结的器官，你看到星芒体和自我体在外溢。

孩子身上简单直白地把复杂的症状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就是夜尿。这发生的非常自然，但是只有在从我解释的角度你才有了看待尿床现象的恰当视角。无论何时你有个尿床的案例，你都可以假定星芒体在往外泄。实际上，分泌和各种排泄总是与星芒体和自我体的活动相关。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让分泌和排泄正常有序，星芒体和自我体就必须有序。

星芒体和自我体是通过物质体与四个元素相关联的，但在以太体中，星芒体和自我体与更高的元素相关联，一部分温暖，光，化学以太和宇宙的生命以太。如果我们可以从物质世界借用一个词，应用到灵性世界时最具表达力，那么我们会借用“疼痛”这个词，说一个孩子有灵魂的“疼痛”。这种灵魂的疼痛主导了他，胜过其他一切。通过治疗教育无法得到好转，当孩子到了青春期，这种疼痛的女性形式或者男性形式会出现。女性形式具有歇斯底里的特征，男性的形式特征不一样。

无论何时，你有了与癫痫或者癫痫倾向相反的情况，你总是要注意分泌物。你尤其需要观察孩子是如何流汗的。无论你想将什么东西带回给孩子，或者唤起他的一些想法，你都要仔细观察是否有灵魂内在的疼痛，在想法产生时体验的疼痛有没有以流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里有一点难度。通常一个人都会想象当内在的灵魂状态引发了流汗，就会马上留意到有出汗。有时候是这样，

但也不总是这样。因为特别的事情是，内在的焦虑或者收缩，内在的疼痛和压痛，不像外在的疼痛感那样工作。内在所发生的结果会首先在内在被消化，有时会在内在走最奇怪的路径，根本不会立刻表现出来，而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三天到三天半的时间之后才表现出来。

由星芒体和自我的扩散引发的每一件事情都与我们的死后星芒体和自我体的正常扩散时所遇到的事情有关。如果是堰塞的问题，与死亡相反的情形就会出现。癫痫现象是试图将生命堰塞在器官内，是模仿在正常降生到地球上时慢慢进入物质体的过程。但我们现在谈论的病例是模仿死后所发生的事情。在死亡后生命流走了，同时星芒体和自我体扩散；我们这里所探讨的是对这种情形的模仿。一旦我们能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渐渐获得对于观察这类病例来讲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会获得一种嗅觉器官，能嗅到什么存在于孩子身上；我们嗅到这种外溢。获得这种感官并体会这些孩子的气味与正常的孩子的气味如何不一样，这是我们工作秘传性的一面。这些孩子的金汗有种微弱的尸体味。这个事实能让你切实感受到这里有种对死亡的模仿；伴随着“死亡”出现一种出汗的现象，是这种症状产生之后的结果。这种出汗现象可能在事发后三天出现，与一个人死亡后星芒体和自我体扩散时倒序回顾的时间大致相同。

带着这个认识去工作，你必须让自己习惯于将你注意到的与孩子意志和思考相关的东西烙印在你的记忆里，然后在随后的三四天继续观察。这样你就能发现你面前的孩子是否有我所谈论的这种灵魂生命异常。现在我们终于具备了处理这个问题的知识：我该如何对待这样的孩子？

在他的每一个行动中孩子的心魂都向我的视线敞开。他的心魂流淌到他在我们周围做的每件事情里。在这样的病例中，孩子的心魂流淌向你，你会意识到教育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老师自己灵魂的态度能带给孩子什么，他处理自己环境中的事情时的整个情绪。假如你是一个非常紧张的老师，总是以一种给他人带来惊吓的方式做事情。这种性格品质或者气质比你想象的更为普遍；在老师中间极为常见。如果我用一种轻率的表达，即，现今的老师是不是很倾向于“跳跃”？人们容易心烦意乱的这种神经状态，几乎无可回避，如果对于老师的培训还像今天这样继续的话。师范的学生装了太多没有消化的知识。那些参加老师培训课程的人绝不应该参加考试。在他们面前的考试将他们置于一种会导致神经质的心理状态。

如果我们要在如今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就处境艰难。目前我们正面临着要为发展滞后的孩子组建“劳恩施泰因之家”。根据政府的规定，凡是要负责的人都必须参加考试。无论如何，他们其中的一个必须要参加。仍然还是没有什么道理，因为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变得神经质的机会。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平心静气地面对的问题，除非我们想要蒙上双眼经过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只能去参加考试，然后在过后慢慢地去除紧张的倾向。然而，这是大多数人无法成功做到的事。

环境中任何可能会导致孩子轻微惊吓的事情，如果源自老师的无意识，源自气质，一定要避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师应该能有意识地、刻意地引发惊吓；惊吓常常是这种情形最好的疗愈！然而，只有不是出自无意识的习惯，而是有意识和刻意地给予，并时刻专注地观察在孩子身上产生的影响，惊吓才能有效果，

假如你已经在孩子身上观察到了这种综合症状。你要让孩子去写、去读、去画画。然后呢？已经尝试了让他尽可能多地去做他的特定气质能够做的事情之后，然后在某个节点，将工作带入一种快速的节奏。这意味着孩子不得不与疼痛相关的焦虑（不是疼痛的感觉）撤退，因为你在他的面前，他不得不不停地进入一个新的焦虑状态。孩子此时被迫进入新的焦虑状态，被迫去体验被刻意提升的且不同于先前的焦虑，他就在内在加强了、加固了他总要外溢的自我体和星芒体。如果你有系统地不断重复这样的事情，孩子的自我和星芒体就会得到加强。但是你不要感觉疲倦！你必须这样准备你的教学，你不断重复，而在往前推进的时候，在某个时刻突然有个新的转折。

你必须掌控整个教学安排，这是必须的。假如，你每45分钟你必须换一个不同的主题，然后你的整个计划都会挫败。对于特殊孩子的教学形式可以在华德福学校课程的基础上建构，板块教学，在主课时间，一个主题一次持续几周。因为我们在早晨8点到10点之间没有固定的课程；老师可以根据他的工作原则，做他所选择的事情，他认为是合适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你必须制定你必须为特殊孩子做的事情。比如，你会有能力引入我所描述的方法，你不断地变化教学，改变速度。你通过这样的方式，强烈地工作于腺体分泌，从而巩固孩子的星芒体。但是你必须要有某种隐忍，因为给出这种治疗后，疗愈就已经开始了，但人们不会注意到孩子已经变得健康了。他们只会注意到，对他们来说，特定的病例中并没有痊愈，因为“变得正常”被他们认为是自然和应该期待的事。“变得正常”根本就不是一件如此想当然的事。

你看，癫痫或癫痫倾向问题，要采取身体活动的方法，或者是完全作用于道德范畴的方法，而对抗今天所谈论的疾病主要是采取教学的方法。给予这种“惊吓”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情是如下所述：

仔细观察情形如何在抑郁和兴奋或者疯癫、突然爆发的欢乐和愉悦之间交替，如果这种抑郁和疯癫交替的情形出现，是什么原因？因为内在的疼痛，有一种永久的渴望不让意志得到表达。如果意志不能在想法生命中展开，抑郁情形就出现了。但是如果这种情形发生了很长时间，孩子再也不能抑制自己，而给了个出口，内在的疼痛被抑制，现在孩子能够随着星芒体外溢流淌出来，而升起一种提升的幸福感（well-being）。这样我们就有悲伤和狂喜交替的情形，当这种情形伴随着出汗和尿床时，就应该仔细观察。这就是我们作为老师应该干预的地方。

如果我们面对着孩子的抑郁。当孩子感受到我们内在紧密地与他连结，我们理解他，我们就已经采取了第一步。但是因为我们处理的是某种过分生长的想法和意志生命，孩子不仅仅需要我们分担他的悲伤。如果我们只是和孩子一起忧郁悲伤，对孩子没有好处！只有我们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和他一起感受到的抑郁，并能够给予有效的安慰，他感觉到宽慰和慰藉，我们才能帮助得到他。

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的老师就会学会找到自己能使用的方法。比如，他知道，这样的孩子不断的想法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做某件事，而他们又做不了。这是个复杂的概念，但是你必须能研究并理解它。他们应该做某件事，但做不了，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必须做，做出来的结果又和想象的不一样。细微地感受这样的孩子的灵魂生命，并尝试掌握他们灵魂里的想法。一个人可能这样表达：“我想做，但是不能做。而我必须做...然后结果又会和应该呈现的样子不一样。”

这个想法的复杂性包含了孩子的全部疾病。孩子在自身探知到了特殊的体质，包含了星芒体和自我体的外溢，表现出一种星芒体向外在世界工作的样子，“我会做的。”但是孩子知道他会要立即面对外在世界及其媒介。所以感觉到疼痛，刺痛。孩子被迫感受到：“我做不了！”但是他又知道不管怎样都必须做。他感觉到：“我必须用我的星芒体去触及世界的媒介。但是我完全掌控不了我手中的东西，我的星芒体在外溢，我完全不熟练。事情的结果又会不一样。因为我没有完全的掌控。星芒体外溢的太厉害了”。

恰恰在这样的孩子身上，我们能以奇妙的方式观察到，潜意识到底是如何做事的。当然在这里，潜意识提升到了感受生命的层面。潜意识是如此聪明！它将孩子内在体质构成里发生的事情，在与他人以及与环境的关系中发生的事情，标记成最为清晰的概念。所有的这些，都在孩子的潜意识里解开了。但是它并没有提升到意识的层面。我们必须去发现。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去发现孩子身上这种内在无意识的复杂想法。现在假设在某个时刻这样的想法出现了。你注意到了。

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孩子在外在行动或者思考方面要开始什么事情时，这种复杂的想法都存在。在这个时刻，你的干预只是对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给予温柔的帮助，和他一起做，在你的手中感觉他的手的每一个动作，这样，通过你所做的事情，孩子就感觉到第二个阶段被更正了。如果你仅仅是帮孩子做他需要做的事情，孩子就根本没有得到帮助。比如，你让孩子画画。你不是自己画。但是你坐在他旁边，移动你的笔刷，他移动笔刷的每个动作你都陪着移动你的笔刷。孩子就会感觉到你在温和地引领他，同时，你在和他一起做的时候，心里充满爱。你以这种方式站在他旁边，他的心魂会感受到温柔的抚触。如果我们非常仔细地观察，即使类似这种性质的细节，我们也应该能发现可以做什么。

灵性科学能给予的每一件事情中，你发现最后对每个个体都有这样的召唤；他必须做他的那部分。人们永远都想要配方。你这样做，你那样做！但是事实是，任何一个要准备教育特殊小孩的人，永远都不会停止学习。每一个单独的孩子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新的难题，一个新的迷。在每一个个案里成功找到他应该做什么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自己被孩子的高我引领。这并不容易，但是这是唯一真实的工作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教师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必须着力于自我教育的原因。

最好的自我教育在于带着兴趣跟随疾病的症状，这样我们不时地有这种感觉：那个症状有些特别奇妙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应该吹着号角向全世界宣布神经病才是真正神圣的人。你不应该那样做，在我们的时代不能！我们应该对这样事实完全清醒，从灵性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异常的症状出现的时候，那里存在一些更接近灵性的事情，比一个有着健康机体的人所作的事情更接近灵性。只不过，这种更接近灵性不能以相应的方式活跃于健康的机体。我们一旦掌握这一点，很多内在的实相就自己向我们展开。

你看，在每一个领域，如果诊断能成功地穿透问题的核心，诊断和病理自身就导向真正的疗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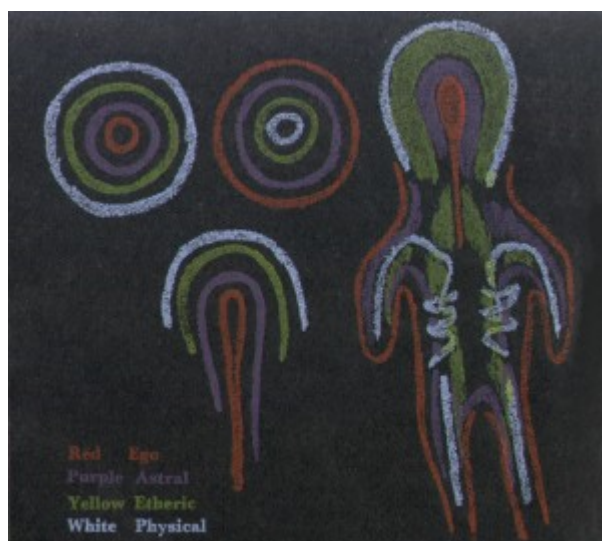
第5次讲座

现在你已经能够看到，我们能将内在灵魂生命里的某些异常作为即将到来的疾病症状辨识出来，这些疾病在儿童时期以一种非常不明确的形式呈现，只是在后来会发展出更特定的方式。我向你们展示了，后来发展成为歇斯底里的症状在童年是以那个时期特别的方式呈现的，异常仍然非常不确定。为了能够对童年时期的异常形成正确的结论，我们必须记住在出世前的生命（可以说将业力的驱力带入到尘世的肉身生命里来了）与童年前两个阶段，甚至第三个阶段的渐进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全然的关联。

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谈论一般的原则，然后准备好，可以通过我们面前的实际例子加入进一步需要谈论的内容。明天早上韦格曼会让我们可以见到一个男孩，他在这里已经治疗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极其典型的情形。

在见这个孩子之前，我需要让你们清楚地了解一些事情。这里我画了一幅人体组织草图，一个整体的草图。

为了不造成混淆，我会总是将自我画成红色，星芒体画成紫色，以太体画成黄色，最后物质体画成白色。现在让我们的思考非常清晰和确切，尽最大努力去准确掌握这个问题。因为人体组织不是这样的一种性质：我们可以说这是自我体，这是星芒体，这是以太体等等。而是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想象一个存在（上图，中间的部分），首先在最外面，有自我组织；然后往内，是星芒组织；然后是以太，然后是物质体，这样组织起来的。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最外一层显示的是自我，而将星芒体更驱入向内，以太体更向内，而物质体在最里面。



然后在它的旁边，我画了一个不同的组成，这里自我组织在最内在，星芒

体向外辐射，然后更外面是以太组织，最外面是物质体。那现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存在，与彼此有完全不同的两极。你看第二个存在（左边）展现在最外层是强大的物质体，其中也有以太体工作于其中，而星芒体和自我倾向于消失在其内。但是现在，有了这样的情形，一个变化发生了。我在这里画左边的存在，它的设置可以以下面的方式被改变（图1，左下方）：这里物质体可以在上方充分发展，但是在下方未完成，保留开放性。然后，以太体比物质体在下方发展的更强一些，但是仍然未完成。星芒体更下来了一些，形成大半径曲线；最后，自我体以一种线形的方式下降。之前我们画的圆形（左上）也完全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展示（左下）。

为了把问题说的更清楚，我最后再画一个图（图1，右图的上部分）---自我体，星芒体，以太体，物质体。在其下面加入另一个存在（中上），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开始，画自我体，在最外面，我们不画成一个圆，而是打破这个圆让其弯曲，这样我们就有这样的形（红色，在图1右面的下部分）。事实上，这就是球体和圆圈不断发生的现象，无论它们发生在自然界的任何地方，事实上，在整个宇宙中。由于任何地方都有可塑性，球体和圆圈不断地以它们的形式进行修改，并以不同的方式被塑造和转动。往内，我要显示星芒体；更往内，以太体；最后，被推到内里面的是物质体。

现在，我们的第二个存在被改变成人的头部，第一个存在改变成消化-四肢系统。事实上，这就是人真实的样子。在头部组织，自我藏在最里面，星芒体也相当地隐藏起来，而最外层，显现形状的，是物质体和以太体，也形成了人的面容。另一方面，四肢-消化系统，是自我在最外面，以其对温暖和碰触的敏感，在整个组织震动。从自我往内进一步，是星芒体向内震动；更进一步，所有的都是以太体；最后在骨头里面，成为物质体。

在头部组织，从内向外，是自我体到物质体。这种组织是一种离心的状态。在四肢消化系统，是向心的状态，从自我向内到物质体。在两者之间的韵律系统，是一个不间断的流和相互转化，所以，你无法说是从外向内还是从内向外。对于韵律系统，是一半的头部组织和一半的四肢消化系统。当我们吸入的时候，更属于四肢消化系统；当我们呼出的时候，是更属于头部系统。收缩和舒张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达，头部系统相对于四肢消化系统就像呼出相对于吸入。所以我们内在承载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存在—我们组织的中间部分，即韵律系统是之间的调节。那这样的事实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这绝不是小事。

假如我们通过头部接受了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听一个人说什么。我们头脑接受的东西，首先进入自我，然后进入星芒体。而一个交互总是在发生。头部的自我体接受到印象，一旦一个什么东西被捕捉到，被牢牢抓住，它就立刻直接震动到下部的自我组织。同样，一旦什么东西直接冲击了星芒体，它也直接震动到另一个星芒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记忆。我们有记忆

是因为我们所有从外部世界接受到的印象在四肢消化系统里形成了一个映像，一个镜像图片。如果我们从外部接受到一个印象，它就从头部组织消失---因为这个是离心的方式组织的，从物质体向内到自我体。因为自我必须保持自己，它不能连续几小时承载一个单独的印象。如果它这么做的话，就会不得不认为自己等同于这个印象。不能。印象是保留在下部组织的。当我们记起它们的时候，印象才会再往上走。

但现在，很有可能与上部系统相对的另一极，整个下部系统的体质太弱了。这样的话，当印象出现了，它们不能足够深地刻印在下部组织。比如，自我接受了一个印象。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印象的印记会输送给下部系统，只有在回忆的时候才会被重新拾起来。如果下部系统，尤其是下部的自我体很弱，它覆盖了整个外围，印象就不能足够强地刻印下来，不能下沉到下部组织的自我体，印象不断地往回流到头部。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体质。一天，我们第一次给他看了一块手表。但是他的四肢组织太弱。结果，这个印象无法下沉，而是不断往回辐射。我坐在这个孩子身边，开始和他交谈。整个时间，他都在不断地说：“可爱的手表！”我没说几个字，他又说：“一块可爱的手表！”印象不断地回来。在教育儿童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倾向，有时候可能只是非常微弱的暗示，但是，这种暗示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强化太弱的四肢消化系统，这种印象的回流就会以越来越强的强度继续发生，在后来，病人会遭受与想法刻板相关的偏执。他知道这些想无法以这种持续的方式在他的灵魂里找到位置，但是他无法将它们驱散。他为什么无法驱散？因为在这上面，有一个有意识的灵魂生命，在下面，无意识的部分失控了。它不断地将一些想法推回到意识里面，然后就变成了刻板想法。

我们说到这个孩子的四肢消化系统发展的太弱了。这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的消化四肢发展太弱，人体组织的蛋白被阻止获得适量的硫。这样我们有了一个这样的四肢消化系统，产生的蛋白含硫过少。这是会发生的。在这种情形下，蛋白里的组成成分的比例异常。这样，我们的病人就有了我刚才所描述的情况，刻板，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在有机体中显现。

现在另外一种相反情形也可能出现。四肢消化系统的体质过于强烈的吸引硫。蛋白里面含硫过多。它有碳，氧，氮，氢，但是硫的比例过多。这样的四肢消化系统，因为这个系统的表现受到其中物质的特定组成影响，那样，它就不会有一种像之前的例子那样将一切推回去的冲动；而是，相反，因为蛋白含硫太多，印象会过强地被吸收，就躺在那里。

这和前面的演讲里面讲的情况不一样，在那里是在一个器官的表面出现了拥塞。那个情形是会产生发作。现在，我们呈现的不是拥塞，而是印象被吸收了，好像印象被吸进去了，所以消失了。我们说的情况是，孩子有印象，但是

没有缘由地，一种特定性质的印象就简单地消失在了含硫过多的蛋白里。只有我们能成功地将这些印象拿回来，把他们从硫蛋白里面抽出来，才能在整个身、心、灵的有机体建立某种平衡。因为印象消失在四肢消化系统的硫里面会引发一种灵魂高度不满足的状态；导致一种内在的兴奋，整个有机体都有种不安，有一种最为微妙战栗流经其中。

你知道，我总是说精神分析是彻头彻尾的不求甚解，因为精神分析没有关于灵魂、精神和肉体或者以太体的真正知识，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能做的只是描述。所以他很满意只是简单地说：“事情消失在下面，我们必须要把它们重新拾起来。”很奇怪的是，物质主义并不能够全然地探索物质的属性！不然，就应该知道印象的消失是因为意志组织里面的蛋白含有过多的硫。只有跟随灵性科学，才能够发现物理物质的特点和本质。

如果那些教育异常孩子的人能够留意孩子含硫过多还是过少就好了。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谈论灵魂异常许多不同的形式，但是你也实在应该抵达这样的状态，某种症状本身就暗示了对于问题根源你必须寻找的主要方向。如果我有一个孩子要教育，如果我观察到印象对他来说很困难。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前面的演讲所描述的情形，也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所描述的情况。那我该如何处理呢？

开始的时候，我看看这个孩子。（当然第一件事是去了解这个孩子，让自己完全和他熟悉起来，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我看着他，关注最为表面的症状，也就是说，头发的颜色。如果这个孩子头发很黑，我就不用在研究他是不是含硫过多，因为一个黑头发的孩子是不可能含硫过多的，但是含硫过少却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这样异常的症状在眼前，我也不得不看其他方面的原因。即使出现了不断重复出现的想法，孩子的头发也是黑色的，我也需要看看除了含硫过多之外的原因。而金发是太多硫的原因，黑发是因为人体组织的铁。确实是这样的，从有机物质实体的层面就可以研究心魂和灵性的异常。

让我们来看这个小火山，这个含硫过多的孩子，将印象吸入到意志的区域，在那里变得僵硬，不能出来。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觉察到这种孩子。他会遭受一种抑郁和忧伤的感觉。他身体里隐藏的印象对他来说是种折磨。我们必须要把印象提升到表面，不是以现今精神分析理解的方式，而是以真正正确的精神分析去处理。我们必须观察这个孩子，找出是什么样的事情倾向于消失在身体里。如果一个孩子遇到我们一方面有种内在的兴奋，而另一方面又有某种外在的漠然，我们就必须仔细观察直到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具体是什么事情他能够轻松记住，而什么会消失在身体里。那些不能返回到意识里的事情，我们必须重复地带到他面前来，以尽可能以一种韵律的节奏重复。在这个方向可以做很多，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的多。疗愈和教育，这种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并不依赖于制造各种精神和肉体的混合，而依赖于了解到底什么会真正有帮助。

所以重要的是，能够在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形下了解需要什么特定的物质；我们必须真正跟随能给我带来这种知识的道路。

我的经验中，我常常在华德福学校遇到这样的孩子，他们看起来特别的漠然，而同时又表现出内在是一种兴奋的状态。比如，在何可先生的班级里，有一个特别怪异的小人。他同时又兴奋又漠然。他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当他在三年级的时候，他的漠然让老师根本就无法教他任何东西，他无法把任何东西吸收进去，他学习的非常缓慢，也非常困难。但是何可先生刚从他身边离开，开始躬身面对坐在前面的另一个孩子，这个小火花就跳了起来，拍到他的背上！你看，这个孩子一面在意志的领域反应迅速，而一面在智性领域是无动于衷，这两者同时存在。

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孩子或多或少有这种气质。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样的孩子吸收外界印象的能力在总体上是局限于哪种特定的印象。如果我们有很好的灵感，它会来的，只要我們有了正确的灵心态度，我们就能为这个孩子找到某个适合他的句子（只是打个比方），并把这句话带给孩子。这就能带来奇迹。这只是引领孩子的整个活动和用力方向的问题，把它们转到某个特定的方向。老师必须做到这一点。只要老师不要尝试太过聪明，而是这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所看到的图景敞开，不要对这个世界过度思考，而是以这个世界向我们展现的样子抱持它。

如果你要教育特殊孩子的话，我现在想要说的事，是你必须严肃对待的。想一想，这是多么无聊，只要想一想，如果你要仅仅是带着一些概念经过这一世是多么的单调沉闷！现在很多人的灵魂生命是可怕地贫瘠和沉闷，只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就几个概念。只是拥有这么少的一些想法，人类太容易滑入腐朽。如今诗人要找到一种韵文是多么难；所有的韵文都被使用过了！在其他艺术方面也是一样；在每一方面我们都有过去的回响和提醒，没有什么新的可以做。看看理查德·斯特劳斯，他现在那么有名，而同时又受到那么严厉的批判。他在管弦乐中做了各种创新，仅仅为了避免重复那些一成不变的老套。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够开始去研究鼻子每一种可能的形状，那是多么有趣的时光！每个人的鼻子都不一样；如果你学会观察，对各种形式的鼻子有个很快的知觉，你头脑里的内容就会很快拥有了多样性，那么你的概念在内在变得鲜活起来也会成为可能。你会持续不断从一个想法转移到另一想法。当然，我只是拿鼻子举个例子。因为各种形状都向我们的感知开放，通过发展一种对形状本身的感觉理解，我们就能够培养一种灵魂的倾向，让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能接受到灵感。

如果你这样体验这个世界，不是思考，而是真正地注视，如果一个孩子内在是富足的，敏感和活跃，但是外在是漠然的，你就会发现，因为你有能力观察他，一些关于他和他的特殊体质的信息就会自己呈现给你，这就会给你提供

正确的想法。你也许会感觉：我必须每天早晨对他说：“太阳照耀着山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句子。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日常的句子。重要的是，这个句子要以一种节律的方式带给他。当这样的东西可以有节奏地带给他，就好像是从外在触碰他，那么所有的内在的硫元素就会被解负，就会变得自由。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们在幼年时期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以免后来会变成精神分析的宠爱的受害者，如果我们特别地考虑他们的韵律特点就能有很大收获，传递这样的句子给他们，有节奏地、不断地从外在给予他们。

和所有的孩子规律地做这种练习是很好的。这个工作很有益。在华德福学校，我们让学校以一首颂词开始，这种颂词本身是有节奏的序列，日复一日地浸润思考生命。这个练习确定会减缓有机体的过度吸收。

我们如果每天早晨让特殊孩子在特定的集体中，就是在为他们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有少量的孩子，我们肯定可以让所有孩子集中在一个团体里来开启每一天。这样会带来非常奇妙的事情。让孩子重复一种祈祷性质的颂词，即使孩子中很多人无法说一个字儿，你会发现这种合唱的感觉一种奇妙的和谐效果。总得来说，关键就是为那种印象倾向于要消失的孩子，通过这样有韵律的重复来引发某些印象，你可以每三周或四周改变印象，但是你必须持续不断地把印象从外面带给他们，这样会释放一些内在的东西，最终蛋白慢慢停止产生过份的硫。如何解释这一点呢？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是孩子的内在生命不会将印象给回去；也就是说，从下往上的力量太弱了，甚至是负向的。如果我们从上面带来强烈的东西，就会激发弱的部分变强。

假如我们面前的情况是相反的样子。假定我们的孩子已经开始显示出有刻板想法的倾向。这些孩子的印象不断反射回来；在他们的乳清里面有太少的硫。那我们应该做与之前相反的事情。当我们观察到同一个句子、同一个印象不断地回来，那我们为他创造一个新的印象（我们的本能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印象会合适）就会有帮助，以一种温柔的低语，在他耳边咕哝的方式带个他。

举个例子，治疗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老师说：“看，有红色”。孩子说：“这是块可爱的手表！”老师说：“但你看这个红色！”孩子说，“一块可爱的手表！”现在我们尝试着重复一个新印象，每次都更柔软一点，这样让这个新印象麻痹第一个印象。我们非常柔软地说：“忘了手表！忘了手表，忘了手表！”这样对孩子低语，你发现你会慢慢地将刻板的想法咕哝走了；因为你越来越柔软，刻板的想法就开始屈服，它变得越来越微弱。重要的事情是，当这个想法越是被大声说出来，它就越弱，并慢慢消逝。最终孩子就会克服它。所以，事实上，这样简单性质的治疗就能有很好的效果。

这样的事情能被了解该有多好！想一想在一个普通学校是什么样子。你有一个班级，班级里有孩子已经有了刻板倾向，虽然非常轻微。他们不会被转到特殊的班级，他们仍然留在自己的班级。也许这时候有个老师说话像打雷，吼

叫的声音几乎要让墙垮下来。后来，这些孩子变成有精神问题的男人和女人，遭受刻板。如果老师仅仅知道他应该常常更安静地说话，他应该温柔地对孩子说悄悄话，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多少都依赖于与孩子相遇的方式和对待他们的方式啊！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身体的治疗可以简单地与普通治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孩子的问题是印象倾向于消失，那么就要带着确定的决心开始与孩子倾向于在蛋白里面发展硫的强烈倾向作战。我们要确保孩子拥有正确的营养，在这个方向会有很好的进展。比如，我们给他大量的水果，或者水果做成的食物，我们就是在鼓励他的富硫体质。如果，相反，我们给源自根部的食物，富含盐的物质，然后我们就能疗愈这个孩子。自然我们不是要给他的食物撒很多盐，我们应该给予他富含盐的食物，因为那是一种已经消化了的形式。你看，你可以通过时时留意你周围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发现这种方法。（这里施坦纳博士讲述了他自己观察到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在一个地区的人口本能地喜欢一种特定的食谱，这种食谱可以对抗这个区域流行的疾病。）所以，这样的孩子，与其让他们长大后成为精神分析的对象，还不如在儿童时期给予他们适应他们需求的食物，一种包含着非常咸的食物的食谱。

现在来看相反的情况，孩子不能吸收印象，印象反流回去。这样的孩子缺硫，对他们最好的治疗是尽可能地给他们水果，他们很快就会获得对水果的味觉，并喜欢吃水果。如果情形变得绝对的病理性的了，我们也应该让他们吃有香味的食物；他们应该吃闻起来很香的水果。因为香味含有很强的硫元素。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直接用硫来治疗。你看，从灵性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就能直接被引领着找到所需要的疗愈方法。重要的事情是，你不要满足于仅仅对现象进行描述，那只不过是现象学，而是要像我给你演示的那样，进入有机组织的内在构造。

我们已经考虑了这样的异常情况，当人的下部分不能与适当地与人的上部分相适应，头部组织接收到的印象无法在消化四肢系统得到恰当的共振。那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形，人作为一个整体，自我体星芒体，以太物质体不能够彼此和谐。比如说，物质体太稠密了。孩子完全不可能将星芒体沉到稠密的物质体中。他在星芒体得到一个印象，星芒体能够激发消化系统里相应的星芒体，但是，这个激发不能传递给以太体，更不能传递给物质体。

如果我们对一个孩子说：“往前几步！”孩子没有能力做到。他不能恰当地理解他要做什么。也就是，他能够理解我们说的语言，但是他无法将语言传递给他自己的腿。就好像腿不想接收它。如果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让孩子做什么要使用腿的事情，他就有困难，他很犹豫要不要让腿动起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信号，他的物质体太硬，没有意愿接受思想。这个孩子表现出弱智的指症。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中，身体太过于沉重，我们会发现抑郁和悲伤的情绪也会出现。

另一方面，孩子的腿永远不会等待一个指令，而是永远都想不停地跑，那么我们这个孩子就有种躁狂的情形。这个倾向开始的时候只显现得非常轻微，但是我们是首先在腿上发现所有的现象。一个孩子用腿做什么，用手做什么，将这样的事情包含在我们的观察范畴是非常重要的。孩子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让手和脚歇在什么东西上，让它们垂下，那么他们有学习困难（弱智，大脑意志薄弱）倾向。一个孩子的手指在不断地动，触碰所有东西，脚朝各个方向踢，这样的孩子有变得躁狂的倾向，很有可能会有暴力。

但是现在这些肢体上显著的症状，都能在不同的活动中观察得到。在更为灵性和精神相关的活动中以一种更轻微的形式显现，但也是极有特点的。在很多孩子身上你都能看到以下的事情。孩子学会用双手去做什么事情的窍门，比如说，他学会了画脸的侧面。现在他就是无法停下来，他看见任何人，就立刻想要画他的侧面肖像。变得非常机械化。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征兆。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让他从这件事情里面出来。如果他要开始画一个侧脸，我可以跟他说任何话，我甚至可以给他一颗糖，但是他还是要画，这个侧脸一定要被画出来。这是当智性过度发展产生的与躁狂相关的品质。这个的相反面，也就是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冲动和渴望，即使所有的条件都是具备的，也有种动力不让思考转变成为工作和行动，这是可能要产生与学习困难相关（弱智，大脑意志薄弱）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是显示通过学习适当地控制肢体，我们就能够做一些事情，一方面对峙弱智另一方面对峙躁狂。这里又再次让我们转向治疗优律诗美。对于一个弱智的孩子，你需要将一种移动性带到他的消化四肢系统，这也会刺激他的整个灵性品质。让这样的孩子做R、L、S、I（see）的动作，你会发现有很好的效果。

在另一方面，如果孩子有躁狂的倾向，了解到这是与消化-四肢系统相关，你让他做M，N，B，P，A（father这个词的音），U（ruth），你会看到对于躁狂的倾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心里要非常清楚，在儿童身上，一方面物质-以太体，另一方面心-灵的连接有多么密切。如果我们永远将这点牢记在心，我们就会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

案例演示：大脑系统VS四肢系统

今天的演讲，我想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呈现在接下来的课程里，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很自然地我们会时不时延展或者修改我们的方法。开始的时候，一个孩子一会儿会被带进来，我们将这个个案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这个个案的历史是这样的：

这个孩子自从1923年9月11日就与我们在一起，那时他9岁。妈妈在怀孕期间状态很好；第五个月的时候，妈妈去西班牙旅行了一趟。生产过程很困难，孩子必须被翻转过来，用手术钳的帮助下才生出来。第一年，他非常好，很健康。根本就没想到有异常。在六个月有一天，他在太阳底下躺了很长时间，后来他出现了某种昏迷，然后他发烧了。母乳喂养只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从9个月到3岁，吃的都很少。这段时间，他对食物没有真正的欲望。在他过的第二个夏天，父母发现这个孩子眼神在变化，变得没有那么清澈了。在第二年，没有学会说话和走路，常常在早晨四点钟无缘由地尖叫大喊。他养成了一个所有孩子身上都不可能忽略的习惯，即，吮吸大拇指。因为这个原因，一个硬纸的夹板上到了他的胳膊肘那儿，在晚上双手也被迫穿上铝制的防护。这种防护穿了三年。这个孩子一直都发展滞后，五岁还不能连续地说话。然后到了换牙的时间，从七岁开始。换了中间的牙，但其他的上牙还没有换。“现在有没有长出更多新牙？”“是的，他长出了一颗新牙。”“前牙还少一颗？”“我看它已经长出来了。”其他的牙在他来的时候已经很强壮了。他母亲告诉我，孩子的父亲也是发展的晚一些，第二幅牙也是相当晚才换。

孩子来的时候，身体很虚弱。只有53磅。他的骨头很纤弱。手脚很大，不成比例。手很笨拙。外在的测试结果是负面的。他来的时候，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安，越来越难以管理。他的礼仪非常糟糕。身体的功能是有秩序的。

到今年的一月，这个男孩变得更安静，也更像一个人的样子。外在世界的事情开始吸引他，引起他的好奇。他身上开始发展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鼓励的一种品质，对于周围世界的关注。我指的不仅仅是智性上的专注，而是心灵和感受转向了世界上的事情。他对周围事情的见闻引发了他的好奇和惊讶。借助这个机会顺便提一下，对周围世界的智性关注永远都不会以疗愈性的方式工作，感受和意志必须要参与进来。而且这个孩子变得更友好；而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漠然地经过他人，现在他可以认出他们来了。引发他在任何方面的积极性并不容易。无论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做的不情愿。然而，在一月份，他成功地在编织这一方面获得了一些熟练技能。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技能一方面将孩子带入一种机械运动，另一方面让他能够专注，因为编织的活儿很容易漏针。他最喜欢玩的是一个小推车或者雪橇。他可以谈论他的小推车谈论几个小时。这会让你想起我昨天所说的症状。他学习说德语和理解德语是非常迅速

的。现在，你对直接的事实和发现有了一个描述。

现在如果你要自己开始来观察这个孩子，（对孩子说）来这里一下！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值得注意。我首先请你们注意孩子脸的下部分，发展的非常强。看看鼻子和嘴巴的形状。嘴总是微微张开的，这影响了牙齿的发展。注意这些事情很重要，因为它们无疑是与孩子的整个灵心体质紧密相关的。我们不要把事情想反了，以为嘴巴张着是因为牙齿形状的原因。（而是反过来，是嘴巴张着影响了牙齿的发展）。而这两者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孩子的下肢人没有充分受上肢人的控制和掌握。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很多事情就变得清晰起来。想象，你这里有上肢人，这个神经感官人。它工作于人的整个其他部分。因为，你知道，这是在人的第一发展阶段发展最好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力量是从胚胎时期带来的，在那时它是最为高度发展的力量。身体的其他部分或多或少依赖于形成上肢人力量的影响；而下肢人直接从母体的体格形塑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只是间接地受形成下肢人力量的影响。

你下巴这里看到的形，下巴当然属于肢体系统，应该完全被纳入头部系统。但是这里，头部系统不够强，无法充分将肢体系统带入进来，结果是，外在力量太强地工作于四肢系统。看看一个形塑很好的人，下巴与头部的其他部分是和谐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神经系统在最高程度上是消化四肢系统的主人，没有外力施加不需要的影响。如果头部系统不能够控制身体的其他部分，那么从外来的力量就太强地工作于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们面前的孩子，我们有对于这一点的清晰证明，如果下肢人与上肢人有个和谐的关系，他的手臂和腿应该有个恰当的比例，而事实是它们长的太大了。因为外力过度工作于它们了。（看，他乐了！我想Fraulein B在问他为什么他的嘴巴要张着，他的回答是：“让苍蝇飞进来！”这是他的一个相当固化的想法。）

所有的描述都首先是因为有机体上部分的虚弱。看看他这里，头部（前额）两侧都很窄，往后压迫。那么这个孩子就有窄头的症状，标志着孩子的智性几乎没有被意志渗透。这部分（头的后面）表现被意志渗透很强。头的前部分只是受经由感官感知能得到的外在影响，而头的后部分受到各种形式的外在影响。所以，这里（头后部）是你看到的是手臂和腿异常表现的一个起点，大脑在头的后部分增大扩展。

研究这样的一个孩子可以非常的有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孩子比很多正常的孩子都更有趣，虽然与一个正常的孩子相处更容易，也更愉悦。

整个头部组织的这个（前额）部分由整个有机体的其他部分供给物质。以物质的方式存放在这里的，不是力量，而是物质，完全来源于营养。而这个部分（头的后部）的物质不是由食物供给，而是由通过呼吸和感知而获得的东西供给，其源头是宇宙的。在物质的角度，头的后部的源头是宇宙。而前额，我们说过，被挤到一起。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一种纯粹机械的损伤，要么来自于

出生的时候，或者来自于怀孕的时候，一种机械的损伤，只能看做是业力的工作，因为它与遗传的力量没有关系。作为这样一种挤压的后果，头倾向于不让足够的物质（作为营养吃进来的食物）带入到其中来。在前额的这部分对营养的需求这么小，它也没有倾向工作于抵达这里的营养。所以通过观察头部的外形，你就能够了解孩子一定在某个时间是没有胃口的（案例中提到孩子9个月到3岁没有胃口）。所以，在前额，通过营养所接收到的累积是不足的。

对于整个肢体系统的控制不足对于呼吸系统也有影响。整个呼吸系统也几乎不受控制，呼吸有受到干扰的倾向，不轻松。这与整个下巴的形塑也是相关的。下巴接收到大量的空气，太多了，实际上。结果是，物质在下巴和在四肢积累过量。所以这样的孩子有这样明显的症状：吸入没有与呼出有个恰当的关系，相比呼出，吸入太过旺盛了。结果，孩子没有办法在其身体里面发展合适和必要的碳酸含量；他缺少碳酸。所以你看这里清晰地展现出了一个事实，一个缺少碳酸的人的四肢会发展过大；而对于人来讲，四肢系统又基本上与运动的一切都相关联。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在生命进程中，一个人的整个运动系统都应该逐渐成为智力的仆人。

（对男孩说）安静地站一会！到我这里来，做这件事情！（施坦纳用手臂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抓住什么东西；但是男孩没有做这个动作。）

没关系，我们不应该强迫他。你看见了吗？让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困难的。他对他的消化四肢系统没有恰当的控制。如果他有的话，他就会像我给他演示的那样抬起他的胳膊。这与第二幅牙的晚出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牙要以合适的方式长出来，神经感官系统必须与四肢消化系统有合作。这两个系统共同工作是换牙的基础。这些现象都彼此紧密相连。

那这些现象的结果是什么呢？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消化-四肢系统还没有发展好，当然年幼的孩子都没有发展好，他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没有人注意到有什么事情不正常。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很是长大了一些，这个一直存在的异常才有可能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也自然能预期，对于那些依赖于上肢系统对于下肢系统控制的能力，也就是，说话和走路，会发展的相对晚。在非常幼年的时候，怎样的教育对他是合适的呢？很显然，应该作出额外的努力在他学会走路之前就开始治疗优律诗美，即帮助他的四肢做优律诗美的动作。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以这种方式做的运动会在神经感官系统里面有个映射，在那么早的年纪，一切还都很灵活，实际上头的尺寸都可以长宽一点。在合适的时间在孩子身体上制造一种有合适的形的运动，就可以对于头的形成有很大助益，你会对这个方向的成果禁不住欢喜雀跃。但是我们面前的这个孩子，他的头骨本身被外在压力变窄了，肯定很难让头长更大了。

我还在从事教学的时候，有一个11岁半的异常男孩，让我来教。我在《我生命的故事》一书中写到过他。父母和家庭医生都黔驴技穷，不知道该把这个

孩子怎么办。他本来应该去学点买卖，想起来都可怕！每个人都对这一点狂热，除了母亲之外，她很淡定。让孩子去学做买卖对极其尊贵的城市家庭是多么蒙羞啊！但我不是要对这件事有什么评论或者批判。这个男孩患了脑积水，还有其他症状。我要求这个孩子完全由我处置。不久前他在“人民学校”（14岁以下孩子的小学）的最低年级的入学考试中彻底失败了，从这里这可以判断他那时的程度。他在分配给他的时间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用一块印度橡皮将一个抄写本蹭出一个大洞。他还有一个奇怪的也是唯一的习惯，就是不想吃桌上的食物，而被当作垃圾扔掉的土豆皮却吃得有滋有味。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孩子已经进步到了可以加入“高级中学”（十一二岁孩子的语法学校）一年级了。事情的关键是关注和照料都聚焦于四肢的运动；这样，脑积水的情形就消失了。头变小了，清晰地表明在这个方向上可以有很大收获。而我们面前的孩子，头骨是受了外力的冲击受到挤压，所以头想要任何变大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是可以获得一些进步的。

那现在问题是：从我们对孩子的观察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指引呢，我们该如何开展对他的教育呢？对于我们教育者来说最为重要的事实是，孩子必须将灵心本质带入其力量没有得到和谐发展的身体。这背后有复杂的业力。信不信由你，这个孩子是个天才。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根本不理解我们在说什么）我是说，根据他的业力经历，他本应该是个天才。而他发现他在如今的情形下（当然他不得不以这种情形出生）他无法发展出因由他的经历存在于他身上的可能性。从这个方向看，存在异常。我们自己选择了父母。但是这个选择让他处境艰难，他透过他艰难的身体条件看这个世界。因为他的上肢人和下肢人不能和谐地一起工作，导致身体变得僵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有机体变硬的情况。当孩子醒来后，星芒体和自我体不能潜入有机体。它们碰到像一堵墙一样的身体。

但是现在整个专注的能力，我们拥有的对我们周围世界倾注注意力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的灵心能不能恰当地介入物质身体。假如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开始的时候，程度还很浅的时候，表现为一种笨拙和不灵活。如今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都有这种痕迹，表现为灵心不能恰当地介入物质身体。我的体验是，请抱歉我尖锐的断言，大多数人是相当不灵巧的！他们很难发展出巧劲儿。如果我将华德福学校里的800名学生在我脑海里过一遍，我不能说有任何大比例的人有显著的心灵手巧。无论你去哪里，你都发现星芒体和自我体都无法以应有的方式流进物质体。原因可以追溯到我们生活在智力主义全面开花的年代。属于心智和灵性活动的思考，只能抵达人的骨头，而不能抵达到肌肉。一个想要使用骨头的人是不能因此而变得灵巧的。人的智力系统只是调适自己进入到骨骼系统，但是为了让骨骼系统活动起来，需要肌肉的帮助；而当今自我体和星芒体能够潜入到肌肉系统的能力是令人惊讶地小。这是为什么呢？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智性时代没有虔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教堂里的各种教义并不是为了产生深刻而真诚的宗教。要发展骨骼之上的肌肉依赖于这个世

界有伟大的人可以让我们尊为榜样、视为英雄。一旦人可以仰视伟大的灵魂，肌肉和骨骼之间就能产生恰好的交互作用。我们面前的这个男孩，从开始他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缺乏兴趣。

这个孩子身上也深刻印证了我之前告诉过你的事情，即思考本身是不会变化的，一个人的思考是不可能有误的。问题的核心是他是否在合适的场合创造了思考，是否创造了太多或者太少的思考。思考本身是外在以太的反映。

当问及这个男孩，他为什么总是张着嘴的时候，他回答：“这样苍蝇可以飞进来”，这是一个超级聪明的答案。不过这个思考被错误地应用了。如果他在后来的生命里用到这个思考，想象一个要发明的机器，那么这个思考可能被转化成为一个绝妙的发明。想法本身是正确的，合适的，因为它们是宇宙以太的一部分，他们被包含在宇宙以太的思想构成里。

灵心应该有能力通过自身的肉身层面与外在世界建立适当的连接，这是极其重要的。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时，我们要工作于一个双向原则，我们在他面前放置尽可能少的印象；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让这些少的印象彼此相关联。我们给出的一切指令都应该呈现尽可能简化，包含尽可能少的元素，这样它们就能被快速感知为一个相关的整体。我们留意这一点，事情就变得能处理。现在，我所说的，不仅仅适用于教育这个孩子，也适用于其他孩子，如果要让孩子们做事情，我们要费心去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注意力。对于那些不能从身体里面出来，不能将灵心带入身体从而成为身体主人的孩子，要努力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兴趣。假如我们要让孩子画画。首先我们要避免焦虑和担心孩子是否会搞的一团糟（这个警告在华德福学校也是必要的！）如果老师要致力于在课堂结束的时候一切都完美的干净和整洁，那么我们就跟随了一条错误的原则。整洁是非常次要的。老师要不断地观察以确定孩子对于双手做出的每一个单独的动作都是有专注的。这要求老师自己完全“临在”。老师整个时间都“临在”并且全然的清醒，不容许自己思想恍惚或者模糊。

“看！现在拿起你的笔刷！横着刷过这张纸！”如果整个过程我们都不断地唤起兴趣和注意力，我们就已经做了很多；我们发现，直到孩子12、13、14岁，这样的方式都可以在让有机体变得更柔韧和灵活。我们继续的时候，发现可以像这样同孩子讲话：“看！看见那里有一棵树吗？我想你们画一棵树。看看它的树枝！你能在你的纸上给我看看树看起来是怎样的吗？”

你必须整个时间都在“那儿”。“看，来了一只小马！他在奔跑！”同时，你让孩子注意树、马等等的颜色。“现在墨索里尼来了，它是一只狗，要和它打招呼了！小狗朝着小马叫，小马的腿做这样的动作！”你必须让整个故事非常生动。这种生动鲜活地参与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本身是灵性的展现，是具有感染力的；这种生动鲜活会真实地传送到孩子那里！你发现，如果你要以这种方式帮助孩子，你需要充沛的热情和活力。如果你很沉闷或者冷漠，如果你喜欢坐

着，讨厌站起来，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想要不断唤起他活动和运动，那么你在教育上做的任何事情都会不有成效。因为重要的不是你预备好了有各种各样完备的工具和方法，而是在每一个情形下做那个特定的情形需要你做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孩子，你必须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包裹进谈话中。这个孩子开始不交谈。现在他能说了。听，你们会看到他在这个方面进步了多少！

（对孩子说）你记得吗？有一天你告诉我一匹马来了？现在告诉我，这匹马有多大？你把它带出去了吗？

“是的，这匹马一天到晚在Sonnenhof（瑞士Arlesheim的特需儿童之家）到处跑；然后它躺在草地上”

“下雨的时候它在马厩里吗？在那里还有一匹大马吗？”

“是的，大马名字叫Markis。”

你看，你可以这样和他谈话，他加入进来了，和你开始聊起来；而在以前，他只是对你吼叫和咆哮。另外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的。他来的时候只说英语。他非常快就学会了说德语。你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漂亮的例子，语言是如何淌入以太体和物质体的。但是比起其他孩子，他自己语言的结构更牢牢地固化在他身上。这个孩子让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机会去研究语言的结构是如何固化下来的。他不说“*Ich bin gewesen*” (I have been)”，而是说“*Ich have gebeen*”。他非常好地找到通往德语的路，但是把英语的结构和形也带到德语里来了。他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表达。他不说“*Geh weg!*” (Goaway!)，而是说“*Geh aweg!*”你看英语语言是这样牢固地在他身上扎根了的，从这点你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有多么僵硬。如果你竭尽全力让他说话，用各种方法去让他说，比起大多数孩子，他都需要克服强大的东西。他所学的东西会僵死地沉在他的身体里。带入生命给他，不断地带入新生命给他，就能使得他的僵硬的身体内在变得柔韧和灵动。如果你能让他说“*Ich bin gewesen*”，对他来说就是真正的成就。因为这意味着你唤起了他内在的灵活性。我们不要尝试着喋喋不休以强迫他说对，而是要通过对话的方式，不厌其烦地把孩子裹进谈话当中。这样的孩子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对他有兴趣，对他正在做事情的也饶有兴趣。对于他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些他显然非常熟悉的事情，我们问一些相关的问题，这样努力让他明白我们关心他所经历的事情。这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不难去意识到治疗音语舞对于这样的男孩有多重要。假如他做R和L的动作。R是一种“转动”，什么事情转动起来了，在旋转。这样你马上就有了灵动性。你们大多数人都在参加韵律诗美，也知道L代表什么。想象一下当你说“L”的时候舌头在发展什么样的形塑力量。“L”是一种标示着屈服和顺从，调整自己以顺从什么东西。这就是这个孩子的有机体所需要的：要变得柔韧和灵

活，这样才能准备好去调节自己。然后你记得我说过，在他身上，吸入过程太重过于呼出过程。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刺激呼出过程，这就是“M”所发生的事情。“M”尤其属于呼出。当做优律诗美的“M”时，整个肢体都需要来帮忙。现在，“N”能将我们带回到智性的领域。所以我们要和这个男孩相应地做R，M，L，N。你看，一旦我们有了这个男孩状态的全面图景，我们就知道该做什么。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也首先应该了解每一个特定的音的真正本质，在优律诗美里面完全自如；然后我们另一方面对孩子的有机体也要能看得清楚并能够得到理解。这两件事情都是完全可以学会的，不过这两者都在现今的教学法中是完全缺失的。

对于我们面前的这个孩子，我们通过画画引领他学会写字，比起其他孩子对他来说更为紧要，这点勿需我强调。所以我们应该像我之前所演示的那样用画画的方式开始教学。

我跟你描述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帮助你清晰了，这个男孩的以太体和自我不能穿透物质体和以太体。我们必须去帮助它们。所以我们必须用医疗的方式干预。是什么需要我们的支持呢？是神经系统，因为它是星芒体和自我体的基础。那么怎样加强神经系统呢？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有三种医疗的方式。一种是吃药，一种是输液，一种是沐浴。如果给一个人吃药是工作于哪里呢？基本上是工作于消化系统。你认为吃进去的药只是简单直接工作于消化系统。如果你要帮助韵律系统，你就输液或者注射。如果想要工作于神经系统，你就给予沐浴疗法。砷对于星芒体的灵动性有强力的效果，它需要灵动性才能潜入物质体和以太体，砷也能工作于星芒体的形。可以观察得到，经过砷浴的人的星芒体就直接滑入物质体。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孩子需要在星芒体和以太体及物质体之间产生和谐，砷浴就是显然的疗愈方法。按一定的比例放入一定量的Levico水（一种含有铁砷的spa水），让孩子在里面泡澡。这会工作于孩子的神经系统，并增强星芒体。

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需要我们的帮助。头部的力量对身体其他部分的影响太弱了。我们需要帮助从头往四肢系统流淌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流在生命的早期尤其强大，在换牙到青春期仍然维持着，甚至在这段时间有所增加，在这段时间的末尾比7岁、9岁或者11岁更为强大。我们可以利用脑下垂体的分泌物来增强这股力量从而帮助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间的恰当关系。这对这股力量是一个助力，从头部系统的方向给消化系统实施一种和谐的影响。所以，我们同时治疗脑垂体，进行砷浴，以及优律诗美治疗。同时做这三方面的工作，就可以帮助这个男孩。

最后我想让大家再次关注我所说的永远保持鲜活和敏捷，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完全临在。尤其在教育发展滞后的孩子，这样的需求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善良的意愿要达成这一点，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在

人智学运动下的研究和工作会让我们在所承担的事情当中更容易保持全然的清醒和敏捷。在我们中间，确实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工作倾向。当一群人智学者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人常常感觉到一种痛苦。空气中那么沉重！没办法让人们前进！如果一个人开始一个讨论，其他的人就不再张嘴；为什么呢？他们的舌头很沉重，比铅还要沉重！他们的脸拉的那么长！没有办法让他们看起来开心或者欢笑！你知道教育这样的孩子的教育者最为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吗？是幽默！是的，真正的幽默！生活中的幽默！你可能掌握了每一种可能的工具和方法，但是除非你具备必要的幽默，你就无法教育这样的孩子！

必须对人智学运动里到底什么是“运动”、什么是灵动性有一种理解和感受！我不会展开这个主题，但是我确信，如果要回答在某个情形下该做什么，我回答“要有热情！”你就不会不理解！热情，就是真正所需要的！尤其是在面对特殊需求的孩子时。

这就是我今天向要对你们说的事情。

第7次讲座

1924年7月2日

在转到另一个案例之前，我想再谈一下昨天我们关注的那个男孩。

因为在这个男孩身上我们的确能看见一系列超现实的事实得到显化。在他刚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的确，他带着这一点来的——他会说他右手的食指上有一个小精灵。他总是，一贯地，称这个小精灵是“Bebe Assey”。他和它交谈就像和一个同类交谈一样，对它说话，聊天，完全把它视为真正的个体存在对待。我必须告诉你另一个怪事。这个男孩会时不时地会突然发生一种变化，就像我们在狼人故事里读到的那种变化。例如，他会在一段时间里认为自己是一头狮子，并像狮子一样咆哮踱步。他有没有认为自己是其他动物呢？不管怎样，他最喜欢的动物是一只狮子。这个迹象显示的是这个男孩的星芒体没有处在良好的工作秩序之中。星芒体按理说应该直接潜入物质体。但实际情况却是，星芒体的一部分残余被留在了外面。因为显然，这个“Bebe Assey”只不过是男孩自己星芒体的残余。如果星芒体的一部分留在了外面，就会被外部世界进入的一个客体存在赋予灵魂。当然这是可能的。然后主体和客体可以彼此完全融为一体。对我们教育者来说最主要的事实是，由于有机体变硬了，星芒体不能完全进入它。假如你要把你的星芒体从物质体中退出来，那么你的星芒体就不再是完整地在你的身体内跳动，星芒体就会开始以所有可能的变形来显现，它就会开始呈现出动物般的形状。因为当星芒体从物质体和以太体中松开来——可能仍然离它们很近，可能仍有一半甚至四分之三与它们结合在一起——但是，星芒体在任何程度上一旦独立于物质和以太体，它就开始以动物的形式显现。所有这些症状都是这个男孩特别突出的特征，它们显示的是，在他身上星芒体和以太体及物质身体之间恰当和谐的关系是多么难以建立。

现在我们将继续看另一个孩子。让我告诉你这个案例的历史。

母亲说孩子晚出生了四个星期。在怀孕的前四个月，母亲还在舞台上，时常需要做很多跳跃动作。后来，她摔了一跤。孩子在2岁三个月（两个版本，一个说是3个月，一个说是2岁3个月。在《The children of the curative education course》一书中说的情况是，母乳喂养6个月，然后是保姆带。可能喂的过多，便秘和腹泻总是交替进行。CJ注。）的时候，遭受消化困扰。他直到两岁才能

站立。在头四年里，他比较淡漠，但是对食物却贪婪。他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R，这是最不寻常的。他甚至哭的时候都发出R的声音。在第四年，他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单个的词。然后他开始做语言练习，他必须把句子顺着说倒着说。这个练习是在我的建议下做的。在他学说话的同时，他开始坐立不安，不停地动来动去。他睡得很少，根本不容易睡着。到了晚上，他又兴奋又累，但是无法入睡。他贪婪地吃东西。

看这个男孩的外表，无法判断他有多大。他现在六岁九个月，离七岁不远了。但是你看，他整个物质身体组织的发展是滞后的。这个头太大了，虽然不是特别明显。总的来说，这个男孩是滞后的。在生命的第一阶段，从出生到换牙，是身体组织应该特别活跃的时期——就在这个时期，这个孩子的身体组织是不活跃的。我要提醒你们，我所讲述的关于身体组织在第一个生命阶段的内容——它是遗传的有机体。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遗传的有机体，孩子在第一个阶段所拥有的、所居住的有机身体，是遗传的。吾(自我)组织现在(将近7岁)才开始涌现出来，但它没有能力带来变化使之不同于第一个有机身体。因为现在活跃的是以太体，男孩的以太体极大程度上适应了第一个七年的身体模型。这个男孩换牙也迟了，这事儿还没有开始。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发展的迟滞。

现在我们要考虑医学上的事实。

我们发现，这个男孩有一个相对较弱的星芒体和一个较弱的自我组织，它们不能够对抗遗传的有机体取得进展。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个遗传的有机体自身也还是很小。孩子晚4周出生这个信息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是因为孩子太小了；因为孩子太小了，他要停留在胚胎期比通常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在十个月亮周期结束的时候他还没有发展完全。现在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孩子怎么会处于这种状态的？这位母亲在怀孕的头四个月里是在舞台上表演的，这给与了我们一个解释。她是一个独立剧团的成员，狂热地工作，毫无疑问，她以一种热忱和信仰跟随她的使命。这意味着母亲的星芒体承受了相当程度的紧张，就以这种方式设置了星芒体：让其活跃于不能在生长上做什么工作的方面，活跃于智力能力方面。星芒体在胚胎时期被设定的时候，孩子的智性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于是，我们处理的这个发育迟缓的病例，其原因要回溯到胚胎期。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治疗这样一个整个发展都落后了的孩子。

正如你们自己所看到的，他的星芒体仍然是相当没有力量。在最初的四年他是淡漠的，除了物质体方面纯粹的动物本能之外，什么也没有发展出来。他对食物很贪婪，很晚才学会说话。然后，就像我告诉你的，他学会说的第一个音是R。

(转向那个男孩)说“Robert runs！”(男孩用低沉而咆哮的声音说这句话。)你看，他和R这个音完全匹配。别忘了，这样的症状可以表达整个生命状态！想想怀孕时的母亲。想想她是如何在舞台上不断地自由舞动。然后试着进入R的存在和特征，我们在优律诗美讲座中把它描述为与旋转有关的音，你发现母亲的戏剧表演在男孩的言语中延续。这一事实具有压倒性的意义，足以让所有其他事实都失去意义。我们获得了对此情形获得一个了不起的深刻洞见，而这个洞见是我们想要清晰了解这个孩子的状况需要理解和掌握的。

让我提醒你们，生命的头几年应该发生的事情是，人的四肢消化系统是由强大的星芒体和自我来调节和安排的。这个孩子星芒体很弱，无法完成它的任务；因此我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两种我们必须仔细留意的症状。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出席了我为解释人类大脑的真正意义的那一场讲座[1924年3月2日]。我谈到了整个人类组织——我们体内所承载的一切——如何被划分为构建过程和分解过程。后者总是与排泄物相关，因为这些就是在分解过程中留下的遗迹或残留。让我们先看看这个男孩的头。在头脑中，正在发生一个分解的过程，一个破坏的过程。你知道，心魂的智力活动，只要利用头作为其支持的器官，心魂的整个思考和感受活动就完全以分解过程为基础。在这个男孩，分解的过程不得不由一个弱的星芒体进行，本身是不规律的。废物没有规律地排泄出去，它们仍然留在那儿；而且，它们没有变得足够硬。在这里我们与脑积水的实际情况无关，只不过你看到的是头部里面的大脑太软了。现在把你的注意力转向大脑的镜像——也就是，肠道。它也不可能有序，也不会有序。肠道的活动永远也不可能有序。不规律的大脑活动和不规律的肠道活动是互相平行发生的，尤其是在儿童身上。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马上做这样的决定：我会确保肠道活动变得有规律——并想象，这样你就能给大脑的活动带来秩序。如果你想调整后两者，并使它也和谐，你就不得不用医学知识来工作。

然后，他对外部世界的心灵态度也是杂乱的。试着让这个男孩做一些他完全理解的事情；他只会咧嘴一笑。他不会清晰地将你所说的吸收进来。

关于这个案子，我后面还会说更多。

我现在只想补充一点，关于他在四岁时开始的言说练习，无论何时以这种方式进行言说练习，首先顺着说，然后倒着说，都有助于调节以太体与星芒体之间的连接。那个时候给男孩的做这个练习就是目标明确的：让星芒体和以太体之间和谐合作。

孩子需要的是能感受和感知自己的物质身体。在感知的时候，生长的力量将同时暗示自己进入物质身体。因此，我们必须为他选择治疗优律诗美练习，让他“发现”自己的物质身体。E(Eh, gate的音)在这里特别有用，因为在Eh 里让人在自己的有机体中触碰到自己；还有U(Rune的音)和O。选择O是因为它有调节的作用。选择U和Eh是为了帮助孩子在自己身上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孩子，任何有助于掌控自己身体的事情都是好的。除了治疗音语舞和言说练习，我们还和他做了什么？他和大家一起画画。他当然要画画，他马上就要到上学的年龄了。这个孩子的进步可能很慢，但进步是一定会有的。

(下一个孩子被带进来了。)

我在旅途中认识了这个男孩。一个相当难艰难的孩子！他十一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这个男孩是独生子。报告里说，尽管说这位母亲在怀孕期间过着不明智的生活，但分娩是正常的；她喝了很多酒。据说，在头三年里的发展没有任何特殊的情况特征。我们稍后再谈这个问题。事实上，情况并不可能完全如陈述的那样，因为孩子三岁时突然生病，高烧，夜间抽搐，发作持续很短的时间。然后发作在一段时间内变得非常频繁，通常在夜间发生；后来，发作频率大大减少，平均每三个月发生一次——这些发作有我们之前讲到的抽搐的典型症状——而且发作是从第四年后开始的。在此之前，有机体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迫使星芒体撤退的程度；器官的外部覆盖物——外壁——还没有到开始排斥星芒体的时候。抽搐时，是完全无意识的。我们知道发作通常就是这样。剧烈的抽搐，尤其是发生在身体的左半部分；眼睛也转向左边。之后他精疲力竭，经常发生呕吐。

你看，这意味着，当孩子到第三年的时候，器官的外壁开始阻留星芒体，不允许它通过。所以发生抽搐。由于我向你们解释的原因，抽搐与意识的丧失相关联。现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孩子的星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突破了器官的外壁，所以孩子在潜意识里，半有意识地做出了努力。而他努力挣扎的时间与发作的时间一样长。然后他赢了，但结果是，相比以前的情况有机体里出现了某种空洞，这种反常现象表现为剧烈的抽搐和痉挛。

而你了解，人身体的左半部分比右边弱得多。当发作结束的时候，星芒体想要获得自由，它会自然地试图向有机体较弱部分那个方向逃逸——也就是说，它会试图逃向左边。这也是孩子把眼睛转向左边的原因。JENA的医生说，一年前，在一月份，孩子得了脑炎，是吗？当时，在消化紊乱和发烧之后，他出现了严重的抽搐。所以在这里，是胃的紊乱引发了一个大发作出现。两周后，孩子基本恢复之后，出现左臂和左腿瘫痪——最为典型，也容易解释的现象。因为，你看，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孩子无论何时经历紧张，想要让星芒体通过；他做出这些努力并成功了，在他成功地把星芒体推出去的地方，他都会在其背后意识到一种空洞。然后，他抽搐，让他的星芒体身体——向左——逃出去。

观察这个发生的过程很重要。对于人体组织来讲，任何从外部进入有机体的东西，也就是说，有机组织本身没有做好适当的准备而强行进入，都是对人体的毒害。假设星芒体经历了从右向左的位移，这种错位持续进入以太体——如果移位严重的话，这是很可能的——结果，物质体也被卷入其中。然后，一种毒素就慢慢渗透到左侧身体，外在就呈现为瘫痪的症状。给这个孩子按摩了三个月后，瘫痪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但是还有些虚弱，你还是可以观察到这种虚弱。(转向男孩，递给他一个物体)像这样抓住它！你看，他的左臂笨拙。

自从1923年1月以来，发作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现在只持续很短的时间，通常是在睡着后九个小时到来。孩子会突然大叫，醒来，站立起来。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观察到有严重的胀气——一种典型的症状。目前，这个男孩几乎每周都有一次发作，但不会失去意识了。也不会发生抽搐。发作过后，他会突然站起来。1924年，胛胝体穿刺，但没有结果。我们最近尝试的方法是用乳酸钙治疗。这个孩子睡得很晚，经常说梦话，尤其是晚饭如果吃得太晚的话。食欲很好。他不喜欢水果、蔬菜或任何酸性食品，但对肉类有明显

的偏好。现在消化还算不错，早些时候，他有便秘的倾向，而且很快就累了。这个男孩想象丰富。他对每个人都友好，但不特定对任何人有特别的情感依附，甚至对他的父母也没有。他性情急躁，喜爱动物和植物。而且，他有一个



Figure 4

[Click image for large view](#)

极为典型的特征，我们不能忽略，即他是大大的话痨！那是疾病的一部分。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需要；他就是必须喋喋不休。我认为，这孩子的行为本身就会向你揭示他病情的真实情况；你只是观察他，就不由自主地看到所有的一切。

不过，我必须请大家注意这个案例的另一个特点。这个孩子现在正处在第二个体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这样的阶段，因为他已经11岁了；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情况是，由于母亲在怀孕期间没有明智和谨慎地生活，喝了很多酒，（遗传的）有机体模型本身已经衰退了。现在根据整个举止和行为，孩子的第一个身体，即模型身体，极有可能超级不正常。尽管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我们也强烈地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分娩可能来得太早，也许提前了两周——母亲未能维持自己机体的状态，没有提供一个胚胎可以充分发展各个方面的生长环境。在怀孕期间服用酒精往往就是如此。给我们的报告指出，孩子头三年的发展没有任何特别的特征或症状。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父母没有能力观察到微妙的偏差和异常。星芒体(和自我)组织就是挂在脖子或嘴的区

域，从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孩子一定是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感觉到说话的需要。它们应该一直都很难以潜入以太体和物质体。在头三年里一定有种紧张兴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模仿的能力，并让内在有机器官的脉冲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有了——在到了三岁半的年龄，到了在头七年的一半——当自我和星芒体无法从头部组织的方向恰当工作时自然会呈现的反应。这些器官——它们逐渐进化并将在7岁完成这个进化——就会萎缩。那么这个男孩的器官为什么发生萎缩？因为孩子没有经历整个胚胎期。如果孩子经历了整个胚胎期，器官会被塑形得更完美。事实上，他没有充分发育的模子。因此，就在三岁半这样的重要年龄，器官要开始成形，模子不给力，而出现了我们所讲述的状况：星芒体想要穿透整个组织，穿过器官的外壁，但无法通过；在这种情况下肠胃紊乱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如果星芒体不能使得恰当的流从头部组织流入四肢的话，那么肠道和整个消化系统必然会虚弱。自我体没有恰当地置于其中。

现在想一想这个脆弱的消化组织，也就是说，消化的力量弱，自我体没有恰当地置于其中。这个消化系统对于属于消化组织特定活动领域的食物都不能容忍。

想象这个植物在你面前。

人的哪个部分是植物的根的活动领域？是在头部组织。叶子的活动领域在韵律系统；所有以果实或者花的形式发展的工作于肠道，整个消化系统。这样弱的消化系统与植物的上部分没有亲近感。另一方面，这个男孩的星芒体自由地躺着，在腹部没有抵达消化组织，所以渴望吃肉。（你知道，人的星芒体，因为其特性的原因，是强烈渴望肉的。）我们还看到这个男孩不喜欢任何酸或酸性的东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酸性物质以特定的力量工作于星芒体。如果后者已经恰当地潜入了机体之中，那么它就会在物质体上卸载它所接收到的酸性影响。但是，如果它没有正确地进入物质体，那么这个星芒体就会对到达它的酸性影响痛苦地敏感。从这样的观察中，你才能真正了解有机体是如何工作的。当我所描述的这类异常现象出现时，胃紊乱就不足为奇了。胃功能紊乱只

是新陈代谢异常的症状。疾病完全存在于这个异常之中。因为症状只是它引发的情形，所以发作的发生总是发生在胃功能紊乱之后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说过，在1923年1月之后，发作的特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在孩子睡着之后9小时发生。他突然尖叫，醒来，伴随着肠极端胀气。目前大约每周发作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局面一开始似乎是非常严峻的，不过，它是具有希望的特征。因为它们是恢复的迹象，是以自然的方式正在好转的迹象。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一种危机，它在内在以爆炸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正在慢慢经历它应该发生的所有过程，我们不能期待任何别的东西。为什么会在睡着后九个小时出现发作？因为那是星芒体身体开始其返回的旅程准备进入物质体的时候。它仍然很难回来，它无法进入；它不停地潜入，然后又被驱赶回去。你完全可以想象所有的症状是如何接踵而来——醒来，尖叫。然而，当星芒体一旦进入了整个机体中之后，对它来说呆在那里一整天就更容易些。极度胀气的产生是因为星芒体没有被完全纳入肠道组织。星芒体的相对独立和脱离造就了这个男孩灵魂生命的典型特征——不断地说话，容易兴奋，想象生动。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首当其冲的是要从星芒体中移除——它强大而独立地工作——所有的可能性，使其无法发展对适应以太体和物质体的进程形成障碍的力量。当你让孩子像今天一样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立刻看到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他的玩具必须从他那儿拿走。那个玩具对他的灵魂是一种真正的毒药。他最需要的是想象力被激发出来——而这只有当他必须处理一些还不完整和不完美的物件时才能发生。必须鼓励他尽可能多地画画，最重要的是要塑形，要雕刻。给他一块木头，并鼓励他把它“塑造”成一个人的形状。这就是他此刻所需要的教育手法。我们必须避免让他接触已经完成和完美的东西，我们的目标是让他自己不断地将东西做出来，这会使他的四肢动起来。我们尚未这么做，但这是这个男孩所需要的。

这个男孩的一个特别的特点是，不是某个特定的器官不让星芒体通过。而是所有器官整体都是这样，不让星芒体通过；所以很容易发生畸形。当星芒体成功地潜入之后，它总是通过左侧逃逸，瘫痪的症状会出现在左侧的危险总是

存在的。他这个年纪还不太要紧——因为症状很轻。但是，症状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导致更严重的瘫痪。

如果除了给这个男孩他喜欢的食物之外，也给他一些极少量的酸性水果，会对他有帮助。（你还记得，我们解释了他的体格本身让他特别不喜欢所有的酸性食物。）如果这么做的话，他在抓取喜欢的食物时，也会取走你放进去的极少剂量的酸。你要做的是，把很少量含有酸性果汁的菜先放到盘子里，然后再放肉。这样你就可以让他习惯随着肉吃非常少量的炖水果。

然后，无论他是否能取得进步，都要以华德福那种合乎情理的方式，给他课程。我们应该让他做优律诗美练习，不限制在特定的声音上，而是和他一起做任何能使四肢运动起来的动作。这样我们可以加强四肢，鼓励其给与星芒体形态。男孩的状态是，他自己帮助自己进步。

另一方面，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孩子是非常难处理的，因为你面前有一个小恶魔一样的存在。你必须认识到，孩子的物质身体保持多小，而他的星芒体长得多大，无法适应物质体。他的星芒体有多大，物质体就有多小。事实上，这个孩子在其星芒体之中变成了一个真正演员，而他并不了解这一点。假如你不是让一个老师，而是让整个教师团队来上表演课，给予每一个同事设定特定的任务，通过这种方式训练他，确保他只是持续做一个小鬼头，教演员们发R以及相关的音。

尽管孩子表面上很安静平和，但实际上他是非常兴奋和激动的。所以，我说，在你的面前实际上是一个恶魔样的存在。在这个男孩身上绝对有一个超感官的灵存在。你面前坐着的孩子身上有一个加诸于他的存在，一个小矮人样的小人。另一方面，即使男孩只是在放松地闲逛，演员也一直都全然存在，做着各种侧空翻，等等。所以，这是个极难触碰到的孩子。你对他的身体做出的任何尝试——除了治疗优律诗美和言说练习之外，这些旨在工作于物质身体，并对智力方面产生影响——只会从他变化无常的星芒体得到回应。你无法通过物质体触碰到他。很可能的是你像巫师的徒弟一样将不守规矩的扫帚劈成两半，但是你最终要对付的不是一个扫帚，而是两个。如果你真的能通过物质身体触碰到他，很可能你的干预会让他的兴奋不安反而加剧了。那么，与这个男孩有关的主要问题，就是你一直在面对一个异常活跃和不安的星芒体。

如果我们想教育这个男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课程应该这样去安排，与我们通常做的截然相反。通常，我们重视将课程的进程逐渐引向一个戏剧性的高潮。对于这个男孩，兴趣的逐渐提升之后必须马上反转，将热度降下来。戏剧性的品质必须消退并平息。对他的所有教学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必须有耐心和毅力来贯彻执行。首先我们必须彻底唤醒孩子的注意力——他当然对星芒体所发生的事情全然无知——但是，任何真正具有想象力的事情都会帮助你触碰到他的星芒体。创造最为珍贵和生动的故事，成为一个在孩子周围创造丰富想象的创造者。慢慢地将一个故事带入到高潮，你就全然地进入了他的潜意识星芒体之中，然后你必须反转，试图让其热度降下来，尝试着将兴趣的流推回去。也许你可以取笑故事中的某个事件，让乐趣消损一点。也许你可以嘲弄这个男孩着迷的故事主角，你可以说：这个伟大的英雄，无论什么时候，在开始英勇的行为之前，都必须耍弄他的鼻子！用这样的话去笑话已经引起他兴趣和热情的英雄的私密行为。你可以继续，直到整件事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但是注意，你不能毁了孩子的乐趣，你必须小心，这个反高潮，发现它是如何像肥皂泡一样消失的过程，也同样是伴随着愉悦和欢乐的。当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当你在解构你自己先激发起来的内在过程的时候，孩子的星芒体就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物质体。

如果你有耐心对这个孩子进行这种教育，把自己变成一个创造故事的人，然后故事变得具有讽刺性，结果什么也没有留下。如果你有耐心这么做，那么在九岁或十岁的时候，孩子可以开始自然地成长。这将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早就创造好的超级想象体就会变回去。现在存在的症状会在你治疗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对于这样的现象，最没有效率的事情就是直接工作于现象本身。尝试让他戒掉R是无望的，就像魏玛的一个演员，即使他不是一个孩子。他有一个习惯，在说每一个单词的时候着重每一个音节。这位演员永远也无法像我们那样说“Fréunderl”，而是严格遵循同样着重两个音节的原则。因此，他习惯于说“Fréundér!l”、“Kópfchén”、“Kíndléin”。直接对抗这种症状是不可能的。让这个男孩不再说、也不活在“R”里也是完全徒劳的。这只会让他空虚，懒惰，消极。而，如果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对R的偏好就会自行消失。

第8次讲座

1924年7月3日

首先，亲爱的朋友们，我想给你们看看这个男孩在这里画的画，我们稍后再谈。他画得很好。他对细节有一种感觉；这些画证明了他对细节的清楚把握。例如，请注意，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每件事的感知是多么的准确。这是另一个，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计划和安排他的照片。很明显，他喜欢以他在学校学习做事情的方式来做事情。我们学校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每个孩子都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方式填写图片。正如你将看到的，我们是经济的，并且总是使用纸张的两边。(转向男孩)现在请允许我在黑板上画你。这就是我要你做的！(另一个孩子被带进来了。)把小的带过来，这样最好。

只要看一看脑积水孩子的头有多大就行了！我们现在将讨论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头部实际上是64厘米。当我们第一次接纳这个孩子时，测量值是44厘米。[如果报告准确，这必须指儿童第一次被带到诊所寻求咨询的早期时间。]二月二十五日将近54厘米，到4月7日，它已经增加到56厘米，在第7至11号之间，它变得更大了。4月19日测量值超过58 cm，5月28日上升到近61 cm，7月1日上升到64 cm。否则，孩子的身体发育就一点也不异常，就像其他孩子一样。他掌握一切，他有很好的胃口，除了一次危机，他一直很快乐和快乐。

你可以通过观察那些当然是普通大小的小耳朵来了解头部的大小；你同时会注意到放大的开始位置。它开始，你看，在这里，然后继续朝这个方向。脸不受影响，有一点肿胀，但没有扩大。当你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认为他是用他的眼睛来感知事物。事实上，他对光线的印象不过是一般的印象，根本就没有精确的印象。

现在，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悲惨的事实，就在我来这里讲课之前，我收到了一封电报，说孩子的父亲死于心脏病。

如果你把这个孩子看作一个整体，并把它与胚胎的形式和比例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孩子身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巨大的胚胎！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一直处于胚胎阶段，他在胚胎后阶段的生长继续符合胚胎阶段的生长规律。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地缩小头部的大小，这必须归功于促成

扩大的内部趋势正在发挥作用的非凡力量。然而，我非常希望，在达到某一点之后，我们一定能够使头部与身体其他部分更接近和谐。这孩子在其他方面都是个很快乐的小家伙。

当我们研究人性的谜语时，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这种反常现象给整个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光明-不仅对人类的生活，而且对整个宇宙的生活都是如此。(从案件历史中摘录了一些内容。)

那孩子来找我们时才六个月大。他出生于去年八月，并从我那里得到他的名字：就在我离开英国的时候。出生是正常的。这位母亲在整个怀孕期间都很强壮和健康。请仔细注意这些事实，稍后我们必须找到它们的解释。让我请你特别注意我上次说过的话-母亲在怀孕期间感觉特别好。在这段时间里，她做了大量的打字工作。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没有什么奇怪或不寻常的东西。记住这一点：在出生时-也就是说，在他从胚胎状态被释放的时候-这个孩子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表现。你看，胚胎状况自始至终都是正常的；直到孩子开始用肺呼吸时，才开始出现异常。脐带绕在脖子上；羊水中含有胎粪。这个婴儿重5磅。出生后两周，他抽搐，一次孤独的攻击；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它提供了第一个明确的证据，表明自我组织和星芒体身体发现不可能进入物质和以太身体。那孩子用胳膊在他周围打了一拳，脸色发青了。蓝色总是一种无法潜入身体的迹象。如果它是非常显著的，它有一个更个别的意义。它可能只意味着星芒体在诞生时就有一个强大而明显的结构。因此，你知道，这是可以发生的，就像歌德一样，他生来就很忧郁，只有在一段时间后才能被诱导接受星芒体和自我组织。当然，在我们面前的那个孩子身上，抽搐(和蓝色)发生在后来。据说上半年的发展是完全正常的。这并不完全正常，但是头和四肢之间缺乏正确的关系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就没有被观察到，直到后来才被注意到。这孩子是母乳喂养的。头部在出生时就显着地小了，这表明在神经和感官组织的任何弱点中都找不到问题的原因。从9月开始，我们被告知，头部的大小开始逐渐增大。当然，它开始的时间早于此。母亲还没有认为头部异常的时候，它一定已经增长到相当大的规模。只有当发现孩子在一周内体重增加到将近1磅时，才注意到头部的增大。在12月中旬，头长19英寸。这孩子很安静，也不多哭，他无动于衷。眼窝绷紧。食欲很好。满是脓的水泡开始在头部的皮肤上形成。食欲和排便情况良好。然后孩子被带到我们身边。

当这样的案例提交给我们时，我们必须做的是把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只要简单地看着孩子，我们就能观察到什么-然后，从这些事实出发，赢得我们的胜利，让我们能够“看到”孩子的精神。经过一系列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孩子身上带着一个星芒体，它清楚无误地承载着母亲星芒体身体的特征。母亲当时当然在场。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像这里所揭示的那样，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自我组织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自我仍然是最基本的，它让人想起一个自我组织，比如孩子在怀孕的第六个月或第七个月。事实上，这名儿童仍处于这一阶段。由于星芒体身体是如此强烈的发展，自我组织似乎错过了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和发展中的分享。现在，在孩子出生后，由于这个强大的星芒体，他在胚胎时期所拥有的所有力量都保留在他的体内。

现在让我提醒你们，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胚胎时间的方向实际上还在继续，结果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一个孩子在母亲身体之外的发育仍然与它在胚胎时期的发育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我们该怎么解释呢？儿童在出生时所经历的身体性质的根本变化首先与呼吸系统有关。这个孩子与外界的空气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这种与空气的联系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而是慢慢地建立起来的；在它延伸到整个有机体之前，还得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非常清楚，与空气的联系从一开始就对生物体产生了影响。然而，在整个有机体中完全建立这种联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由于胚胎力量继续像以前一样发挥作用，如果婴儿期发展到我们面前的儿童身上，那么可能经常没有任何可能在生物体中表现出来的破坏的迹象；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有一个极端的幼稚的例子，即胚胎组织被简单地保留和继续。

现在，胚胎组织的特征是，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头部组织和一个小的身体。头部组织的起源完全归功于宇宙力量的合作。在胚胎状态下，几乎所有与头部组织有关的事情都被视为宇宙力量的产物。母亲的子宫提供了一个地方，可以保护正在进行的工作不受地球力量的侵入。你必须认为母亲的子宫是一个身体器官，它包围着一个空间，将这个空间与地球的影响隔绝开来，这样它才能被单独用于宇宙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母亲的子宫里有一个与宇宙直接相连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宇宙的影响可以自由发挥。在那里，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头部组织的发展向前推进。

当母亲子宫中的人类力量到来的时候，只要这些力量真的能接收到孩子-当子宫中的这些人类力量开始作用于孩子的时候，那么 新陈代谢和肢体组织开始让自己适应这些力量。在这个孩子里，宇宙力量只是继续他们的工作，进入胚胎后的状态。宇宙力量在这里占据了本应由通常儿童在地球上的发展而得到的力量和力量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在新陈代谢和肢体系统的发展方面。由此得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假如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呆得更久的话。当然，这是一个荒谬的假设，但假设这孩子呆在那里已经过了十个月，那会发生什么呢？头部会继续生长，四肢也不会发育。因为在那里，在母亲的子宫里，只有地球外的宇宙，在人类中，才有机会成长。

现在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状况？在这里，我必须说，这是最重要的，确实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在我们将要一起谈论这个奇怪的案件的那一刻，一封电报被递交，告诉他父亲死于心脏病发作。我明白了以下几点，后来我从母亲的记忆中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有必要问她：“怀孕的时候，你的灵魂不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吗？”我甚至把这个问题说成如下：“难道你不为孩子没有留在你体内而不是来到这个世界而感到遗憾吗？”母亲同意了这一点。她把自己与孩子的全部联系建立在胚胎期的密切联系上；就她的感觉而言，情况是，她后悔不能把孩子留在子宫里，她感到遗憾的是，她的孩子因出生而被撕掉了。母亲的这种感觉一方面指出了她和孩子之间的一种特别强烈的业力联系，另一方面也为她提供了条件。在胚胎时期活跃的力量能够留在孩子体内。你看到，灵魂的异常开始于母亲，就像你自然会期望的那样，以如此深的业力联系，将自己转移到孩子身上。

生活中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很难总是看到每件事都有其正确的联系。然而，很多时候，事实本身会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让我们去感知；而它们就是在这里这样做的。看看发生了什么！从孩子出生到现在还没有一年，父亲死于心脏病。在这样的事件中总是有某种联系，它们并不只是“发生”。这位父亲患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脏病。现在，你知道心脏病和四肢状况之间有多么紧密的联系。在某些心脏病的影响下，腿部的组织会立刻变弱，因为只有肢体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即关节组织和滑膜液，才会因心脏病而受损。然后你必须记住，在遗传的关系中，受父亲影响更大的是肢体组织，母亲则是头部组织。现在想象一下，怀孕发生了。在某些情况下，父亲将其组织的力量转移到孩子身上的能力可能会转移到孩子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在母亲的影响下的总组织

必然会经历一种不协调的发展。现在你有了解释，那就是母亲喜欢在她的子宫里生孩子。这是因为孩子几乎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遗传的力量，因此母亲能够做出主要的贡献。

在这里，你有一个关于我们面前的案例的描述。你必须知道，这种情况是典型的许多儿童患有异常。因为你在这个孩子身上观察到的是婴儿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婴儿，也就是回到胚胎状态的婴儿，你会在儿童发育的各个阶段找到各种形式的婴儿。这是一种胚胎状态，就像一种生长过度的植物一样，在后来的发育过程中蔓延开来；但是生命的第一个时代也可能会这样做，它的工作范围超出了牙齿的变化。或者，就像这种不能正常生长和发展到胚胎后的状态一样，男孩或女孩也不会以正确的方式成长到生命的第三个时期。有些孩子在外表上已经到了青春期，但他们的全面和完整的体质并没有成长到介于青春期和二十多岁之间的那个时期。相反，在那个时代，孩子们保持着在第七年和第十四年之间起作用的力量的方向。事实上，一连串的婴儿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这里有一个绝对激进的例子；幸运的是，从医学和教育的角度来看，你应该有机会在这个极端的情况下，在较小的程度和较不明显的情况下，观察到大量落后儿童的情况。

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们的目的是为明天进行有关病例的治疗和病理学做充分的准备，因此，我将仅限于描述。对于这些案例，明天我们将对其进行审议，得出结论，并谈到它们的教学方面。

在讲课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倾向于问一个男孩：“他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来示范呢？”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问题，因为当你以一种普通的肤浅的方式认识他时，你只能找到一个心地善良而友好的小男孩，他只会学绘画。其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当你和他说话时，他回答得很恰当，而且非常友好，事实上，他是个小男孩，你可以随时和他愉快地交谈。不是吗？那些与他有关的人会告诉你们，正如我所说的。你不会注意到这个孩子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也许你会对自己说：“奇怪的人-这些人智学者！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诊所治疗，而他们一直都是孩子，很可能被其他孩子当作榜样！”事实是，那男孩是个盗贼。你不会想到的！但这是由于盗贼癖的一个特征，即它几乎完全孤立于灵魂生活的其他部分。在这个男孩身上，你会发现意识，一般来说，应该把它的光投射到人类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件和行为中，只是被他的盗贼行为拒之门外。你会有一

种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自己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知之甚少，尽管他是一个最聪明、最狡猾的人，而且请注意这一点。他在伯尔尼上学时必须被开除，在另一个城镇上学时也是如此；他把一切安排得如此巧妙，以致当局不得不千方百计才能确定驱逐他的理由。

这孩子在这件事上一点也不利己主义。他很有能力以这种诡计多端的方式把偷来的东西送给他的朋友们，或者把所有的东西都花在某种欢乐上，以便给他们带来快乐。整个情况导致了一种不完全有意识地说谎的特殊形式的发展，因为他自己并不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件的细节没有通过意识之光被照耀出来。他将讲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来解释他如何被某种物体袭击的，当然，他只是把这些东西偷走了。他会带着真正的羞怯，向你展示他如何发现这些东西的，以及它们都在哪里，并讲述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些盗窃案发生的方式确实有些不妥。如果我能理解的话。韦格曼说得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男孩似乎成了一个行为端正的小家伙，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不知道他拿走了什么东西，就会发现有人从口袋里漏掉了什么东西。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不同的人会开始发现他们的东西正在消失。因此，我们将同时面对这两个事实。一方面是关于诊所里的东西去物质化的奇怪报告，另一方面是知道这个男孩是被迫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学校的。因为我们从他过去的历史中就知道了这一点。这两个事实并行不悖。

而且，你也会同意，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况，突然被置于必要的地位，以为可能也是某个成年人拿走了这些东西！我们目前在诊所里有52人，可能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一个根本不知道的人。一个人所知道的是，一个精神主义者将有一个伟大的机会来做一个充分和彻底的解释，事情如何去物质化！可以建立一个关于物体非物质化的完整理论。

我们把孩子带在诊所里，我希望你们观察他，注意头部组织在这里(在太阳穴)是如何被压缩的，以及在这里是如何分开的(向后脑勺)。至于灵性发现，它们的大意是，星芒体身体中属于几个器官的部分特别发达，特别是在左侧。在外表上，你不会发现关于这个男孩的其他什么值得注意的。

现在又能把另一个孩子带进来了。我们明天将讨论治疗方法。

(下一个孩子被带进来了。)看看她！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很迷人，不是吗？看看她可爱的金发。一个有趣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小女孩身上。有一天，孩子们单独在一起呆了一段时间。他们相处得很好，就在前天你看到的那个男孩想到，他必须去找把剪刀。当然是这个小女孩让他拿剪刀。作为一位彬彬有礼、听话的小绅士，他把剪刀带到了她面前。她做了什么，但剪掉了她所有的头发！正如你所看到的，一点也不像一个传统的年轻女士！现在我要特别提请你注意她可爱的蓝眼睛，然后是她的白发，有着美丽的光泽。你可以立刻看到，这个孩子很硫磺。她的行为也是如此，特别的含硫量。一个可爱的孩子，但有着强烈的硫磺特性。她总是精力充沛。(女孩咬着施泰纳博士的手臂。)她只是在咬我的袖子。她出生时体重略低于四又四分之一磅，但已经在子宫中呆了整整9个月。因此，胚胎期是以正常的方式进行的。这孩子吃了七个月的母乳，一岁就学会走路了。这是一个相对较早的年龄学会走路，但没有异常。她还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说话。发展继续呈现出正常的面貌。到她一年半大的时候，孩子已经不再尿床了，虽然白天她还在尿尿，但是晚上再也不湿了。在这里，你看到，已经是一个异常，因为事实上，孩子的组织中的这个弱点只在星芒体存在的时候，而不是在星芒体身体被移除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

一年半前，她三岁半的时候，注意，这正好是头七年的一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第二个时代的对应时刻，也就是在第七至十四岁之间的一半时间-当时是三岁半，这孩子头痛发高烧，然后马上就患上了麻疹。她是个容易生病的孩子。从那时起，她就特别烦躁和激动。这位母亲也同时患上了流感，自那以后也一直焦躁不安，很容易心烦意乱。你看到了母子之间的平行。这个孩子的胃口总是很差。然而，她是一个美丽的，强壮的小女孩，有着强大的四肢。然而，正如你所知道的，就物质而言，肢体的组织并不是从食物中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呼吸和感官活动从宇宙中建立起来的。正是在头脑中，你才会发现这种缺乏食欲的结果。食欲不振，这当然意味着营养受损，会影响孩子的头部活动。这个小女孩活泼而富有想象力，不仅在她的身体里，而且在她的思想上，她是不安分的。从她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的想象和幻想不是来自头部，而是来自四肢。她的头部组织非常薄弱，四肢组织特别强大。显然，她的幻想生活来自她的四肢。

这个孩子经常做不安定的梦。现在，重要的是要注意她是如何做梦的-特别是，梦是在睡梦后发生的，还是在醒来之前发生的。到目前为止，根据这份关

于她的案例的报告，只有前者得到了观察。但清醒的梦也必须受到观察。如果我们能时不时地把她和她联系起来，他们就会发现，当他们以这种方式被回忆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揭示出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许多东西。我们必须让她告诉我们。

这就是我想提交给你们的三个案例。明天我们8：30再见面，谈谈治疗方法。

1924年7月4日

昨天我们关注了几个孩子。对于特殊孩子的治疗问题必须像这样子用实例的方式来探讨，因为特殊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方向，每一个实例本身都是单独的情况。要学会如何处理特殊孩子，唯一的方式就是将自己投身于一个个单独的案例，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获得处理其他案例所需要的能力。

昨天我们了解了那个12岁的男孩，我描述他有盗窃癖。我给大家解释了从灵性视角可以识别出这样的盗窃癖是因为星芒体之内的阻碍使得他无法获得通常属于尘世人的判别能力。在这方面，你必须认识到，对事情的感知需要道德考虑的一切事情，与道德有关的每一件事，只在尘世间存在。我们很可以说——当然这会被当今的浅表思考所误解——当尘世结束的时候，一个人进入超感官领域时，我们在地球上所熟悉的道德判别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在那里，在超感官的领域里，可以说，道德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需要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出现时，道德判别才开始。对灵性世界来说，善与恶只是一种特质。有善的存在也有恶的存在。就像你无法说狮子应该像狮子还是不应该像狮子一样，在你离开地球的时候，也无法说善恶应该或不应该是它们自身的样子。这样的说法预先假定了选择的可能性，说“是”或“不是”的可能性，只有在属于人的组织里面，人类共同生活在一起有社会交往的时候才出现。像盗窃癖这样的疾病，由于我们所说的阻碍，他的星芒体还没有进化到足以发展出对道德判别的敏感。因此，当这个男孩对某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的时候，他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据为己有。他不理解它可能“属于”某个人，“我的和你的”这样的概念对他没有任何意义。星芒体没有足够深地进入物质世界，他无法理解所有权的概念。

这和一个人是色盲的现象一模一样。对一个色盲谈论颜色是没有用的；在高层世界里谈论所有权和非所有权也同样没有意义。这个孩子没有足够深地进入物质世界，以至于在他听到人们说什么东西“属于谁所有”时，无法赋予任何意义。在他身上特别强烈的是发现——他发现了某些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或者让他感到惊奇的东西，这种发现使他充满愉悦和兴趣。他的理解能力就只能到这里了。他的星芒体就是没有渗透到意志的区域，而是或多或

少地停留在智力范围。这表现在他的意志器官在侧面发展受阻。结果是他会将智力上认为是好的东西应用到意志里去。如果同样的缺陷在智力中显现出来，孩子就会迟钝又愚蠢；如果在意志中表现出来，就是盗窃癖。

这类异常非常难以对付。因为在可以坚定对抗这个问题的重要年纪，我们往往会完全留意不到。在很小的年纪，孩子很自然地模仿，他看到周围发生了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人们在他的行为里无法识别出盗窃癖倾向。只有在换牙后，这种倾向才会变得明显。然而，在换牙的时候孩子仍然没有足够深入地进入物质层面，还没有发展出道德判别，只是感觉：我喜欢的就是好的，我不喜欢的就是不好的。也就是说，他的判断，局限于审美的角度。因此，老师应该让孩子仰视他，以他为榜样，由此来唤醒孩子对善的感觉——“善”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华德福教育中，特别重视在这个年龄段让孩子感觉到权威。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应自然地热爱、仰视他的老师。然后，老师总是以能够唤起孩子的兴趣和喜悦的方式来说什么东西是“善”的，而以引起孩子反感的方式来说什么东西是“恶”的。要达到想要的效果，自然地接受老师的权威当然是首要的、必须的条件。如果对于所谓的正常儿童来说这是必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类儿童来说，必要性就高到无可出其右了。在所有教育中，孩子对老师的信任和信心才能对进步产生真正的贡献；在对待特殊儿童的时候，孩子与教师之间的恰当关系从一开始就绝对是必须是可以信赖的。

对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学习，我们不要忽略观察一个孩子的整个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幼儿因为他学到了什么东西而变得非常快活和激动——我的意思是，在换牙之前——比如，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正在学习说话的孩子沉迷于自己获得的技巧和知识，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这个孩子可能有什么不对劲儿！后来成为盗窃癖的孩子，在幼儿这样稚嫩的年纪就会发展这样的自我主义，比如，当他们学到一个新词的发音时，可能会满足地吧嗒舌头。这在很小的孩子身上很少见，但发生肯定是可能的。

我们要获得这种能够“预见将来”能力，能看到这种特质在未来可能会演变成什么。对医生和教育者来说，比他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原则是理所当然的——他应该对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发展出一种感觉。你不应该像伍尔芬那样(见第二讲)；而是你应该能够说这样的话：对于一个孩子

的成长，当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环境！如果一个幼小的孩子习惯在他学到一些新东西时满意地吧嗒舌头，那么，这种在智力领域习得某些东西的喜悦会在换牙的时候转变成一种明显的虚荣；孩子会变得虚荣，也会在其他事情上自负。如果在换牙的时候，一个孩子有种对漂亮衣服的渴求——仿佛是天生固有的倾向，这就应该引起人们严肃的关注。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两种可能性。

这个孩子可能出生在一个地区——为此我们可以想象某个很小的领地——人们习惯于一种轻松的生活，让事情自然地发生，他们把军事看作是保卫领土而必需存在的事情，他们对此并没有热情，如果有的话，也是造作的。然后，在七至十四岁期间，在孩子周围的所有人都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一份子一个人应该做什么。这个男孩长大了，如果没有特别注意让他有一个可以仰望、爱戴和尊敬的人——在这个年龄段，这个人不一定是父母——那么这种智力倾向就会滑进意志的领域，盗窃癖就会出现。

另一种情况，孩子不是生长在军事被视为麻烦的负担的国家，而是周围环绕着某种普鲁士主义(只是就这个特定案例假定的特点)，情况会怎样呢？在这里军事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必需，而是一种给人巨大喜悦、一种令人赞叹和崇拜的事情，是无论甘苦都要忠贞的事情。孩子不是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而是被送去学校，然后再去上大学。现在，对另一个男孩毫无价值的特质转变成了对他的巨大优势。我们谈到的在儿时就存在的倾向，在他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者时找到了表达和圆满的途径。他致力于准备显微镜幻灯片，他要各处寻找可以带到显微镜下观察的东西，以这种正常的——同时也是不正常的方式，满足自己获取东西的渴望。这种冲动体验到充分的满足。因为这个男孩已经进入了偷窃的习惯无用武之地的环境；如果什么东西被“拿走”，那拿走的东西不会让人们把偷窃的概念与之联系起来。这样盗窃癖就进入地表以下。这个男孩后来会成为生理学讲师，他的时代最著名的生理学家。但是盗窃癖习性的某种东西一生都在他身上保留着，只不过它与某种对战争的热情联系在一起。而且现在这种热情改变了它的活动范围，被他在演讲中所使用的意象取代，这些意向都是关于战事和打仗的。然后，奇怪的是，这种倾向在某种情形下可能退化成为一种虚荣心。他很可能被这种感觉

抓住：他演讲中使用的修辞手法是他自己的财产，其他人没有权利使用。如果某个有点天才，胆大妄为的淘气学生，他在考试的时候冒险地使用同样的修辞手法，这个学生一定会不及格。如果同时，他到了吧嗒舌头的境地，情况就会很严重。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类事情时，一旦我们有了理解和洞见，洞见本身就会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法。我们要决心使自己熟悉生活的各种面向和层次。这样当有些特征出现，指向这个或者那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能快速捕捉到。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在心理领域，你可以采用的治疗手法。你必须培养你的创造力，给这个男孩讲一个故事，他的这一特点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你给他讲一个人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清晰地呈现出这个人至始至终只不过是给自己挖一个将来会陷进去的大坑。如果你以真正的热情发展故事中的戏剧性人物，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前提是你持续努力不松懈。

此外，你还需要同时给予这个孩子治疗，他必须接受脑垂体和蜂蜜注射，因为颞叶发育受挫，我们必须尽力刺激生长的力量，以对抗这种畸形。治疗性韵律诗美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必须用巨大的能量执行。所有属于元音的动作，男孩必须用他的腿来做。因为我们所要做的是从意志中祛除智力因素，同时使得活在元音中竭尽心力和努力奋斗的品质进入意志。

最后，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对孩子的权威，我们应该有可能非常直白毫无保留地和他充分探讨这件事，让他明白这种习惯是多么令人反感。但这事儿不能做的太早。这件事应该带入他的智性理解，但是太早尝试会毁了一切。我们最开始必须用故事来工作，然后逐渐诉诸于智力。对于这样的事情极难说什么成功。不过，如果很早的时候，症状一旦呈现，照顾孩子的人就立刻开始讲恰当的故事，那么许多盗窃癖根本就不会成为盗窃癖。这样的故事一般都会起作用，但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像这个男孩这样的情形，是确定可以取得好结果的——不过，如果这个习惯已经深深扎根了，也许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现在我们来谈昨天谈到的另一个困难的孩子，他还不到一岁，脑积水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治疗的确非常困难。我们在这个孩子身上观察到了什么？什么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

首当其冲的是神经和感官系统的过度兴奋。正是这一点使头变得如此之大成为可能。神经和感官系统明显的兴奋总是表现为头变大。然而，我们必须小心，要看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测量值。如果一个人的身形总体偏小，而头的尺寸和一个高大的人一样，那么对他来说就有个大脑袋。在探讨非异常的情况时，不能忘了这一点。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个孩子是不正常的。他身上神经和感官系统异常敏感和兴奋，是胚胎时期所处的情形诱发的；我昨天向你们解释这个情形是由于在胚胎期父母的影响以不对等的方式进行合作。

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使得孩子更接近正常？任何能刺激神经和感官系统的东西都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被隔绝在外。相应地，我们把孩子关在一间完全漆黑的房间里，所以当他躺在那里的时候，他总是处在安静和黑暗之中，不会接受任何印象。事实上，我最初高估了这些方法能起到的效果，因为孩子实际上对光线还没有反应。他对光的接受性极弱；因此，隔离光就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尽管如此，这是可以继续的原则——让孩子生活在安静和黑暗中，让他周围有尽可能少的印象——然后意志的冲动会从内部唤醒，反作用于神经和感官系统。这是我们要遵循的第一条原则。

我们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通过适当的介媒来影响神经和感官系统。我们一直将片麻岩作为内服药物。直接使用石英会诱发休克，我们要竭力避免；而使用片麻岩，石英影响的效果会更分散。在石英中里面工作的力是强烈的“放射光”，像矛一样锋利；而在片麻岩中分布着同样的力量，但它们温和地工作，分散在有机体中，轻轻触抵四周。在这里高效能的片麻岩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我们必须设法使神经以及意志区域的兴奋状态平静下来。你要记得，对于小小孩而言整个人都是神经和感官系统。洗罌粟浴就可以实现。所以给他用罌粟洗了澡。

当你看到面前像这个孩子呈现的状况，案例观察和可能的治疗，两件事应该总是并行发生。现在我要给你们讲述更多呈现给我们观察的症状，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我所说的重要性。开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注射治疗期间，温度下降了。然后马上就发现头的尺寸有变大。孩子白天睡觉，晚上哭。当

我们晚上开始给他洗罂粟浴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大便很硬，根据白天还是晚上洗罂粟浴而有所不同。早晨和晚上星芒体与物质体的联系非常不同。

我们必须调节从消化系统方向工作于大脑的过程。你很容易就会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母乳都不能让这样的孩子受益。（你知道，一般情况下，母乳都有一种内在的倾向，能自然地从消化系统转移到神经和感官系统。）因此，我们在3月初停止了母乳喂养，从那时起，孩子就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营养。我们给孩子喂了花蜜——一些植物的花里面含有的花蜜，花蜜能加强意志里的自我。通过添加一种在花里面酝酿的营养——在花的区域以寄生的动力生长出来的东西——我们工作于孩子的内在个性，我们试图唤起这种内在的个性，并让其活跃起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当你要着手这样一个计划时，必须决定一个恰当的实施时间，然后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充足的准备。反复总是会发生，如果是外行就很容易做出误判。我们在这里有记录显示，孩子吃花蜜几天后，大便变软了，随后出现腹泻。然后停止喂食花蜜。腹泻停止了，6月11日至12日晚上出现了危机的情形。孩子哭闹，呜咽，尿了很多尿；每一次呼气都很急促；左腿出现抽筋，左臂变得紧张和僵硬；囟门也非常紧，反射动作更明显。采用了热敷以及罂粟汁敷，之后孩子睡着了，第二天他的情况很好。食欲正常，排便也很好。你必须明白，不可能避开这种危机——除非也准备避开所有治愈的希望！因为我们在有机体中做的工作，一定会在某一时刻表现为这样的危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当然有必要立即进行干预——正如韦格曼博士所做的那样，使用热敷和罂粟汁敷后，危机以恰当的方式消退。对于这种危机，唯一的建议是绝不要惊慌，也不要失去警惕。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一切要应机而动。关于这个情形，我想和你分享一个我的体验。消息传来说，孩子状态很差。韦格曼博士本人对此只字未提，因此我感到放心，并确信这是病情必须要经历的发展过程。你知道，你必须始终为疾病的自然发展做好心理准备，这是必需的。然后，其他不了解情况的人在病情发生转折的时候感觉到害怕和心烦意乱时，你就能够很安静地听。这个病例，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首先必须完全清楚，我们做的是需要做的事情；这样我们也可以放心，事情应该怎么发生就会怎么发生。当然，对危机保持警惕是极为重要的，并在危机来临时给予它们一切需要的关注和照料；但我们必须知道这样的病例危机定然会发生。可怜以及类似的感觉只会使人

不安、烦恼，没有帮助。可怜的情绪是最无用的，这样我们只会感到困惑和错乱，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就是客观地面对形势，做必须做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治疗的主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目前还不可能在心理-教育治疗方面做任何事情；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提供安静及尽可能黑暗的环境。然而，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将分解原则引入有机体，取代目前向水元素、液态方向工作的倾向。水本身是不解体的，它只是流淌、扩散。我们要增强可以促进分解的力量。铅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在铅中有诱导分解最有效的媒介。无论在哪里看到在分解本应发挥作用的地方构建的力量却疯狂发展——在这个巨大胚胎一般的小婴儿身上观察到的基本现象不正是构建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吗？——无论什么时候你看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开始铅疗法。尤其是注射铅，会有卓越的效果。铅是如何在有机体中发挥作用的呢？人们使用铅来治疗已经有几千年了。对这种事情有了解的人已经注意到了铅的药用影响，但是对于铅的作用的认知在逐渐消失，今天它又从不同的角度受到关注。现在考虑一下——在整个地球上，在哪里能找到最强大的解体力量？是镭出现地方。从镭中，我们得到了氦，一种中间产物，这种中间产物经过进一步的转化，产生了铅。现在，你了解了内在的联系。在外面的大世界里，在宇宙中，最强大的分裂作用力在铅中产生了这样的物质，分裂的力最终会聚集在其中。因此，如果你把铅带入人体，你就带入了宇宙的解体力量。想想这意味着什么。通过注射我们将铅引入血液循环。我们的血液循环直接呈现了宇宙的结构，脉搏的数字直接反应了太阳绕宇宙运行一周所需要的时间25,920年。我们将分解的力量直接带到有机体里。我们知道，宇宙的运行有自己的时间；然而，如果你深入去看事物的内在，我们就会完全理解引入铅这样的物质是真正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孩子需要上述的治疗。我们还使用了垂体，把它作为软膏抹在腿上；利用脑垂腺体分泌物中活跃的塑形力量对抗变形。这就是我们治疗形成的方式。实际上是唤醒刺激以让药物发生疗效。

我们很开心已经跨越了第一次危机，6月11日至12日期间发生的那次危机，孩子出现了我们描述的症状。他很可能要经历许多这样的危机，我们必须非常警惕，确保我们从积极的意义上治疗这个孩子。因为，你知道，治疗

也很可能在消极的意义上发生。我们必须是要治活，而不是治死。这是最为微妙的事情，尤其是在治疗器官的时候。

现在，我还想请大家注意，通过穿刺让水流出来是不会有什麼帮助的，问题会重新出现，甚至会变得更加严重。不过，我们还没有成功地减小头的尺寸，显然我们就不能评判其他的治疗方法。

这会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我个人对它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因为，每当我想到这个小家伙，每当我看着他，我看到的不仅仅是面前的这个孩子。你想象一下，这个孩子已经三十岁了。那时候，他是个成人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他会是现在的六倍那么大。头可能会是现在的3.5倍，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是现在的6倍。想象一下，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我们经常见面，因为火车到站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那儿。他不得不用拐杖，因为他的身体不能支撑他的头。整个参与走路的肌肉系统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他有个巨大的脑袋。这个人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胚胎，他是一个30岁的胚胎。这个人之所以给小时候的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他聪明得难以置信。我真的很爱和他说话！对于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来讲，畸形当然有点震惊；但另一方面，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人聪明得令人惊叹。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所有的观点都浸透着极致的柔和。这种温柔和温和似乎从他身上流溢出来——就像他的头一样！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句子并没有过分拉长，句子说出来所花时间正常——但是当他说的时侯，就好像他的嘴唇抹有糖蜜，就好像他在一直在咂摸着嘴唇品尝着蜜糖的滋味。这是这个人独特的地方。而且，他真正具有创造性。许多种类的发明都归于他的名下——据说他最开始是做些小规模发明。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自己的异常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他已经习惯了。你看，他毕竟住在一个村子里，在那儿，这样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理解。事实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村子没有一个孩子以这种方式长大，成为整个村子的孩子，总是受到村民的照顾和保护。

如果我们要照顾一个这样的孩子，如果他比我们探讨的这个小家伙大得多，我们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比如那些我用于治疗那个脑积水男孩的措施。那个男孩交给我照顾的时候11岁，后来他痊愈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谈下一个孩子。这个小女孩相当任性和麻烦。她出生的时候重41磅，是九个月足月分娩。母乳喂养了七个月。她在第一年学会走路，学说话的时间也很恰当。当她一岁半的时候，晚上不再尿床，但白天会尿湿裤子。在三岁半的时候，她得了流行性感冒并伴有头痛和高烧，三周后她患上了麻疹。母亲同时也患流感，既紧张又担心。孩子的胃口不好。她有时会做不安的梦。

我们这里遇到的是一种在其他孩子那里也会常常遇到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小女孩是一个“正常的”不正常孩子。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要确保星芒体以一种能和谐地融入到以太体和物质体中的方式发展。我们通过给予砷浴的方式外用砷，偶尔采用内服的方式，总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种治疗能协调星芒体、以太体和物质体的关系。然后，为了确保外用的砷能真正起作用，我们在沐浴前后给脚敷上芥末（新鲜磨碎的辣根）。我要强调在这种情况下，辣根一定要磨碎后立即使用。辣根必须是新鲜磨出来的，如果放上几个小时，就失效了。

在精神的层面，问题主要是要破掉孩子总是如此兴奋的习性。因为她仍然总是兴奋和不安。我认为这里的环境对她没有明显的影响。你要考虑到改变一个孩子的性格特点是有益处的。在告诉她某些通常会让她兴奋、躁动的事情时，如果能让她安静下来，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就——即使，我们必须借助机械手段。因此，在我们讲一些故事时，首先我们观察故事中什么东西特别让孩子兴奋。然后，我们强迫她克制住自己不要激动，内在变僵硬一些，将自己把持在身体里。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好像破掉了孩子的性格特征。然后，在讲故事的时，她就不会兴奋，而是表现出疲倦的样子。然后让这种厌倦感继续工作一、两个星期；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让她自行其是，当她是正常的一样。过一段时间之后，兴奋又会返回来；我们就必须重头再来，重复我们的治疗过程。在治疗中间必须要有停顿，如果一直坚持就会有不良反应。如果我们的治疗做得太过，那么疲倦、轻微的抑郁表现会恶化成身体层面的衰弱，我们就会伤害孩子，而不是疗愈孩子。

原则上，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从心理的层面我们该如何治疗这样的孩子。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好，保持专注，留意孩子那儿存在着什么情况，意识

到心魂的异常是他内在所发生的外在表现，是以太体、星芒体、自我等等的行为表现。我说“等等”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把人分成1、物质体2、以太体3、星芒体4、自我组织5、灵自我。我们通常会接着说灵自我还没有进化出来，因此我们不关心。当然，关于灵自我，我们在书中读到过，但现在的时代，人只发展到自我组织，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灵自我烦心。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这并不是真实的，不是全部的情况。我们说，人类发展到了自我组织，但并不是与我们人类有关的所有存在都只发展到了自我组织！在与成长中的孩子打交道时，我们必然会接触到那些发展了灵自我的存在，那些比人进化得更远的存在。如果我们要发展华德福学校的教学，真正想让我们的工作具有生命，那么我们必须不仅仅与聚集在我们学校里的人一起工作，还必须与那些比人更进化的灵性存在工作，那些灵性存在显然已经进化了灵自我。在教育一个成长中孩子时，我们尤其要与一种特殊的灵性存在工作，这种存在的名字叫“语言精灵”。如果仅仅是人类自己将语言代代相传，人类会枯萎而灭亡。

触抵人的语言中有灵的存在，就像人自身有灵的存在一样真实。某种东西随着言语和语言进入人的存在，其整个生命无疑地带有灵自我的印记，就像人在生命中带有自我组织的印记一样。这种灵的存激发我们，因为我们说话而存在于我们的内在。

想想看，为了让言语可见，我们不得不在优律诗美中发展一种艺术的言说。我们离理解言语的全部内涵真的差很远！我们通过优律诗美演绎一小部分“语言精灵“的工作，以便一种可见的言语能够诞生。在治疗优律诗美中，我们给予人的意志直觉的刺激，诉诸于这种精灵通过灵自我可以在人身上完成的事情。确实如此，当我们开始谈论教育或者养育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呼唤那些进化了灵自我的存在。当我们试图阐明隐藏在语言中的东西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描述灵自我。因此，对于任何开始教育特殊孩子的人，我建议你们冥想你能在我们书里读到的关于灵自我的内容。你会发现这是很好的冥想材料。这是在向那些灵性存在祈祷，他们和语言精灵是同类型的存在。这些灵性存在确实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们进到教室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行为和姿态充分地表达了我们灵魂的感受和体验，它们就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它们也证明了我们与那些具有灵自我的灵性存在连结在一

起。其实并不需要有任何外在的行为，其实不需要。它们必须客观呈现，就像必须客观看待那个婴儿的危机一样。

今天的人们有一种太普遍的习惯——我并不是建议你开始公开抨击它，在这类事情上，我们必须采取完全客观的态度——那就是全社会的人都习惯把手放在裤子口袋里，这样就可以避免做任何姿势，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们想被上帝抛弃，他们希望上帝——比灵人更高一层的存在，远离他们。就像人发展了自我，那些灵的存在发展了灵自我，而人们宁愿不了解他们。这些人身上首先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谈话开始变得粗糙。这事实上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巨大危险——语言和言说开始变得粗糙和恶化，而不能发展成为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

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确保他说话清晰和清楚，对于特殊孩子更为必须。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言语中即使最轻微的粗糙马虎。在教育特殊孩子的时候，留意孩子是如何说话的，确保他们的语言清楚、清晰，有很好的语言组织。你的留心本身就会对孩子的状况有很好的反应。对于还不会说话的幼儿，他应该听到周围人所说的话有很好的语言形式——除非给予了特别的指示，说孩子应该保持安静和安宁！

托付给我们照料的7岁到14岁之间的特殊孩子，我们应尽可能多地带给他们好的语言和言说，那种朗诵的方式，这不应有丝毫犹豫。不断地听好的言语形式，语言组织好又发音清晰的言语，是源于特殊孩子内在特质的绝对需求。

第10次讲座

1924年7月5日

现在，我们必须要继续就劳恩施泰因的孩子说一说。[Jena-lichtenhain的治疗家，由FranzLangFFLER、SiegfriedPickert和AlbrechtStrohSchein创立。]

首先我要说你们最大的那个十六岁男孩。在他身上我们能清晰地识别出因为自我和星芒体无法穿透物质体而产生的缺陷。他很晚才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在他16岁的时候才接收他，不是吗？那么这个案子是先前经历了显著发展的情况。如果能早一点接收这个孩子并给予他华德福教育的好处，那么在换牙和青春期之间，他应该能以恰当的方式体验到权威原则。同时也能首先关照到什么事情真正能引起他的兴趣，保持时刻观察，并从这些兴趣为起点，延伸他的兴趣范围。如果可能的话，同时给予他温和剂量的铅，今天男孩的心魂将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层次，即使他有天生的困难。因为，这个男孩有兴趣，这是显然的。而且他还有确定的能力。然而，你从我们给他的简单测试就已经能看出来，他的问题在哪里。

你记得，我给他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数学题目，一个减法题，根据华德福教学法的形式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总是这样问：如果要得到一个给出的得数，我们需要从一个总数里面拿走多少。我们没有像通常教数学使用的方式那样给出一个被减数和一个减数，而是给出一个被减数和得数，要求出减数。这样去陈述这问题让心智和心魂经历更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去处理问题会让孩子的发展得到更大的帮助。你看到了，孩子有能力做这个加减法，但是不能立刻做出来。他一旦解出了题，就带着极大地快乐来找我，但是这是一个半小时之后了。也就是他花了一个半小时做这个算术题，然后在知道答案后非常快乐和愉悦。所以毫无疑问，孩子是有做算术的必要能力的。他有机体的所有组织成员都准备好被导向这个任务，也就是说“在接触方面没有缺陷”。他的问题只是，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原因在于，他的以太体和物质体在开始就发出阻力，没有办法展开对它们来说恰当的活动，尽管这些活动的可能性是一直都在那里的。

仔细观察这个孩子的兴趣是如何工作的。你发现它们停留在头脑组织里。它们没有办法往下进入到身体的其他部分。这个事实在我来访时候发生的一件

小事得到清晰呈现。你看到这个孩子拿着他的小柯达相机走向我们，想要给我们拍照。他处理的非常好，进行整个事情都带着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向他建议，他可以再拍一张。这就使得他必须去拿一卷新胶卷；他的兴趣不得不超越双手即时能够着的东西。他抗拒这个想法，没有什么可以说服他听从这个想法。当一个想法在某一刻抓住了他，在此时此地，他准备好了，他完全在当下，但是如果情形是他必须把兴趣带入到消化四肢系统，那么他的以太和物质体就立刻设置强力的抵抗。这样的情况该做什么呢？

这个男孩已经十多岁了，肯定要比更年幼的时候更困难一些，但是现在我们也要全力用教学疗愈来干预。我们的起点是这个孩子可以跟随一定的兴趣，我们应从这里出发，向各个方向拓宽他的兴趣范围。孩子尽管困难但无疑拥有全然健康的本能，能辨识出这一点并诉诸于此，就能收获很大。你必须意识到，即使不正常的人也是有健康的本能的。对这个孩子，只要你吸引他注意那些需要熟能生巧的物件或过程，他就立刻体验到他的兴趣范围在扩展。

你看到，从头部组织通向新陈代谢和肢体组织的道路后，这个男孩遇到了困难，因此，再一次正如我向你解释的那样。这后面是他唯一完成的旅程的一部分，因为他没有能力感知那里发生了什么。正常人那里的感知的很小部分在他那里都是缺乏的。一旦他被引领，就如看眼前的一个物件一样，看见他自己四肢的灵巧，这种看见就会让他充满喜悦。你要让他去做可以让这种情形发生的事情。让他做治疗韵律诗美是个很好的计划，需要用手和腿去做，尤其要努力让他的脚趾和手指以极大的能量运动。然后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肢体进行的动作上，让他观察自己的动作。

对于年幼的孩子，已经显示出有这类困难，头脑决定的事情不容易向下抵达有机体的其他部位，要试着让他们用头去触碰脚。对于现在我们探究的这个孩子，做这样的练习太晚了。但是你可能有一天会接收进来非常小的孩子有同样的困难。你自己试一下，你会发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呢！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是非常好的练习。甚至可以让他们亲吻自己的脚趾。另外一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形下绝不会没有作用，可以证明对这个男孩是个真正的祝福，即让孩子在大拇指和二脚趾之间夹一个铅笔，用铅笔努力去描一些字母，他会喜悦地发现他可以用脚写字。很可能你的孩子即使在这个年纪也能从这个体验里面受益。他的情况，治疗有律诗美，用脚趾写字是一种韵律诗美，能有最大的帮

助。是否在这个年纪用铅治疗会帮助得到他的需求，我们要去尝试，观察效果，就能到发现。

我向你所说的已经向你演示了对微妙细腻观察能力的刚性需求。一个简单的计算花了一个半小时，不愿意回到房子里拿新胶卷，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很琐碎而不重要，而恰恰是这样的事情必须成为我们仔细观察的对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会给教育滞后孩子的教育者无可估量的助援，如果他对想要帮助的小孩身上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非常敏感的话。

那么现在你可能想要对我说：似乎教育一个滞后的孩子要花掉一个人的所有时间。你必须不断地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给与孩子，那就没有时间冥想，没有时间去做任何别的事情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你所从事的生命工作的神秘特质不会让你认同这个观点。所需要的不是你整天都在不断地观察，根本不是这样，而是你必须对特征事件的发生有快速的感知。如果你已经学会了如何去观察一定数量的孩子，并了解如何每次都正确使用自己的觉察能力，是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在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内对孩子有个全面的考察的。不在于你在这件事情上投入的时间长度，而完全在于多大程度上你内在完全和觉察的行为合而为一。如果人们，尤其对于那些工作于这个职业的人，只是意识到一个人必须真正在内在与所说的现象连接，就能节省很多时间。（参看注释一）

现在在劳恩施泰因的另一个男孩，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个15岁的癫痫患者。前一天我们见到的另一个男孩有同样的类型；只不过，劳恩施泰因的男孩大几岁。这个案例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他处在过渡到青春期的年纪，而产生了一些困难的处境。他被阉割了，不是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到达青春期的过程必须进入到整个有机体。这个孩子被阉割了，意味着，我们必须考虑在他身上极端激烈展现出来的现象——即因为一种不自然的影响诱发的孩子事实上展现出来的是每一个到达青春期的孩子都会经历的困难。逐渐到达青春期的过程是属于整个有机体的。阉割对于这个孩子的唯一意义在于目前他在青春期的反应。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将他安置在一个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会被合适和必要的方式对待的地方。也就是说，要提供条件孩子可以在置身的世界里经由各种发生的进程被唤起兴趣。青春期的孩子需要华德福教育。他不能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冲动和情绪。我们必须保证他不断地忙于什么他自身之外的

事情，对周围的事情和事物抱有强烈的兴趣。告诉我，他在学校里怎样？也许你可以告诉我。

（他不能读也不能写。在去年我们还没有开始给他教学。Frau F曾经开始教他读写；用的是蒙特梭利方法，他完全不能领会，没有办法获得任何进步。他的学习收获可以说是零。）

你看，他表现出对外界环境有一定的迟钝。我们有必要用采用适用于非常年幼的孩子的华德福教育，从画画开始，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将内在折磨他的任何东西都放进颜色里面。让他画画，看他能通过这种方式释放掉什么。然后你根据他的倾向和能力指示的方向更进一步。

我们目前还没有给出任何医疗方案。这个男孩应该用海藻和颠茄。治疗方案可以包含这两种药物。你很可能大致了解海藻注射的特性。如果更够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意义会很有帮助。因为你应该要准备好在个别的案例里自发地好使用它们。为什么我们要建议这个孩子注射海藻呢？

海藻是一种既没有发展强大的根也没有发展花的形状的植物。就好像花和根叠在一起了。叶子组织是主要的部分。其他的每一样东西都来自于叶。所以海藻是叶子主导的植物，与大地没有非常亲近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外在宇宙也没有非常亲近的关系。然而，与水和气元素的关系在大地的表面之上非常活跃。海藻——蘑菇也是一样——是一种全然沉浸在与空气和水的交互之中的植物。而且这两种植物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强力地被空气和水中无处不在的数量极小的硫吸引。所以当这些植物用于人的韵律系统后，它们能够调整恢复以太体好星芒体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这类孩子缺乏的正是星芒体和以太体之间的和谐。

如果我们感觉到干扰来自于自我体对于星芒体太过于强势，不让星芒体进入以太体，我们就要求助于蘑菇类的植物。海藻，更接近于普通植物，要在物质体和以太体拒绝星芒体进入的时候采用——也就是说，不和谐不是因为自我组织要求过多的关注，而是因为以太组织施加了特别的阻力。（参看注释二）

在劳恩施泰因有一个女孩。也许你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她，根据我给与的一些暗示？

（我也只是在那个场合见了那个女孩，她的嘴唇突出。你说她在3岁到4岁之间星芒体一定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你说，那个孩子一定经受了严重的瘙痒和抓挠。妈妈后来确认在那个年龄有发高烧，伴随着瘙痒和不安。开具的是烟草灌肠的治疗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不管用，就会给与烟草注射。这个女孩现在15岁了。）

那，现在这个女孩15岁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她的星芒体和整个有机体的连接非常弱。这个女孩显然是这样的。（参看注释三）星芒体太弱无法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克制自我，那种一个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常常要受到袭击的诱惑——诱感到贪吃过多，陶醉在食物的甜美和快乐味道里。如果星芒体在脸部的下部分不够活跃，嘴唇就会明显突出——因为在品尝食物以及在初步消化过程的过度快乐体验而产生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在久远的过去是有存在的，不可能这样的现象在童年的最后阶段才第一次出现。就如所陈述的那样，孩子的发展在3岁4岁的时候出现了异常。

你自己怎样才能学会去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呢？你如果带着我跟你阐述过的那种爱开始，你就能找到通向这样觉察的道路。你绝不应该说：我只有是个通灵的人才能看得到这样的事情。这么说只不过代表内在懒惰，这种品质绝不应该在从事教育的人身上存在。在你获得做灵性研究所需要的天眼之前，你就能在自身获得只是简单觉察事情本来样子的能力。这样做的能力可以在你身上长出来，如果你带着爱的投入接近孩子身上显现的所有事情，尤其是那些异常情形的发展状态。在那个当下你对自己所说的就会是真的。这当然需要神秘的勇气。这种神秘的勇气能够得到发展，只要不被一件事情阻碍。很奇怪，同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这种直觉很少被能够拥有它们的人注意到。人智学者有很多机会去留意这样的直觉！他们有这些直觉，比设想的还多，但是他们无法关注它们——原因是在那个该关注的时刻，就被难以克服的自负侵袭。在发现以前不知道的能力之后，因由自负会生出的各种冲动就会在灵魂里突然冒出来。昨天我在演讲中描述了我们时代的其他特点，同时我们也必须戒备变得自负和虚荣的倾向，因为这是现今人类极为流行的。

这是应当受到当今要投入生命到伟大而崇高的使命中去的青年，你们自己当然也在其列，严肃重视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有很大的需求，需求男人和女人们从我们之中崛起，为人类施加一种革新的影响，接下来我要说的不是处于

对我们时代青年运动的误解，不是出于误解，而是出于真正的理解。这个运动是一种必须，是具有卓越意义的事情。对于那些能理解的老人来说，这个现代青年运动是最为有意思的。不应该说一句反对的话。但我们也不能试图否认因为老一代的人没有准备好去理解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没有被严肃地对待，因为很多人不想麻烦自己足够深入地了解它，很多计划都遭遇了失败。

但是青年运动在意图承担具体而实际的任务时，的确需要注意一件事情；而我们对于这类事情有经验的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让大家注意，因为它让人深深忧虑运动的整个将来。我说的是在各个方面显现的某种程度的自负。这种自负不是因为缺乏教育和文化，而是一种不可避免情形的结果。因为行动的意愿让内在能力的高度发展成为必须，而太容易发生的事情是受阿里曼的影响下自负在灵魂中冒出来。我在我的生命里有机会仔细有亲近地观察那些充满承诺的人——各种不同年龄的人——在他们身上你能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在新世纪之初人们如何练习了Kali瑜伽，自负又如何如何在灵魂中生长繁茂起来。所以自负不仅仅只在年轻人中间出现。

在此此时此刻我们关心的是自负在年轻人身上展现的特别形式，并在事实上阻止了当今青年发展出恰当的和必要的特点，这是他们天生存在的、等待发展的部分。从而，我们如此熟悉的现象，无尽地谈论使命，谈论伟大的任务，而有极小的倾向去工作于细节，尽心去做要开展这些任务必须要做的小事。

这就是我们用简单的文字描述为“对细节投入”，这是将来着重又着重的事情。专注于细节和小事是我们时代的青年人需要发展的品质。他们太容易在抽象中陶醉了，正是这种陶醉于抽象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引诱他们进入自负的陷阱。我请求你们重新考虑基于这个原因设置在你的道路上的困难。把掌握这种自负的倾向作为一种密宗的努力，因为它的确对于你承担的任何工作都形成一个真实的阻力。

假如你要源于一种直觉的洞见力量对一些同仁说什么。你需要他领悟到的事情绝不是简单直白写在那里让所有人都看见的，你可以认为，那些从日常的角度对于发展滞后的孩子说的任何言语都是假的。你需要做的是，透过表面的事情，穿透它们，看到事情的真实样子。如果到了某个时刻，你想要能够说出直觉的洞见，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带着勇气和能量告诉自己——不仅仅在特别的时刻说出来，而是在你的意识里持续地带着它，所以它决定了你的意识的

品质和内容：—“我能做到。”如果没有自负，以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努力地克服一切阻碍的力量，重复说这些话，不仅仅感受这些话，而是一次又一次重复对自己说，然后你能够发现你能在这个方向前进多远。不要长篇累牍陈述各种理论和思想，以此期待你想要寻求的同事的成长。不，你需要的是，总是保持这种有勇气的意识，只要你能从灵魂的深处把隐藏在那儿（隐喻地说）埋藏于灰尘和垃圾之下的东西拿出来，这种意识就会简单自动发展出来，一般来说，在教育领域，人们不可能取得任何这样的成就。他们可以这样做，只要他们认真地让自己的内心有一个真实的生活。让我向你解释一下如何做到这一点。

尝试让你自己每晚进入这样的意识：上帝在我之中。在我之中有上帝。上帝的精神，或者不管你倾向于使用其他表达。（不过不要以为我的意思是要在理论上说服你相信这个真相——这是大多数人的冥想想要达成的！）然后，在早晨，让这样的知识进入：我在上帝之中，整天照耀。现在想一想！如果你将这两个想法带入到生活之中，这两个想法不仅仅是思想，而是成为了可以在内在被感觉到和感知到的事情。是的，已经变成了你的意志冲动，那么你在作什么呢？

首先，你将这个图放在面前：上帝在我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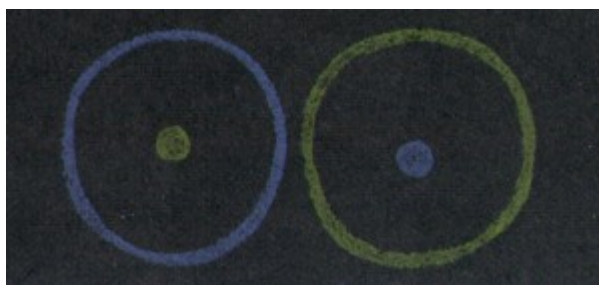


图3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将这个图放在眼前：我在上帝之内。然后上面的和下面的图，变成同一个。现在你必须理解：这里你有一个圈（黄色），这里你有一个点（蓝色）。它看起来和晚上的不一样了，在早晨，真相才进入光中。在早晨你必须想：这是一个圈（蓝色），这是一个点（黄色）。是的，你必须理解，一个圈就是一个点，一个点就是一个圈。对这个事实你必须对获得深入的理解。

现在，这其实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到人的存在的方式。你记得我给你画的图，那个四肢消化系统和头部系统的图。那个图只不过是在你面前用于冥想的简图的实际印象。它在人那里成为了确切的现实。头中的自我点变成了四肢中的圆圈——自然地，有一些变化。采用这种方式，就是尝试着从内在理解人，你会理解整个人。你必须首先在头脑里非常清晰这两个图，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只是从外表看不一样。有一个黄色的圈，这里也有。有一个蓝色的点，这里也有。为什么它们看起来不一样？因为那是头部系统的图，而这是身体的图。

当这个点要在身体里面为自己声明一个位置，它就变成了脊椎。它在这里出现。



图5

那么它在头部组织里面承担的角色在脊椎里面得到继续。这就是人的形态学的内在动力。把这个作为起点，你能够通过冥想建构起真正的解剖学，真正的生理学。然后你就能感知到在多大程度上上颚下颚是四肢；因为你开始在头本身里面就看到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坐在人的最顶端，一个四肢变短小——在变形的过程中——而成为上下颚。你可以清晰感知到牙齿和趾头是彼此对立的两极。你只要去看颚的连接物，在你的面前你看到的是——矮短的趾头，短小的手和脚。

但是亲爱的朋友，用我给你的图去做冥想绝不会在这样的氛围里发生，那种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要开始一段幸福的冥想时光，就像沉入一个温暖舒适的窝

里面一样！不，我们会感觉到一头扎进现实——我们在抓取现实，这种感觉会持续在我们内在存在。

专注于小事。是的最为微小的事！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培养对最为微小的事情的兴趣。耳朵尖，一个指甲的修剪，一根头发——每一点一滴都应该像土星、太阳和月亮那样引发我们的兴趣。因为在根人类的头发里面真正地包含了所有其他的東西；一个秃顶的人丢掉了一整个宇宙！我们从外在所看到的——我们真的会在内在创造出来，只要我们成功克服对于冥想生命必须的事情——在灵魂的每一个褶皱和角落都潜藏着自负的残留。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教育者，尤其是成为发展滞后小孩的教育者，你就紧急需带着最大的谦卑培养这种对细微事物的专注。

然后你就有可能接收到一些暗示，就像我们所参考的案例，得到外在证据证实的暗示。就这一个案例，我必须说，我们有机会发现严重的错误。同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我们的人智学运动已经开始的各种事业之中。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女孩，我告诉你，一种异常的情况发生在了3到4岁之间。你问询了母亲，母亲确认了是这样的。然后你做什么了？诚实地告诉我，当母亲确认之后，你们做了什么？请以密宗的名义诚实地告诉我真相。你们三个：你们做了什么？（沉默）如果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你们就一定会告诉我：“我们舞蹈、跳跃，直到把天花板都戳出一个洞！”

这个喜极而跳的余震今天仍然存在——不仅仅是以语言的形式表达，而是它仍然像光从你们那里闪耀着。这就是你们所需要的，经验真相的热情。这种热情绝对是必要条件：没有它就无法继续。人智学运动的成员——那些年轻人，和老人一模一样——站在那里像生了根一样，这让我很多年都感觉到痛苦。现在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那么被动地站在那儿。看看尼采！他是一个多么不同的人啊，即使他因此而生了病！他让他的查拉图斯特拉成为一个舞者！你不能变成一个舞者吗？尼采所说的意义上的舞者？为什么，你应该过着喜悦的生活，对真理深深的内在的喜悦。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经验真相更让人喜悦更让人着迷！比那长着脸到处走动的密宗，你就有了一种更为正宗更为有意义的密宗。在所有事情之前，在你开始谈论你有一个使命前，必须有这种对真相的鲜活内在体验。

这个女孩，在3岁或4岁时的时候，有了神秘的发烧。甚至在医学界也是这样被称呼——这是医药保留了一种早期语言形式的一个例子。当医生不知道发烧的原因是什么，他就称之为神秘的发烧。这个神秘的发烧出现了。在3到4岁的时候，星芒体尤其弱。物质体和以太体对此作出反应，并过度发展。然后星芒体无法跟上它们的脚步。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个事实：在三岁的时候，星体的生长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孩子的星体身体本身就变得发育迟缓和狭窄。我必须来帮助它。它必须得到帮助，以弥补已经失去的东西；这种帮助可以通过教育提供，通过唤醒儿童对许多方面的兴趣。现在告诉我，这个女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自我必须前来援助。它必须接受帮助来弥补已经损失的；这个帮助可以通过教育被给与，通过在各个方面唤醒孩子的兴趣。告诉我，这个孩子现在在学校怎样了？

（施泰纳：这个女孩现在不在我们这里，她只是来接受治疗。她在一个给发展滞后的孩子特殊帮助的学校直到16岁，她能读能写，能够算到1000的数。在其他方面我们没有对于这个女孩的了解，我们让她来这里只是为了让你见她。开有含有烟草的灌肠剂。）

给这个孩子做治疗优律诗美很重要。（参看注释四）

因为星芒体的发展受到阻碍，很强的变形倾向已经在身体的上部分出现。这个孩子有一种显著的动物的表情，原因是所有属于咀嚼的器官都变形了。我们已经对烟草汁来对治变形的影响做了很仔细的检测。所以你会立刻有一些缓慢的进步是可能的。烟草汁开始是从嘴里吃进去的，然后你必须仔细看，你必须获得关注这类事情的眼力，去看咀嚼器官是否开始变得更受整个有机体的控制了。因为，咀嚼器官几乎是完全处于这个孩子控制范围之外的。它们只是无力地挂在那儿。

所以孩子可以通过口服烟草汁治疗，以适当的十进制稀释，开始是6，之后可以上升到10。如果结果是作用不够强，我们应该借助高能烟草汁注射到血液循环，这样它能直接接触到星芒体，并达到口服烟草汁没有达到的效果。

我还有进一步的建议。烟草汁是意图工作于星芒体并停留在那里，如果我们能阻止其影响进入自我组织会很好——如果我们尝试，就在其抵达自我组织

之前捕获它。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不要太经常，也许一周一次——弱硫浴来达成。

明天我们会说在劳恩施泰因的其他例子。我将尤其乐意和你们探讨白化病的有趣现象，我在你们这里的两个孩子身上有幸有机会做了研究。她们中的一个15岁，一个妹妹年幼得多。施坦纳问维雷德【歌德馆数字星象中心最初的负责人】博士是否画了她们俩的星象。生日是1909年12月6日，早晨4点；1921年5月18日，早晨3点，都出生在耶拿。天王星的站位怎样？你有没有发现特别的星象？

维雷德博士回答说，有。即天王星和海王星。大女孩的海王星和天王星处在对面的位置。

这样的孩子显现两个主要特点：头发白，视力差，眼睛视力有不同的表现。这是白化病的基本现象。一个浅表的研究就能发现白化病是与有机体吸收铁很弱相关，另一方面吸收处理硫极为容易。有机体抗拒铁；抗拒处理铁，尤其是身体的外围。对铁的吸收在身体的表面戛然而止。而硫，被带到表面，不仅仅如此，甚至被带到超越表面。这就是为什么在头发区域，你看到全都是硫的氛围，将头发颜色变淡，漂白，将能量从头发那里抽走了。在眼睛里，有更为令人触目的硫的氛围的影响，因为眼睛是相对独立形成的，在胚胎期从外向有机体里构建。

这里的影响几乎是迫使眼睛从以太体去到星芒体。这样的孩子，我们看到眼睛从眼眶里拔出来，眼睛的以太体被忽视，星芒体来到前头，完全被占据。这时候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人的“形成”，我们发现人一面与大地的力量相关联，完全曝露在大地的物质之中，另一方面是整个宇宙。他依赖于两者。两种力量在每个个体的进化过程中都存在，连同遗传的流一起。首先让我们考虑这两个孩子遗传的流。这个案例里面的爸爸和妈妈都没有白化病指症。他们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不过在更先前的祖辈——是奶奶？据说她有白化病现象？

（FRL 博士说，是妈妈的妹妹。）那么就是姨妈。家族里面已经有白化病。这是目前我们需要关注的全部。在祖辈中有白化病倾向存在。你有没有告诉我在SAAL区域，耶拿是否有其他的白化病案例？（FRL博士说，“是的，两

个孩子；一个成年人，32岁，已经结婚了。在这三种情况下，在家庭历史中，只有一个病例发生白化病。”）所以看起来，在某个程度上，白化病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区域是特有的，但是也会遇到很多反作用影响。事实上，它的出现是偶然的！一个反应方程式立即会自动显现：那为什么白化病会出生在特定的区域？

我们面前的孩子，显示的是硫化过程向外工作的例子。小小的硫岛出现在外围。我们来看看孩子的成长环境，看看哪里有硫。整个Saal谷都有丰富的硫化铁。所以铁和硫是复合形式出现的。你可以首先看看临近地区铁的情况，然后再看硫存在的情况。你注意一下美丽的黄铁矿出现的区域（硫化铁）。精致而美丽的黄铁矿立方体是Saal这个地方的特产。石膏，是20%水分的硫化钙。

这里我们又有机会来了解下硫。这次是和钙的复合物。这样研究土壤会让我们对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壤上的生命有所了解。首先我们要研究从大地上长出来并于硫和铁的吸收相关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区域也富含铁，那么问题是：在这个地区地球和人的对立关系是怎样的？地球有很强大吸引铁的能力，而人根本就不能吸收铁，还是只是有困难呢？什么样的星象会导致人特别排斥铁和接受硫呢？

现在我们来到宇宙的领域；因为我们必须开始研究我们出生时的星象（我们当然无法通过概念来研究）。这引发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这些患有白化病的孩子有特别的星象，那种极少会出现的星象。我们不是从那些移动更快，而是要从那些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转动一周的行星，比如天王星和海王星，来看看我们能了解到什么。因此，你看到了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找到正确的问题，当我们有问题时，我们准备开始学习。（见注释5）

你看，这样的案例会将我们引向什么样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问对问题；当我们一旦形成了问题，我们就准备好了开始我们的研究。

现在对于这两个孩子，我要给出一个小小的疗愈方案，基于我今天给出的暗示，我们明天再谈。

现在，对于这些儿童，我想根据我今天给出的指征，开一个疗程的小疗程。我们明天再谈这件事。

我从今天上午对我说的一句话中得知，你想要的不仅仅是讲座中的内容。这些(你觉得)走的太多的方向“对细节的奉献”太多，也就是说，在你需要的方向！但是我真的完全准备好在这件事上和你见面了，并提议在这里使用我在歌德教堂和工人们一起使用的新方法。因为在那里，我逐渐地让他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因此，从某一天起，工人们自己就一直在讲课中具体说明他们想要讨论的主题。现在，他们再也不能抱怨他们没有得到关于他们想听的主题的讲座。

注释由1952年原版编辑 Werner Pache补充。

附注1.1924年6月18日，鲁道夫·施泰纳拜访了劳恩施泰因。孩子们被带到他身边，他先仔细观察了每个孩子，与孩子交谈，询问了案件的历史，然后向我们解释了这种或那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并给出了治疗和教育方面的指示。

在这次访问中，鲁道夫·施泰纳给出的解释和建议被记录下来，并为他在这门课上所说的话提供了一个最有价值的补充。最重要的是，鲁道夫·施泰纳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遇到孩子们的过程中，带着爱心和虔诚的兴趣，进入了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对于我们中的少数人来说，他们一起参加了治疗性教育工作的最初阶段，整个访问是一次深刻的经历，在“需要特别照顾的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机构”中，对这一经历的记忆继续受到珍视。鲁道夫·施泰纳给出的一些指示和指示将在这里添加为本课程的备注。

至于这个男孩，鲁道夫·施泰纳告诉我们，他缺乏大脑和(松果体的钙质结石)。抽搐和整个一般情况必须回到母亲在怀孕期间所遭受的惊吓。(事后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他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总是询问母亲在怀孕期间情况如何。他说，抽搐是第二效应。

对于治疗，鲁道夫·施泰纳规定注射甲状腺分泌物。药物必须以向心的方向进入身体，以引起离心作用的反应。制剂中仍应含有上皮细胞。注射后第二天，应定量和定性地测量发热曲线、脉搏和呼吸。

此外，男孩应在每天的过程中喝一杯莱维科水，按1：8的比例稀释。

治疗性韵律诗美：O、I、L

附注2.当这个可怜的意志薄弱的男孩，他通常过于焦躁不安，被带到鲁道夫·施泰纳身边时，他暂时变得相当平静和安息，成为他天性中更好的一面，它通常是被覆盖和隐藏的，突然以一种真正美丽的方式显现出来。鲁道夫·施泰纳对男孩的感觉特别感兴趣，并向我们证明了他看不见远处的东西。当提到他的坏牙齿时，鲁道夫·施泰纳指出，他的指甲也很软很弱。当时的谈话记录如下：“你没有注意到这位母亲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是一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着业力的证据。星芒体已经成熟了。有些东西是从前一次化身开始工作的。死亡和新出生之间的时间很短，结果是灵魂把前化身的星芒体身体的某种东西带入了这个化身。这个男孩晚上甚至还做着奇怪的梦。这一事实将在你面前暴露在他醒来后所说的奇怪和断断续续的话中。如果他在某个时候见过蛇，那么现在他可能会看到它们盘绕着，展开它们自己。这是一个可怜的星芒体，它的位置主要在后脑勺。”(在这里，施泰纳医生用最感兴趣的手势把手放在男孩的后脑勺上，那头上布满了顽固的黑发。“必须通过引入反星芒体来满足这一条件；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藻类来满足这一条件。”

因为藻类吸引了周围空气的星芒体力量。蘑菇做的更多，但我们最好不要从最强烈的影响开始。所有寄生植物都是在星芒体中吸收的。通过注入藻类，将吸引健康的星芒体。也就是说，这与身体中已经存在的星芒体在质量上是相反的；因为那里的星芒体是不好的。

因此，治疗将是：藻类接种D5；颠茄D4，D10，D15，D20，D30。

施泰纳博士被展示了他的配方记录。有人提出，它们的发生可能与月球的节奏平行，施泰纳博士说，月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是直接的原因，最多只能影响意识。

优律诗美应该做，尤其是用腿。

附注3.施泰纳博士在劳恩施泰因说：“她的星芒体身体有个扭结；它的形态没有统一性或一致性；在上面，它是脆弱的，而在下面，它是更强大的。”

附注4.在劳恩施泰因，我开了以下处方：烟草灌肠，5%的汤剂，每周两次。如果这不起作用，那就注射D6。

治疗性优律诗美： F, M, UT (oot), TU (too).

附注5.当孩子们被带到劳恩施泰因的鲁道夫·施泰纳家时，他特别询问这位母亲是否有些软弱或衰弱。这位母亲宣称，她从未患过重病，但她承认，作为一个女孩，她患过黄萎病，而且总体上是非常贫血的。鲁道夫·施泰纳：“所以这位母亲，你看，很明显，在早些时候，处于一种脆弱的健康状态。”这位父亲年轻时也很虚弱，病得很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母亲20岁，父亲22岁，出生时死于肺炎。第二个是我们正在考虑的女孩中年龄较大的那个。第三个男孩是完全正常的。然后，作为第四名，我们两名白化病患者中年纪较小的一名。

鲁道夫·施泰纳还询问了孩子出生地区的地质条件。报告中提到了黄铁矿和石膏的存在。然后，他问这个地区的人是否是引人注目的金发碧眼的人。这一点被否认了，相反，他们倾向于黑色。最后，他询问父母是否是彼此的亲属；答案是否定的。

然后，鲁道夫·施泰纳向我们解释了白化病与硫磺的联系。“这些孩子”，他说，“完全是硫磺。在这些过程中，硫的作用渗透到全身。“孩子们“全神贯注”；应该只在眼睛里进行的过程在这里发生在整个身体中。眼睛中的颤抖和偷偷摸摸的扫视，都是由于以太体和星芒体之间的振荡所致。

第11次讲座

1924年7月6日

我们现在继续考虑昨天没有时间发言的儿童。

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正在失去记忆。她只在学校的二年级(孩子们大多在那里大约7岁)。她有腺样体。症状与膀胱区域的以太生长能力过剩有关，这种情况随后反映在头部。因此，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案例，即麻烦的物理的来源是立即获得专利的。这个女孩已经十岁了，也就是说，她的年龄，正如我一再指出的，老师应该和孩子建立正确的关系是特别重要的。

当然，可以说，孩子自己已经睡过去的事实和过程，这些事实和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发炎的状态显示在膀胱附近，并在生物体的上部反射出来，这清楚地证明了以太体在有机体中不合适的事实-原因是它与星芒体的合作无法按其应有的方式实现。你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当这种过程发生在灵魂有机体中时，它的来源和起源就必须在身体更微妙、更精细的组织中寻找；对于粗略的，简陋的组织不能在我们的搜索中把我们放在正确的轨道上。当然，人的高级组织中的不规范比在较低的组织中更容易被注意到。在这个孩子中，由于一个有缺陷的星芒体躯体，以太体无法正常工作，其结果是，孩子通过印象所接收的东西不能渗透到组织中。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如果我们要帮助这样一个孩子，要尽可能地加强我们希望她接受的印象；在我们与她所有工作中，我们必须看到，给孩子带来了强烈的印象。

想一想记忆是怎么回事。记忆依赖于身体和醚体之间的正确和适当的有机关系；星芒体和我对记忆中印象的保留没有任何作用。正如你所知道的，梦只有在星芒体和自我才开始进入身体和以太体的时候，而不是在之前。就星芒体和自我而言，一切都被遗忘在入睡和觉醒的时间之内。留下的印象仍然是躺在床上的人的一部分。但是，就像我们所考虑的孩子一样，当这个部分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时，那么在那里留下的关于这一天的印象并不能成功地融入其中。因此，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将是引起强烈的印象，以实现更高的组织，自我体和星芒体将被唤醒到较低组织以太体和物质体内的一种能量活动。

我不知道这个实验是否还没有为简单的民间音乐测试小女孩的记忆? (Frl. Dr. K.: “她觉得更容易些。”) 所以接受这种性质的印象的能力, 你看, 就是现在。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努力。例如, 我们应该带着孩子们的小诗, 在这三行之后, 不要重复。这样, 她就会得到强烈的节奏印象; 然后, 我们就可以用没有节奏的印象接近她了。不要想象任何实质性的成功都可以在三到四年之内-也就是说, 在青春期之前-得到。在这些线上工作, 我们首先必须达到有节奏的印象能够对孩子起作用的程度, 然后再进入非韵律的印象。这样, 我们就能在教育意义上取得一些成就。我们已经指出的治疗; 女孩应该用黄连素压缩10%, 和治疗性优律诗美: L — M:S — U.

请注意, 内在的知觉是在治疗性优律诗美中发出这些特殊声音的基础。形成的, 塑造的影响将进入移动的星芒体身体。然后m, 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 是把整个有机体置于呼出呼吸中的声音, 所以星芒体组织将在那里遇到以太。有了s, 目标是将星芒体身体带入强大而有生命的活动-但它必须是一种被约束、被控制的活动; 为此目的, 增加了u。这些是我们在我们面前有孩子时建议自己的措施; 在这里我们简单地回顾它们。由于炎症的原因需要被中和, 并且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压缩黄连素的压缩。

然后我们有了一个十六岁的男孩, 一个和几天前被带给你面前的小家伙完全一样的盗贼, 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完美的盗窃狂的例子。我们在劳恩施泰因的孩子必须得到完全相同的待遇。然而, 你需要观察你给他带来的印象是否与这个或那个联系在一起。根据儿童已经接受的教育, 我们对盗贼的研究结果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见附注6)

现在, 我们必须继续谈论这个孩子, 他是如此不安和烦躁。一个昏昏欲睡、落后的小男孩, 他没有学会说话, 他在人生的第一个时期就应该接受的所有教育都是他的后盾。你可以立刻看到所缺少的东西, 这个孩子完全没有掌握模仿的原理, 他从来没有尝试过模仿。换句话说, 这意味着他的自我体和星芒体身体无法带着他的器官进入运动。他是一个最可爱的小家伙, 但是他很难克服他身体里对休息和安静的渴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声音的优律诗美。那将是帮助他的方法。(你会明白, 我在这里所做的, 不过是指明了观念上的办法。)如果这个男孩正确地声音的优律诗美, 他就会在他的星芒体中被如此的搅动和刺激, 以至于节奏也开始控制着以太体。

你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是让他在你有节奏的句子后面重复一遍，这样他就会像以前一样，直接投入到声音中去。举个例子，这句话是：“Und es woget und woget und brauset und zischt.” [From Schiller's *Der Taucher*.] 你必须慢慢地带着读这些句子（你会发现什么是正确的速度），首先向前，然后向后。（对于这种特殊情况，我特意说“woget”，而不是“siedet”，因为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具有治疗端的线。）继续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又向后地做这件事。在可能的情况下，同样的方法也应遵循元音序列。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向内唤醒孩子。惊奇的是，惊奇的是，开始在他身上升起，因为我们把他带到了语气A(ah)，然后是E(EH)，I(ee)；然后向后，I，E，A；然后，A，E，I等。孩子逐渐醒来，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模仿的原则将在最后开始工作。有必要亲自带孩子，看看它在你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位置；在几分钟后，总是停下来，让他在你之后失声。

并且,另外,需要进行一些治疗处理;在这里你必须确保两个相反的影响一起工作。首先，你必须提供一种分散的影响，它可以离心地工作，并将生物体的实体性驱动到圆周上。脑下垂体始终以这种方式工作。然而，对于我们所考虑的孩子来说，脑垂体不能仅仅像我们用它来对付摇摇晃晃的孩子那样使用，因为我们绝对希望在这些孩子身上诱导扩散。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时呼吁采取行动，同时实行中间派的相反原则。因此，你需要找到一些东西，当你和垂体一起工作的时候，你需要发现一种倾向，那就是把人的有机体从物质中构建出来。碳水化合物的素菜和碳水化合物的动物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您可以使用碳水化合物的动物，将其与垂体交替。碳水化合物的动物将提供形式的原理，然后在脑垂体中，您将具有促进有机生长的组织原则。

当你开始接受治疗性教育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需要不断的观察。每一个在工作中帮忙的人都必须观察他或她与孩子们一起做的每一件事。它真的应该让我们伴随，并以这种方式加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需要一定的内在信任和信心。

就这个孩子而言，我们最大的麻烦将不是男孩自己，你很快就会注意到他的进步，而是与父母的关系。母亲坚信我们应该和他一起创造奇迹，而且很快。我听说她甚至想和孩子一起去。（其中一位老师插话说：“她只是带他来见我们。”）更好的是，听到你的母亲不在身边，这是一种解脱。但是对于这样一

个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面对父母的要求和期望，你必须坚持自己，即使是某种固执。这些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时是愚蠢和不明智的。这样的孩子的父母不知道是什么对他来说是对的和必要的。

现在，如果你能把这样的孩子，甚至身体上的交流情况，也可以通过EI、IEA等方式来诱导，那将是非常好的。我会告诉你这样做的很好的方法。首先，把孩子放进温水浴里，然后，比较快地给他洗个热水澡，也就是温和的温度。你将以这种方式召唤生命，需要被唤醒到生命和活动中的东西。事实上，无论任何异常在懒惰和惰性中表现出来，这种措施都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只要我們注意不要过度做。不要着急，如果在这种洗澡治疗开始后，孩子们立刻变得相当兴奋。那就会过去了。你会看到，一个反应就会到来，一个更加平衡的条件逐步建立起来。

现在我们必须传给另一个男孩，他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彩色的。你记得，他就是那个从来没有钱的男孩！在我说话之前，我可以看见他在那里。关于这个孩子的基本事实是，他无法正确地对待外部世界；他仍然根植于自己。为了使这种现象能够理解，我必须用塑形的术语解释它。这个男孩无法进入外部世界；因此，他的自我组织正在不断地从内部向他的星芒体身体推进。这就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笨拙，更好地表达，一种内心的邈邈。但与此同时，随着对星芒体身体的持续压力，也发展出一种微妙的敏感性，因此男孩确实有一些温柔和高尚的东西。这和颜色上的视觉结合在一起。他看到颜色是因为他能够在他的星芒体身体中保持清醒。

现在，我们不可能开始为这个男孩做任何事情，直到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在他身上一直在不断发展的状态，那就是，某种对理想的朦胧渴望，但同时也是一种开始-倒退，一种对世界的退缩，就像他无法继续的事情一样。这个男孩完全可以通过华德福学校教育的方式得到教育，但在他的情况下，一切都将取决于你自己对他的感受和行为；你必须始终保持对他的自然信任和信心。没有什么比这个要说的更多的东西。

例如，写作。这个男孩写了这样的东西，不是吗？现在，你要努力工作，最大的关心和痛苦，他将逐渐改变他的笔迹，把它发展成一个精细的剧本。你们会发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整个内在结构也会有明显的转变的迹象。

当他表现出自吹自擂和夸夸其谈的倾向时，他们必须立即根据他对你的信任，设法使他的夸耀可笑。(见附注7.)

Spirit-Man	—	Nep tune
Life-Spirit	—	Ura nus
Spirit-Self	—	Sat urn
Spiritual Soul	—	Jupi ter
Intellectual Soul	—	Mar s
Sentient Soul	—	Ven us
Sentient Body	—	Mer cury
Ether Body	—	Mo on
Physical Body	—	Sun

我昨天和你们谈到了白化病，我说我们需要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产生影响的宇宙冲动。现在让我们首先询问我们的宇宙星座专家，无论她是否注意到白化病所具有的这些或其他星座中的任何特殊之处。(对维雷德博士)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外层行星中，天王星和海王星特别突出？(维雷德博士回答：“是的，有很多这样的方面。除此之外，我不应该对他们说什么特别的事。”)我有意地向你提出我的问题，因为你经常在占星术上沉思，而且可能经常在你的脑子里有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只从你们那里得到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两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踏上了新的领域，如果我们完全本着发现的精神前进，那将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因素可能会很好地加以考虑，但我想让我们注意以下几点。

考虑人的存在。我们把他分成某些成员。按照那种把人的整个自然和存在安排在以太原则之外的要素，我们把他划分为身体、以太身体、有知觉的身体，最后我们与有知觉的灵魂联系在一起；在那之后，我们就有了智力或心灵灵魂(希腊人称之为力量或力量的灵魂)，以及意识或精神灵魂。然后我们来到了精神自我，生命精神和精神人。所有这几个成员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单一

的、相对独立的整体，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人。但现在，各成员共同组成一个人的方式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一个人的以太身体会有更多的力量和力量，而身体的力量会相应地减少；而另一个人的意识、灵魂的力量就会更大，依此类推。就在所有这些成员中间，站在人自己的个性中，个性贯穿于地球上的重复生活中，有着控制各种成员之间的整个联系的任务，在自由的原则下，在一个个体的秩序下，有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任务。

现在让我们看看来自宇宙领域的人类是如何与这几个成员联合起来的。太阳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是强烈的，对身体的影响是最强烈的。关于以太体，我们发现最强烈的影响来自月亮；对于有感觉的身体，水银的影响具有特殊的力量；而在有知觉的灵魂中，我们有金星最强烈的影响。火星最强烈的影响帮助智力或心灵灵魂的发展，木星的意识或精神灵魂的发展，而土星特别是对精神自我的影响。那些尚未在人类中发展的成员在天王星和海王星中找到了他们的支持，可以说，这些漂泊者是行星中的一员，他们在稍后的时间与我们的行星系连在一起。因此，在天王星和海王星中，我们期望发现行星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在出生时对星座不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影响。

当然，从其他人智学的讲座上讲，通过以太体，月亮对人类的影响是多么强烈的。我不需要提醒你月球是如何与整个遗传原理相连的，它如何将所有的力量和力量压制成形体的模型，它来自于父母。从最早的胚胎发育开始，这个月亮的影响决定了孩子发育的整个方向。

现在，有可能出现一个星座，在那里，来自月球的冲动足够强烈，以至于人类降到地球上，通过遗传的方式接收到一种被吸收到代谢组织中的倾向。或者，月球的影响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夺走，被忽视，而来自另一个季度的、拒绝容忍月球影响的影响，即天王星和海王星，也会吸引到月球影响范围内的真正影响：其他的星座也是可能的。但就我们所考虑的儿童而言，后者是我们发现的星座；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楚的例子，通过观察星象所显示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先说这个星座（姐姐的）。你在这个地区，天王星，金星和火星上找到的，可能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真的不需要比这个三角形更多的考虑。这是火星，金星和天王星。先考虑火星。在1909年出生的这个孩子，火星完全反

对月球。火星附近有金星和天王星，它与月球有着强烈的对立。这是月亮，这是火星。火星伴随着天王星和金星。

现在，我将请你仔细地注意月球与天秤座站在同一时刻的事实。这意味着，月球相对来说没有多少来自黄道十二宫的支持，它摇摆不定，犹豫不定，甚至在这一时刻它也是一种微弱的力量；它的影响由于火星(伴随它而来的路西法影响)站在它的对立面而进一步减弱。

现在让我们转向年轻的孩子的星座。再一次，这里有金星和天王星和火星在一起，其中的三个都不超过天空的这一部分。所以你看，这三个彼此靠近。在那个年长的女孩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他们站在与月亮相对的位置，那是站在天秤座上的时候。在这个第二星座上，火星、金星和天王星非常接近，正如以前一样；但是当我们仔细研究火星的位置时，我们发现它并不像以前一样完全反对月球。然而，它几乎是如此。虽然年幼的孩子并不是完全相反，但也有一种近似于相反的倾向。

但让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当我们对月球进行观测时，我们发现她再次出现在天秤座，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几乎与火星相对立，火星把天王星和金星拖在一起。因此，我们再次拥有天秤座的背景。我并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你看，我们没有经过适当官方的出生记录。在第一个星座上，月亮在天秤座上，也在第二个星座上。（维雷德博士说：“奇怪的是，在月球和海王星之间也有同样的星座。”）这必须由它自己来解释。星座需要很个别地解释。考虑到这两个女孩是姐妹，这两个星座的相似性并不令人惊讶。我们在年长的孩子身上发现了比年轻的孩子更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受到了长者的影响)，这也是没有理由感到惊讶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星座，一个星座，如果被解释的话，它会向我们展示以下情况。

火星是铁的承载者，他使自己独立于传播原理之外，独立的，也就是月亮的。他脱离了真正的使命，它通过金星的原理来到人类，并与爱联系在一起。火星将它从其真正的行动道路上撕裂出来，不允许它与世代联系在一起，也不允许它后来与成长联系起来；其结果是正确地与增长力量联系在一起，并且应该生活在身体的下部，压迫到头部的组织中。因此，我们发现，在儿童体内发生的生长过程中，铁将缺乏，而与铁冲突的一切事物，特别是硫，都会出现过剩。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对意志寄予特别强烈的期望，我们的首要关切必须是确保我们以极其谨慎和微妙的态度对待这两个孩子的神经和感官组织。他们的神经和感官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是滑的和不稳定的，不能忍受强烈的印象；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指尖感觉到它！在与这类儿童的神经和感官组织打交道时，需要有一种良好的感觉和机智；尤其是我们必须避免在阅读和类似的职业中使眼睛紧张。在不需要使用眼睛的情况下，试着传授你的教学，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阅读。另一方面，让眼睛适应不同颜色的印象，在这些印象中，颜色柔和地彼此分离。例如，让彩虹的颜色从一个转到另一个，慢慢地，孩子一直跟着她的目光。在这里，你看，措施将是相当容易执行的。

如果你也要治疗孩子，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青春期过后，补救办法将不再是非常有效的。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因为一个孩子在1909年出生，另一个出生在1921；治疗的效果在他们的情况下可以被彻底观察，并被注意到不同之处。

我们要为这种儿童做的事情是引入强有力的铁辐射，让他们从新陈代谢和肢体组织中流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将黄铁矿以非常细的粉末形式加入，并将其放置在一个表面上，这种表面只会轻微地散发出铁的辐射。玻璃表面能满足此条件，但自然不能使用玻璃。所以你必须尝试使用干净的油脂饱和纸，最好的是一张非常薄的羊皮纸，但它必须非常薄，以便它紧贴身体。用亚麻布制成的普通纸是不好看的。你必须把树脂或某种东西擦在纸上，然后将黄铁矿粉末细筛到它上面。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将铁辐射直接带入孩子体内。把纸放在腿上和肩胛骨上，然后试着在额头上涂上“画图”，比如耳蜗。

如果这种治疗在牙齿发生变化的时候应用于有机体，一个特别强大的流线和反流线(或辐射)正在进行的时候，那么在克服不稳定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就是我们迄今所做的调查的结果。

该问题当然必须是进一步研究的主题。到目前为止，世界对白化病没有做什么，只是为了展示他们，让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我相当胖，我有白发，白天我什么也看不见，晚上我能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今天白化病人所经历的事情，总的来说，对它们知之甚少，因为我们时代的科学家并不关心这种性质的

问题。但是，我们直接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引人注目的事实，比如我在这里摆在你们面前的那些事实，我们开始看到宇宙的影响是多么的强大，无论这种完全的不规则性存在于人类成员的共同处置中。

现在我要你提出任何你想问的问题。

(问题：“我们在有疑问的情况下，通过L博士来了解自己。”以其他的理由接近韦格曼博士。他认为参加讲座的人的心情并不像应该那样。")

我们实在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讨论究竟甚麽是简单的事情。博士L我向我解释说，劳恩施泰因的成员对他们所承担的任务的重要性有一种深刻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即将在人物学运动中开始一项新的任务，如果能够彻底解释和理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之间的业力联系，那肯定是好的。(博士L摇摇头。)不管怎样，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要点上。博士L说的相当于这样：劳恩施泰因成员认为，他们现在已着手执行一项全新和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任务；我答复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其他方面所需要的将是真诚和忠实的，以了解这一过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如果它应该证明任何人对在这一课程中被给予的东西都不满意，而是将保留在抽象领域，宁愿去工作，举例来说，要组织一个全新的运动，那麽我只能说，这种态度只不过是我们的成员长期奉行的做法的自然结果。任何采取这种途径的人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狂妄自大的危险之中。然而，为了使背景中部分合理的感情有充分的机会表达出来，我已经请你提出你的问题。因此，我们最好的计划是要求和考虑相当实际的问题。

S. 问，劳恩施泰因之家与第一个接受落后儿童教育的人有什么关系？)

[Johannes Trüper, 1855-1921, 耶拿青年疗养院的创始人和多年的领导人]

你是什么意思？他是第一个关心这些孩子并为他们做点什么的人吗？你太重视这个人的工作了。我不认为在汉诺威开办的落后儿童之家，相对地说，并不是一帆风顺，会受到Trüper的影响。事实上，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但是，一直缺乏的仅仅是能使人们能够看待儿童的整体的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智学知识的帮助，我们实在无法发现最简单的事实。相反的是，人类自身也在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新的、更深入的人智学的洞察力。

例如，想想歌德的变形理论是怎样的。在歌德的领导下，它的形式得以发展。歌德毕竟是一个聪明人，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吗？它有丰富的陈述和前提，但必须满足于显示叶子是如何生活在花中，花瓣是如何变成雄蕊的，等等。处理，也就是不超过一个基本的变形。当它继续谈论动物和人类时，这个理论所能做的就是引证-相当害羞-将脊椎骨转化为头骨。在自然界的任何领域，它都不能超越初级阶段。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和困惑。歌德一直到八十年代都在问自己，整个大脑是一个单一神经节的转变吗？精神上，我可以看出是这样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后来，我有一个发现，这表明他只是歌德的谨慎的保留，他始终抑制了他表达他清楚地感觉到的真相。当我来到魏玛的时候，我在一本小便笺里找到了-这本书都是用铅笔写的-这张便条是：大脑是一个转变了的主要神经节。直到上世纪90年代，歌德的这句话才找到了它的方式，通过我打印出来。突然间，好像有一位新作家出现了，歌德从此成了最富有成果的作家。

但现在想想，从歌德教授的形变理论到一岁小孩的形变理论，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路。他几天前就躺在那里，在其他方面很正常，但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胚胎。这是发育迟缓的一个例子，其中胚胎状况在出生后被保留下来。如果你们继续反复练习我昨天给你们的冥想，当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圆，这是一个点，圆圈是一个点，一个圆点，还有一个圆点，诸如此类，你们就会对这种变形获得真正的洞察力。（参见图3）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在冥想中，让圆圈进入点，让点扩展到圆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东西向你显现出来，即新陈代谢和肢体组织是如何从头脑组织中产生的。继续冥想，直到当你对自己说：点是点，圆圈是圆，你就感觉到了头；当你对自己说：点是一个圆，圆圈是一个点-当你断言相反的点时，你会发现你正在滑行进入代谢系统。这样，你们就有了已经发展好的变形理论，你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只有通过这种思想，我们才有希望洞察落后儿童缺陷的本质。这就是我们在这些讲座中尝试的内容。

在你开始工作的地方寻找已经存在的冲动；找出哪些冲动能激发你的热情，从而使你保持连续性。问自己一个问题：这里有哪些我们可以链接到的前因？

现在，正如你所知道的，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与耶拿联系在一起。很久以前，德国修道院院长希尔德布兰德，和今天的年轻人一样，感受到了巨大的天赋和能力，他们也被宗教和精神的冲动所感动(但在他看来，精神是有条不紊地设想的)，来到罗马，成为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强烈地影响了罗马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指导。因此，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罗马人的冲动，将它的活动扩展到欧洲，通过源于Cluny的顺序的冲动来介导的，并被移植到罗马流中。你应该学习这段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在地球上的下一个生活中，这个个性被吸引到耶拿，在那里出现了海克尔。当分解原理插入自己，与自身相契合时，这种发展实际上与人类所发生的一样，都是以一种规律的方式与建立原则相吻合的。所以你们在耶拿这里有一个势力中心，它直接而明确地反对罗马活动的潮流。耶拿是两股溪流的交汇处。

在他60岁生日的时候，海克尔在耶拿发表了演讲。他当时在系统发育研究所发言。听他说，一个人真的有一种感觉，以前的希尔德布兰德站在那里。同样的表达方式，同样的传递方式-慢慢地说，有一个很好的"填充"，仔细地权衡这些词，就像那些已经做了很多演讲的人一样从来没有让自己成为艺术的大师。另一件奇怪的事情可以被注意到。当然，阿尔伯特·希尔德布兰德一直都是一位严格的教皇-他会站在你面前，作为教会的喉舌，同时他的性格也有这样的特点：他喜欢讲述让其他人微笑的故事-不是太多，而是愉悦和享受。现在和海克尔在一起，看着他有时在两道菜之间吃晚饭时，会有一种从自己的生活中讲出有趣的轶事，并以这种方式松开公司其他人的舌头的心情，真是太令人高兴了。这个六十岁的男人，带着孩子气的微笑，会把其他人引上前来，他的整个态度和行为使他们从眼前的话题中走出来。我仍然记得，看到奥斯卡·赫特威格坐在那里苦不堪言，他的演讲无法诞生，而海克尔却接二连三地讲着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我相信，如果我已经为你们奠定了这个深奥的基础，你们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回报的，如果你们能够抓住海克尔在他六十岁生日时所作的这番讲话。它不是很长，但以个人的同时又特别客观而引人注目。然后比较一下教授格特纳的演讲，他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倾向于在海克尔中看到任何特定历史意义的人。事实上，他在他的演讲中明确表示，这次他将不考虑海克尔是《创造的历史》的作者，集中精力于海克尔制作的大量显微镜幻灯片，因为他说，我们会发现，海克尔制作的幻灯片比我们所有其他人加起来的幻灯片都多，这是一个最显著

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其余的人做太少了，把我们的加在一起，都达不到单是海克尔一个人的数目。一个书呆子，这个格特纳！十分的荒谬。在海克尔的演讲中，你拥有了一种如此鲜活的东西，如此之快的新鲜，新的生命！然后搭建脚手架，格特纳向前推进，并进行处决，而生理学家（罗马教廷的一名天主教书记）！看起来很悲伤。但是，在那家公司里，海克尔是多么有力量啊！他对他们的影响多大啊！甚至年轻的学生们突然变得非常聪明，并表现出相当非凡的想象力。看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所有的歌曲都是在那一天唱的。你会发现一个关于始祖鸟在教堂的尖塔上是如何磨开他的账单的最诙谐的描述。这本书将使你能形成一些新鲜的年轻生命的画面，这一天突然在耶拿绽放了。（见注8。）

这次活动我也要赞扬你的冥想。通过冥想进入这一事件，你将对耶拿在欧洲精神进化中所占据的位置有一个亲密的体验。

由Werner pache添加，1952年原版的编辑。

附注6.在劳恩施泰因，施泰纳说，在这个男孩身上显现出来的病理症状是由于他在前一次化身中所经历的一些痛苦所致。他也许已经孤独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也许被困在沉船中，被迫在孤独中度过漫长而乏味的日子。这一经历后来被改变，并在今天显示为自我的弱点。

对于治疗，男孩应该在14天内进行第6天、7次的糖注射。之后，他应该用淀粉水海绵，这一处理也将继续14天。身体将不得不将淀粉转化为糖，这将提供另一种刺激自我的手段。

施泰纳博士对男孩教育的建议如下：他必须每天都记日记记录他所做的一切。这将加强他的自我。他应该有故事告诉他，在他们的教学目标中，故事告诉他那些偷了最坏的东西的人。喜鹊总是窃窃私语，结果是，其他鸟类与它无关。然后，这个男孩应该被教导一些实际的工作。他应该知道靴子是怎么做的。“他可以帮你全家做靴子！”他也可以学园艺。应该鼓励他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例如，列车的门可能是如此构造的：一旦有人登上台阶，门就会自动打开（然后再次关闭）和其他类型的东西。

附注7.关于这个男孩，施泰纳博士谈到一个“矮小或发育不良的垂体”。

治疗：注射垂体(垂体)和砷治疗，如讲座所示。

治疗性优律诗美：L, M, S, R.

附注8.这本小册子的题目是《1894年7月17日耶拿市的常客》。埃德温·鲍曼 (Edwin Bormann)的歌曲《动物学大杂烩》(Zoologischer Jubelgruss)中提到的诗句如下：

An English equivalent might read:

英语相当于：

在你的回家的路上，好人，

你应该有机会找到一个圆滑的翼龙，在尖塔上

在他高贵的嘴上绞尽脑汁

不要感到惊讶或慌乱，

但是小心转过拐角，

因为你很可能很有可能

在那里找到恐龙。

第12次讲座

1924年7月7日

我们在这里的谈话中真正努力做的是深入研究华德福学校的教育学，以便在教育学的找到一种教育方式，我们可以用这种教育来接近所谓的不正常的孩子。

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你想以正确的方式教育一个不正常的孩子，你将不得不用一种不同于你对所谓的正常孩子的判断和评价的方式来形成你对他的判断和评价，当然，这又与一般人对他的看法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满足于指定异常，而不是费心去进一步查看和探究其原因。因为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人类并不像歌德研究植物的生长和性质那样深入(例如，在他的研究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歌德在这个方向的工作是一开始，它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为歌德特别喜欢植物中可能发生的畸形，而他处理这些畸形的段落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是最有趣的。例如，他描述了植物中的某些器官，即人们习惯于以某种所谓的正常形态发现的器官，可能会过度生长，变得异常大，或者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插入植物体内，有时甚至会自行产生器官，而这些器官通常位于植物的另一部分。在植物能够在这种畸形中表达自己的事实中，歌德看到了一个有利的起点，可以开始发现原型植物的真正的“理念”。因为他知道，隐藏在植物背后的理念特别体现在这些畸形中；因此，如果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观察-当然有必要对广泛的植物进行观察-如果我们首先观察根部如何发生畸形，然后再观察叶子、茎、花，甚至果实如何变形，我们就能够，通过共同观察所有这些畸形，达到对原型植物的感知。

这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对所有的生命实体，即使是生活在精神中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对人类的观察越来越多地引导我们感知这一真理，当我们在人类中有异常的地方，正是他的灵性在这些异常中找到了表现。

当我们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生命的现象时，它将同时让我们洞察古代人们对生命的看法；我们将了解教育是如何被认为与疗愈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在治疗中，人们看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阿里曼或路西法形态和形态的人更接近于一个人，在良好的精神进步的意义上，他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着一条中间的道路。疗愈实际上是在人与阿里曼和路西法人之间

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平衡。然后，有了一种更亲密、更深刻的感觉，只有在人生的过程中，人类才会进入这种平衡的状态，知道他确实需要通过教育的方式被带到这种状态，这些年纪较大的人看到，一个孩子本身就有一些绝对不正常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生病并需要治愈的每一个孩子身上的一些东西。因此，“疗愈”和“教育”的原语具有同样的意义。教育能治愈所谓的正常人，而疗愈是对所谓的不正常人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

如果我们清楚知道以上所述是一种真实和基本的看法，我们只能沿着同一条道路进一步进行我们的研究。所有起源于人类的疾病，在现实中，都与他内在的灵性有关，最终甚至与他因来自外部的伤害而产生的疾病有关；因为当你摔断腿的时候，呈现本身的状态实际上是在你体内产生的反应，而不需要，而且手术当然可以在这个角度下，通过查看这件事而学到一些东西。因此，从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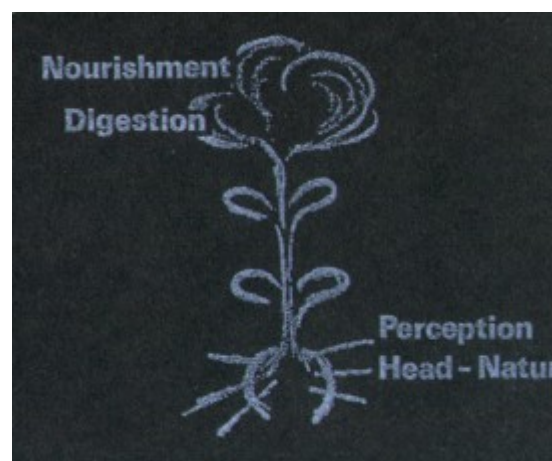


图6

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发现我们准备以一种更深入和更亲密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处理儿童，考虑到他们的身体性质与他们的灵魂和精神的整个关系？

在很小的孩子身上，身体和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像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当某种药物或其他药物给一个孩子时，它会在身体上单独发挥作用。对于一个非常小的孩子来说，物质的精神影响实际上比对一个成年人的影响更大。例如，母乳中的孩子的优点就在于它中存在着一种古老的观念，即“好妈妈”，而不是生活在其他排泄物中的“坏妈妈”。整个母亲都住在母亲的奶水里。母乳中弥漫着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只是改变了他们在组织内的行动范围。因为直到出生时，这些力量都活跃在属于新陈代谢系统和肢体系统的区

域，而出生后，这些力主要活跃在节奏系统的区域。因此，它们在人类组织内迁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样做，这些力量失去了它们的自我的内容，这是特别活跃在胚胎时期，但仍然保留他们的星芒体的内容。如果在母乳中工作的同样的力量要上升一个更高的阶段，也就是移动到头部，他们也会失去他们的星芒体内容，并且只有身体和以太组织在他们里面活跃。因此，对母亲的有害影响，如果这些力量上升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有所有的不正常现象，然后可以显示自己的哺乳母亲。

因此，在母乳中，我们仍然有着在精神上发挥作用的星芒体形成的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当让小孩子直接为自己获得营养的时候，我们有多大的责任。我们今天的责任尤其重大，因为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意识，知道精神是如何在外部世界的任何地方活跃的，以及当植物从根部上升到花朵，最后到果实时，它是如何逐渐变得越来越有灵性的，无论是在它本身的性质上，还是在它的活动和影响上。首先是根，我们有一些在精神上起作用的东西，与其他植物相比，根与环境有着强烈的物理和以太关系。然而，在这朵花中，它开始了一种以一种渴望的方式延伸到星芒体中的生命。总之，当植物向上生长时，它具有灵性。

然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带到一个更深的阶段，并探究根在整个宇宙联系中的位置。它在宇宙中的部分和位置表现在根已经生长到地球的土壤中，并嵌入到光中。事实是，植物的根已经生长在土壤中，就像我们的脑袋生长在自由的空气和光线中一样。因此我们可以在下面这样说

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头部的本性，并且必须有感知；而在这上面，我们有这个植物的一部分，人类必须用消化和营养来做。植物的上部包含了我们在新陈代谢和肢体系统中渴望的灵性，并且与我们体内的这个系统有关。一个有着神秘知觉的人，可以首先看到母亲的奶，然后是在植物上盘旋的星芒体，植物渴望和渴望的星芒体，他可以看到，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相似，而是来自母亲和母亲的奶之间的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来自宇宙的星芒体在植物的花朵上盘旋。

说这些话，不是为了把它们作为理论知识来掌握，而是为了使你对人的环境中的东西怀有正确的感觉，进入他的行为和行动的范围。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必须注意找到正确的方法，使这个小孩逐渐适应外部营养，用植物的果实部分刺激他，用开花的部分加强他的代谢系统，并通过在他的食物中加入

少量的根物质来帮助头部所必须做的事情。理论上对这些关系的掌握只会帮助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后应该发生的是，在生活实践中，对这些关系的知识会流入你对孩子的所有关怀，而不是作为理论，而是以一种精神的方式。

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在我们的时代，要“看到”一个真正的人是多么的困难。一次又一次，在我们进入的每一个知识领域，我们的注意力都被从作为人的人所必需的东西上转移开。现代教育和指导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人的真实存在。因为在19世纪前半叶的过程中，人们看到人类所必需的东西就马上就死了。直到那个时候，甚至在那个时候，一个想法还在流行，现在只存在于某些仍在使用中的词中，可以说，在语言的天才中，到处都存在着。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描述这个想法。

纵观整个人类，我们发现它受到各种疾病的影响。如果我们选择抽象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下来。我们可以取一些平面表面，把各种疾病的名字写在上面，这样就能把它们做成一种地图。例如，在一个角落里，我们可以写一些相互关联的疾病；在另一个角落，写一些致命的疾病。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很好地将它们分类，最终生成一张规则的图表或地图，这样就不难在地图上找到一个拥有特定组织的孩子所在的地方。人们可以想象，在透明纸上的一种图表中可以显示出某种特殊的疾病先兆，然后在他所在的地图上写上孩子的名字。那么，让我们假设，你是这样看待疾病的，并且像我所描述的那样绘制了一张地图。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人们仍然有这样的想法：每当一种疾病的名字必须写上时，他们总是可以写下某种动物的名字。他们仍然相信动物王国把所有可能的疾病都记录在自然界中，每一种动物，正确地理解，都意味着一种疾病。

可以说，对动物本身来说，疾病是相当健康的。然而，如果同样的动物进入人类，这样一个人，而不是拥有适当属于他的组织，是按照该动物的模式来组织的，那么这个人就是生病了。

十九世纪上半叶，并不是只有迷信的人才继续持有这种观念；例如，黑格尔对人类疾病本质的这一概念是由黑格尔持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成果和富有成效的想法。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可以说：他在狮子、鹰或牛之后，就会被扔在一个特定的人的本性和性格上；或者，他给出了在精神的方向上被扭曲的证据，他的精神工作太强烈了。或者，让我们说，让我们更进一步，假设某个人

的以太体过于柔软和松弛，并表现出明显的对物质的亲和力，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将是一种通常只发生在较低动物王国的一种组织形式的迹象。这些是一种重要的概念，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你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为你自己的自我教育所做的事情。你可以从某些特定的冥想开始。对一种对老师特别有效的冥想是我两天前在这里做的。用心灵和心灵的正确方向对它进行内在的冥想，它将在时间上在你体内结出果实。因为你会发现，当你被载在星光海洋的波浪中，从肉体的角度出发时，你将开始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世界，你只能把它比作一个轻柔汹涌的世界，在那里，你有可能看到周围的事物，为你的问题提供答案。

但在这里，我必须警告你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走到有可能的地方，你们就必须遵守这些条件，我的意思不仅仅是从理论上了解这些条件，我的意思是真正忠实地满足在冥想道路上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这一点在书中《对更高的世界及其成就的认识》中作了描述。[现在由鲁道夫·施泰纳出版社出版，《作为对更高世界的知识-它是如何实现的？》]你还记得那里提到的利己主义是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利己主义，意思是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我上，太重视他的自我。当我们对我如此敬重时，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如你们所知，首先是我们的物质身体，它起源于土星时代，并在四个宏伟的发展阶段逐渐形成和完成了如此美妙的艺术力量。然后我们有了以太体，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除了星芒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它只经历了两个。人类存在的这三个成员并不属于地球意识领域，只有自我才会这样做。然而，在地球意识场中，真正的“我”只是表面上的“我”，只有通过回首更早的化身，才能看到真实的我。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正在成为过程中，直到我们的下一次化身才会成为现实。自我只不过是个孩子。如果我们能看透表面的表现，那么，当我们看着一个人在他自己的自我主义的海洋中航行生活时，我们将有一位喜爱的养母或护士的想象，她的心充满了对她怀中的婴儿的狂热奉献。在她的例子中，这种狂喜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怀中的孩子不是她自己；但当我们看到人类如此温柔地抚摸他的婴儿时，我们只会看到一副利己主义的景象。你确实可以看到人们今天这样做。如果你要画一幅他们在星芒体中的图画，你将不得不画他们，把他的每个孩子都抱在他的手臂上。埃及人，当他们离开阿拉伯国家时，至少仍然可以显示自我是由头部组织携带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时代

的人把他的自我，在他的怀里，抚摸它，温柔地抚摸它。现在，如果老师不断地将这幅画与他自己的日常行为和行为相比较，他将再一次获得一个最富有成效的冥想主题。他会发现，他被引导到了我所描述的在汹涌的精神海洋中游泳的状态。

我们是否能够进入这个领域，我们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我们的灵魂中是否有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时刻寻求保持的内心的平静和平静。如果有人抱怨不断发生阻碍他冥想的事情，投诉本身就会给出一个相当肯定的信号，说明他是否在一个公平的方式上朝着这个方向取得进展。因为你永远不会发现真正经历发展的人会抱怨这个或阻碍他沉思。事实上，这些似乎阻碍我们前进的事情并没有真正阻碍我们。相反，在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之前，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之前，应该完全有可能立即进行一次最有力的冥想，或者，在行动之后进行冥想，完全忘记在行动中所经历的一切。你看，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自己从一个世界中夺走，暂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每当我们想要召唤我们内在的精神力量时，从一开始就必须具备这样做的能力。

注意自己，观察不同之处，首先，当你或多或少地以不同的方式接近一个孩子时，然后当你以真正的爱接近他的时候。一旦你用爱接近他，不再相信你可以用技术上的闪避做更多的事，而你能用爱做更多的事，一旦你的教育变得有效，就会成为一种力量。当你不得不面对不正常的孩子时，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

只要人们对他们的活动有正确的感觉，这些活动就会以正确的方式一起工作。就像在物质有机体中，心脏和肾脏必须一起工作，才能使整个有机体具有统一性，因此，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必须为他们所看到的伟大目标而共同努力，而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自身内部培育它特别负责的整体中的这一要素。然后，任何人为了在世界上承担一些新的任务，都必须把他所做的工作与从这些成分发出的内容进行协调。

假设你有打算与落后的孩子一起工作。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研究和观察在人智学运动中遵循的教育学。所有活动的活动都必须流入你所做和承担的一切。因为在这股教育流中包含着能够治愈典型的人类的东西，并使他能够正确地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东西。然后你会发现医学部分能够给你所需要的，这样你就可以深化这一教育学，并使它适应相关个体的异常。如果你一心一意

地去做这件事，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不可能只指望别人告诉你：这对这件事有好处，对那件事有好处。不，我们想要的是你自己的工作和在[动态]运动的教育和医疗工作中所做和付出的一切之间持续的生活交流和联系。绝不能中断这种活生生的联系。不能允许利己主义在某些特殊和个人的活动中悄然出现，而必须始终有每个参与者在整个工作中取得正确位置的渴望。治疗的优律诗美与治疗教育合作后，后者又与整个的优律诗美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很明显，你必须寻找一种活生生的联系。这将意味着，任何一个实践治疗性优律诗美的人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作为一门艺术的优律诗美的基本原理。治疗性优律诗美需要从一般的言语和语调的知识中成长出来，尽管这些知识不一定会被带到艺术发展的完全阶段。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所有其他人类接触之前的重要性。如果治疗性的优律诗美被给予，给予治疗的人绝不能忽略寻求与医生的联系。当第一次开始治疗性的优律诗美的时候，就规定了一种条件，那就是在不咨询医生的情况下，不应该给予它。

从这一切中你可以看到，在人智学研究中，不同的活动之间有多么紧密的联系。

因此，有必要注意你在劳恩施泰因发起的工作，我要说，我认为这是一项充满希望和希望的工作，是与整个人智学的运动和谐地进行的。你可以放心，人智学的运动随时准备促进和鼓励它表示同意的任何计划，当然是通过根据圣诞节基金会会议提供的渠道。反过来说，你应该时刻记住，无论你作为一个肢体或运动的成员，完成了什么，你这样做是为了加强整个人智学运动，提高它在世界上的工作和影响力。

我亲爱的朋友，这是我留给你的消息。接受它在你心中，作为一条发自内心的信息；愿它与你同在，愿它的冲动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在这个精神运动中不断地思考：这个精神运动如何才能在实际生活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呢？那么，世界就一定会看到，它确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运动。

因此，亲爱的朋友们，让我祝愿你们得到一切力量和良好的指导，为了在你的意志力范围内做正确的工作。